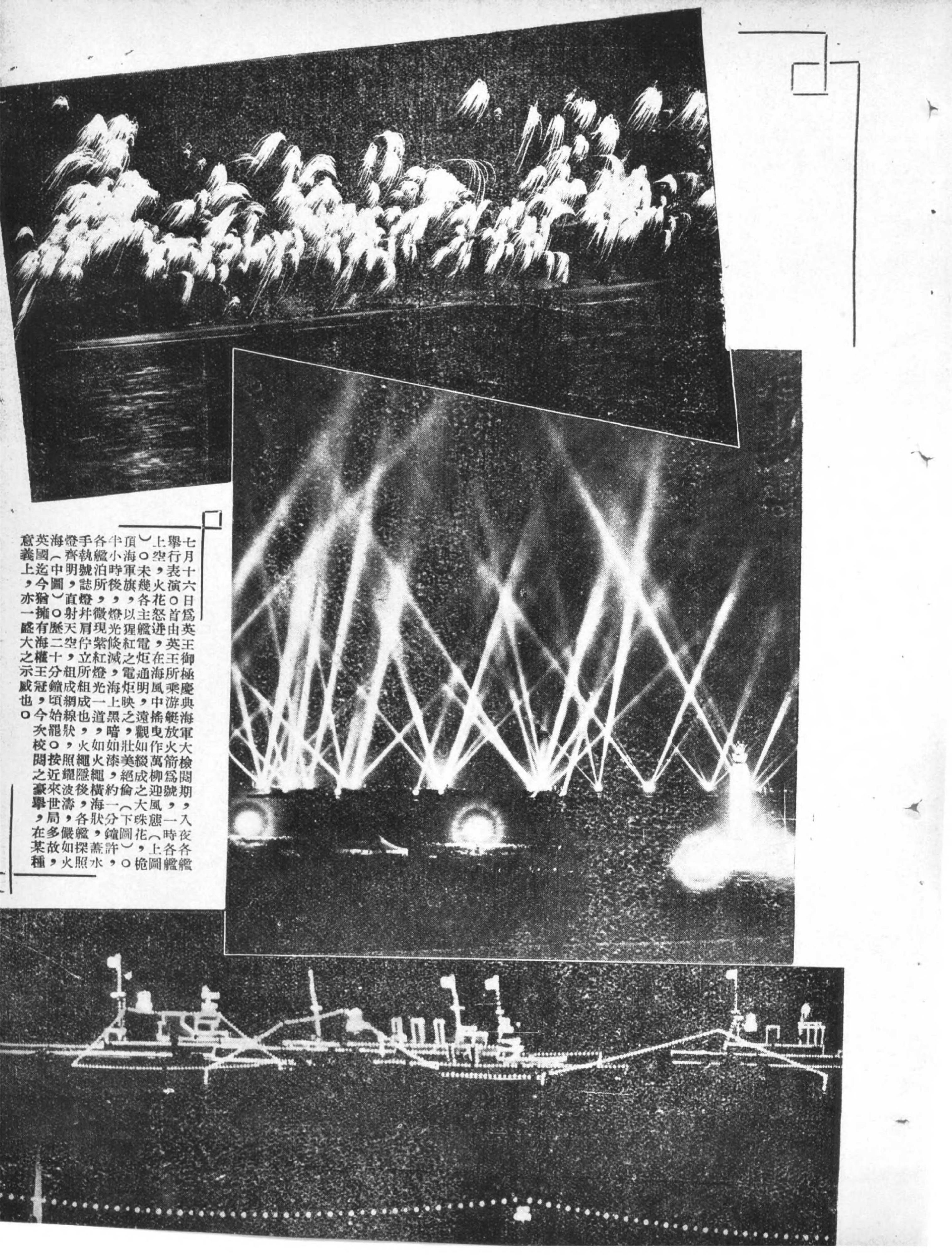


# 國聞周報

第十二卷　第三十二期


論統制之宜愼重……張佛泉
奧國的現勢與出路……胡道維
一夕雜感……傅孟眞
昌平走山記……徐盈
讀小滄桑記……謝興堯
希忒拉國策演詞全文……奉生譯
旗手……田濤
「輪船先生」……卞之琳譯



七月十六日爲英王御極慶典海軍大檢閱期，入夜各艦舉行表演。首由英王所乘遊艇放火箭爲號，一時各艦上空，火花怒迸，在海風中搖曳作萬柳迎風態（上圖）。未幾各主艦電炬通明，遠觀如綴成之大珠花，桅頂海軍旗，以猩紅之電炬映之，壯美絕倫（下圖）。半小時後，燈光倏滅，海上黑暗如漆，約一分鐘許，各艦泊所，徽現紫紅燈光一道，如火繩橫海狀，蓋水手執號誌，并肩佇立所組成也，火繩隱後，各艦探照燈齊明，直射天空，組成網線狀，照耀波濤，儼如火海（中圖）。歷二十分鏞頃始罷。按近來世局多故，英國迄今猶擁有海權王冠，今夾校閱之豪舉，在某種意義上，亦一盛大之示威也。



**蘇聯之星** 莫斯科市弗倫子機場天空所見，係招待捷克代表團時之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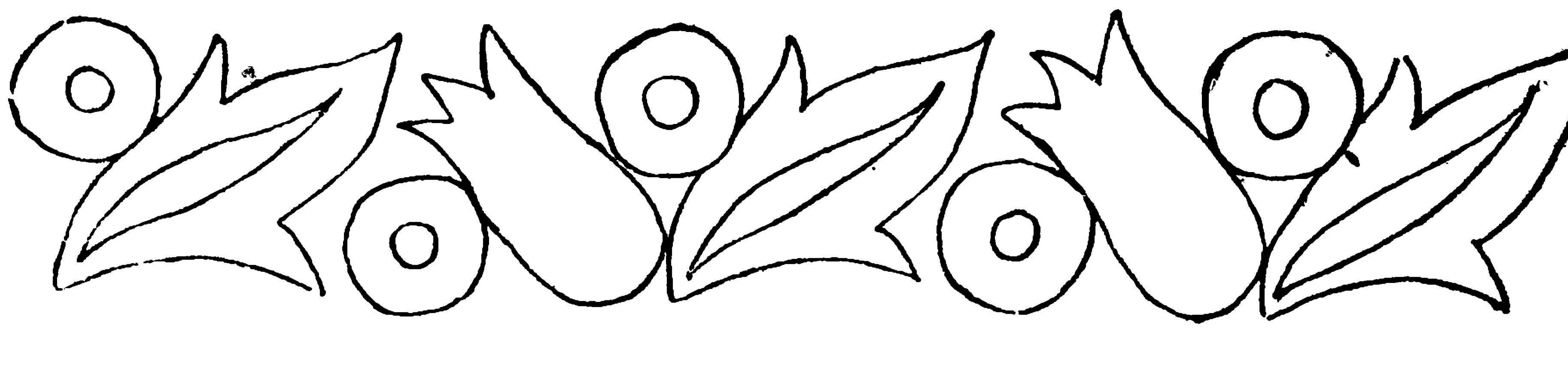
**英羽林軍** 在白金漢宮外整隊候英王檢閱。

**巨靈掌** 美國翠狄哥博覽會中陳列之大手，係用以表明指紋學之重要者。

**愛文諾** 國聯秘書長愛文諾氏上月十二日抵英，在倫敦時攝影。

**海電打** 英德艦奈用高射擊電操飛機王「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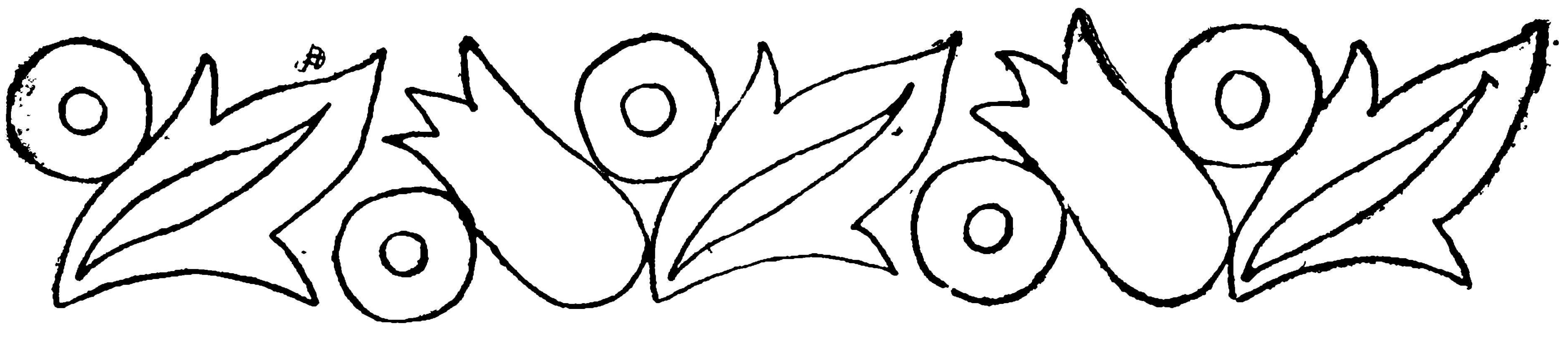
**新偉** 土瑪士洋 總爾周避 紗在羅 影。



# 國聞週報

第十二卷 第三十二期 目錄
民國廿四年八月十九日出版

插圖（時事新聞寫眞）
一週簡評
汪院長辭職 川甘陝的軍事 日本如何 陶尙銘案 日軍部的重大問題 （一記者）
巴黎會議 海會展望 英法德的政局 （素）
論統制之宜愼重……張佛泉
奧國的現勢與出路……胡道維
詩詞中夏的描寫……孟玉
一夕雜感……傅孟眞
昌平走山記……徐盈
希忒拉國策演詞全文（續）……奉生譯
國際諷畫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記者
一週大事日記……記者
論評選輯
國際相與之道……天津大公報
黃紹雄訪問粵桂……天津大公報
英財政專家來華事……天津大公報




日英關係之分析觀……天津大公報

采風錄……國風社選

閑讀偶記……孟師孔

凌霄一士隨筆

讀小滄桑記……謝興堯

「一龍生九種」……陳乙藏

專載

海軍軍官佐任官暫行條例施行細則

修正參謀本部組織法

修正陸軍大學校組織法

修正法院組織法條文

疏通監獄暫行條例

文藝

旗手……田濤

「輪船先生」……卞之琳譯

看雲樓小品……江寄萍

時人彙誌（曹經沅）

編輯後記……編者

# 一周簡評

## 汪院長辭職

本週政局起了大變動，就是汪院長的辭職問題。

辭職電是從青島發的，當天我們就見了全文，並且也不禁登報。新聞記者感覺銳敏，從這裏，就立刻感覺汪先生將不回任。這個道理極簡單。如黃郛先生，這半年受社會多少誤會，以爲他既不幹，又不辭，其實在河北事件以前他的辭呈，已經上過四五次，但報上不能見所以至今還是懸案。汪先生此次一發電就發表，可見問題在最初業已決定。

他爲甚麼辭？大概是近月在南京尤其在中政會席上，本來受了激刺，而最近又有新的感觸。發辭職電後，就出游嶗山，可見病勢已好。

迄本欄齊稿之日，（十五日）中常會正發出慰留電，恐怕汪先生還有第二次的表示。

假定汪先生決絕不歸，何人作繼任呢？現在還完全判斷不了。頗有人希望汪先生仍留任院長，而另任一外交部長，但是汪必不肯。

蔣先生，現在正出來料理此事，蔣對汪誠懇挽留，我想汪縱然不幹行政，也必須回京，大概六中全會開會時，汪先生想不能置身事外。

黃紹雄先生正在兩廣，此次政局之改造，也或者能增加中央兩廣之團結，不過事實如何，此時還不能遽斷。

## 川甘陝的軍事

本週川西北的軍訊，甚爲沉寂，因爲形勢已定。朱毛徐向前仍在西北隅的番地，天冷糧少，困苦不堪，往甘青竄，都不易。聞有一部分竄到甘邊，是在甘省西南邊境地帶。

行營在川的工作，近來全集中於整理川軍，就是實行點驗與縮編。川軍首領們，確誠意奉行，但下級也不免有些小的糾葛。下川東的秩序最近不十分平安，再過些時，這整理部隊的一大問題，可以圓滿解決了。

關於陝西情形，最近徐海東一股已竄入甘南，目的在圖與朱毛徐會合，陝北近日，無大變動，各路援軍，正開始前進着。閻百川先生十分注意共黨問題，接連四個星期一紀念週，都是評論及報告如何防共。

蔣先生在軍事上近來稍閒，本週後半起，全力料理中央的政治外交問題。我們的觀察，日本對華行動如何，與此後

川陝軍事有間接的重大影響。

## 日本如何

就本週看，日本對華政策，固然對全局不放鬆，而重心仍是華北，日本對我中央的交涉，現在還在準備時期。日政府整個方針，是積極的並且是政治性質的。就是除掉取締排日等等以外，要對中國有積極性的交涉，經濟問題，還不是要點。不過這種大交涉其性質上本不能隨便提，先以示意，繼以試探，然後再說到折衝。目前程度大概在示意與試探之時。

但事關華北者，情形又兩樣。這方面全是軍人活動。個別的，直接的在華北各省中活動。這半月以來，去太原的日本軍官，特別頻繁。

可以這樣說罷。不論對中央交涉將來如何，他們認為在華北要辦的事，從現在就要着着進行。在軍事上與在經濟上。所謂軍事的：第一當係飛機的活動，特別在內蒙一帶。其次，想建築有軍事性質的鐵路，現在已有所擬議，還不到開始交涉的程度。所謂經濟的：日本近日已少用經濟提携之名詞，而稱「北支開發」。滿鐵新社長松岡到任後，要拿出計畫來，大抵其中有些可稱為純經濟事業，有些與軍事不可分。

我們當局怎麼樣呢？現在就報上所知的消息，仍只有蔣大使幾句話。他對中國報界說：蔣先生宗旨不變，只要日本有誠意，一定願提携。

## 陶尚銘案

劉佐周在灤州遇刺時，日本一憲兵中彈受傷，商震先生曾特來天津，道歉慰問。這件事，現在正兇未得，所以日方近日還沈靜，而因此案另出的枝節，是陶尚銘在北平日使館內被扣留之事。

此事本月五日發生，十天以後平官廳纔許發表，因為十二日我外交部已與日本大使為此事開始交涉，要求釋放，所以平津間纔公開。

中國自有外交以來這樣事，是第一次，可知苟全政策的貫澈，也很不容易。

與劉佐周事相關的這一幕，怎樣收場，現在還不能知道。

## 日軍部的重大問題

日本陸軍省軍務局長永田氏，在辦公廳被現役中佐相澤用軍刀刺死，日人自己說，這是該國創建陸軍以來空前未有

的事情。

日本這幾年重大暗殺案不少，五一五事件最大，但犬養總理是文官。

此次之永田事件，日本軍部要人們都認爲是重大事件，陸軍大臣林氏，本來露引責之意，爲大家留住，連日開會討論如何振肅軍紀問題。

日本軍界今後的風氣，或者因此案影響，而有一個轉變，所謂統制强化，大概要容易一些。

「兵不戢，將自焚。」中國先哲的話，是不欺人的。（一記者）

## 巴黎會議

討論義亞緊爭的巴黎三國會議，定十六日開幕。初步談話所得的結果是：（一）應用國聯機構，處理爭端與（二）法國任英義間的調人。至於英代表艾頓夾袋中的經濟讓予方案，聞尙未付討論。總觀英國的主張，是以不使用武力爲原則，她的目的在防止戰事影響，擴大到歐洲，以至於世界全局。英政府的態度雖和緩，但是主張却十分堅決，且擁有左右各黨派的後盾，所以她的主張，是不容無視的。而況英國在地中海馬耳他島有雄固的根據地，又綰握蘇彝士運河，所以義國對英，未必有悍然不顧的勇氣。但是從另一方面看，義相此番的舉動，本是孤注一擲，大有騎虎難下之勢，英國的食餌，未必就能滿足她亢進的食欲。

巴黎會議的前途，雖難於樂觀，但亦未必盡然悲觀，法國調停的效力如何，却是一重要機括。

## 海會展望

本週傳，英政府已邀請日本參加十月間在倫敦舉行的海會。按照海約規定的手續，本應如此辦理。然而一般人所關心的，是此會果否可以開成？日政府對邀請的反應，現時尙未揭明，外務海軍兩省正在開始協議中，空氣頓形緊張。

我們對各國海軍負担的龐大，若稍一研究，便可判定現在世上沒有一個海權國，有反對海縮會召集的胆氣與實力。日本的全副精神，現正貫注在大陸政策上，她對於海軍的負担，已往業經是力竭將事，此時要眞個和英美競築，不但非財力所許，抑且無此必要。日本所以維持强大的海軍，理由爲保持她遠東的優越地位，使旁人不敢輕視，在現階段中，還不至眞想和英美較量。至於英國，自英德協定成立後，北海海防，勢須重新恢復，且爲維持「兩强準標」計，她的海軍勢須大規模的革新與擴充。美國爲維持均勢的理由，對英自應亦步亦趨。他如法義兩國海軍的預算，在此競築的潮流

下，也不得不巨額增漲。試問根據目前國際經濟的情況，誰有富裕的財源，能供此揮霍？那末紙上的一片擴軍聲，不妨斷定它是帶着「偷雞」的作用罷了。因此我們觀察海會是終要召集的，所沒把握的，就是它能成功與否。

## 英法德的政局

最近英法德三國的政局，很惹人注意。

英國的政局，是目前三國中比較光明的一個。因為政象的好轉，所以保守黨便想到利用時機，提早進行選舉。這個關係政黨的策略，無可非議，但現首相包爾温氏因某種關係，現已決將選舉日期，改至來春。據倫敦人士一般的輿論，這次包氏上台，對外交人選的位置，最是煞費經營。他疏遠邱吉爾，海爾珊，尼維爾，張伯倫等一班極右的頑固派，而選拔態度妥協，手段圓活的賀爾氏長外交，這是他識見遠大處，因為他明瞭極端的John Bull主義，在現在是行不通了。據說包氏時常有高蹈的志趣，倘使今後的英政局能風平浪穩，包氏或可及早遂他的「無官一身輕」的心願，那末賀爾大概將為最合邏輯的衣鉢傳人了。不過以上只是英國政壇上最近的一種觀察，去實現尚遠，姑留作印證可耳。

最近法政局的危岌，由本週法揆拉佛爾頒布新法令八十三道及罷工騷動的擴大，可以反映出來。法揆具有整頓的決心，破例召集縣長大會，以推行新政。但是同時却引起了社會黨首領李昂伯倫氏等的反響，指為推行「道爾夫斯式的法西斯主義」。按說法國現行的政治制度，積重難返，已非朝夕。前揆杜美格氏抱有澄清之志，思根本上從修改憲法入手，不幸他的主張，未能貫澈。所以拉氏現時所遭遇的政治環境，不是他本人所能負責的。尤其棘手的是法國的財政，拉佛爾負着「挽救法郎」的使命，但是他既不能續發公債，更不能貶抑幣值，於是結果從無法中想出減低生活程度的一條途徑來，此次新法令的目的就在此，然而最後的結果如何，此時却難預料。

法國財政困難的原因，一部分是因為國防費浩大。德國對此，很抱同病相憐之感。德政府為增軍，在今年一月間强迫發行「五萬萬馬克的公債，來源係撥用各儲蓄銀行的準備金。到三月間又發行一批同額的公債，又撥用保險公司的準備金，似此竭力羅掘，德國財政危險的程度，是任何人可以明瞭的了。近來國社黨排斥二千萬德國人所信仰的天主教會，削減鋼盔團的勢力，並且恢復排猶運動。凡此一切的動機在那裏？轉移人民的目光，是現代當政者慣用的手段，德當局最近的行動，明眼人自然明瞭。我們在閱讀新聞的時候，不能不看清這一切事件幕後的背景。（素）

# 論統制之宜審慎

張佛泉

我在本週報第二十八期發表一文，題爲「個人自由與社會統制」。裏面講到極端的個人主義的自由論須多少加以修正，同時指出相當的統制在今日的社會也是有必要的。我這篇文章脫稿（七月十日）之後二日，立法院便通過新出版法，由院呈國府公布施行。這個新出版法原文在報端披露後，便有人批評其中各條多過苛細。接着便有京滬平津的新聞界再次向黨政當局請求緩布該法，或另定出版法原則，重議新法。新聞記者的請願書中，對新出版法內容有很詳確的批評。本文目的不專在批評此次的出版法，故雅不願再對之有所贅述。現在祇願藉着新聞界又在爭言論自由的運動聲中，一論統制之不可濫施，一方面爲補充前文，一方面還想對國人謬誤的統制觀念加以糾正。

我們現在批評個人主義的自由論，大家須切記，絕對不是對他們的主張發展個人個性的理想有所致疑。使個人得到最大限度的發展，是任何談社會理論的人所不應忽視的出發點。我們現在需要啓發培植個性，也許比以前更迫切。我們批評個人主義的自由論，祇是批評他們對培養個性所想用的方法不當。我們認爲他們所擬的方法是現代社會中所不能採用的，即採用也不見得可以達到所預懸的目標的。或再進一步承認，他們心目中所懸想的個性，與我們今日所說的個性，小有不同。但是這一種啓發個性的要求，却是前後談社會問題的人所共具的。並且我們敢說，那一個社會理論家，如整個否認個人個性對于社會進步的重要，那末他的學說一定是經不起敲擊的。

我在前文曾從政治，教育，和經濟方面，指出適當的社會統制是有必要的。就政治論，國民——至少是一小部份佔領導地位的國民——應當有一種基本的共同信念；爲實現這一點，教育便須有一種比較具體的目標；這全是離不開統制的。經濟方面，在歐西先進國家，也都已有統制的需要。至於在仍未脫離農業社會階段的中國，在經濟生活中，需要統制的地方恐怕還不多。

中國近四五十年來的歷史，本是個自由運動，解放運動的歷史。但是自從國民黨採納俄卿鮑洛廷的方策改組以後，便注重起紀律來。這種方向的轉變，在中國近代史中是很重

要的。在這時不但蘇俄在歐洲大戰將完結的時候，起了社會革命，戰後的意大利，和前兩年的德國，也全採用了一黨專政的方式。又自一九二九年經濟衰落後，幾乎各工業國家，都會仰望着「統制」做最後的救星。於是國內一般淺學者流，震於這種趨勢，不但贊成國民黨在黨，政，軍，各方面的統制，並且推波助瀾地在思想，文化等等方面，全想講起統制來。但我以為在這種講統制的風尚中，很包含了些誤解。而這種誤解，實大有矯正的必要。現在請舉幾條理由，證明統制之不宜濫施。

第一，我們須知講統制須有講統制的條件。高度的統制絕對不是人人可以任意運用的。講統制需要人材，組織，訓練，設備（如敏捷的交通方法）等客觀的條件。沒有這些，便決不配講統制。譬如一個現代化了的軍隊，在這裏才眞有統制可言。軍官有愛國熱誠，受過科學的軍事敎育：這是有了領袖人材；槍械子彈齊備，輜重給養充實，一切攻守的科學利器，指揮聯絡的機構，應有盡有；這是有了新式設備。在組織方面有條理，緊湊；仕兵同時又經過嚴格有紀律的訓練。這樣，這一枝軍隊方形成一個靈活的有機體，方容易指調，方容易統制。反之，我們假想一些烏合之衆，沒有適當的指導，沒有組織訓練，沒有任何設備。試問在這種支離散漫的狀態下，還有甚麼控制可言？年來有不多人祗見到人家講獨裁，講統制的成功，却未看看他們何以能這樣做。不錯，斯塔林，墨索里尼，希特拉之流，都是獨攬重權於一身的，但是他們如沒有可供利用的政治「機構」，即使他們生來三頭六臂，千手千眼，我們也敢說是毫無能為的。近來我常舉美國羅斯福總統的監厲復興運動作例。羅斯福在兩年中不知花了多少億金元。在這樣短的時間內，用並非完全浪費揮霍的方法，花去那樣多的錢，老實說，便不是一件容易事。不信，讓我們的政府試一試，如不採用入私囊的簡便方法，我們恐怕便不知怎樣花這筆錢。去年胡適之先生常說，民治是幼稚園的政治，獨裁則是較高級的政治。他這話有的自命民治程度較高的國家很不以為然，因為他們以為像俄義德日等國都是沒有自治歷史的國家，所以試用民治失敗了。但是適之先生所說的獨裁並不是兒戲的話，却含有很深的意義在。羅斯福有智囊團；各運用獨裁成功至相當程度的國家，都離不開可供驅使的黨和有效率的行政機構。我們應當明白，即使「統制」一匹馬，還須有繮轡，鞍韉，還須有伯樂一流的良馬師。言統制一個國家，豈反可以不問有無統制的條件？這一點似乎很少有人明白，見到旁人講統制，我們也隨着講起統制來。畫虎類犬，倒還無損。猴子學洗小孩，却可以將孩子燙殤。我們未講統制以前，實應對自己的力量縝密地估計一番。

依這樣看來，我們可以說，中國現在還沒有達到高度統制可以運用成功的時候。統制的成功，是政治活動上的很大的成就。統制成功，是政治力的表現。我不明白，中國的政治在任何方面都沒有上軌道，都已腐敗到極點，獨在需要政

沿力最多的「統制」方面，能够成功。如果不信有奇蹟的降臨，那麽我們便可以見到「統制」在中國是不易成功的。現在有許多人大言不慚地講統制，眞可以說是不自量力之極了。

質言之，即：「統制」本是近代新式社會的一種產物。非得這一個國家工業化的程度高了，交通靈便了，統制是不能談的。如上文已經說過，一個現代的軍隊可以言統制，一羣烏合之衆，不能言統制。同樣漁獵社會，畜牧社會，農業社會，不易言統制，言統制亦無意義。我以爲中國言統制的經濟基礎亦正還不够。固然有許多時候講統制是爲實現新社會理想的，創造新經濟結構的，然而可供利用的工具，却亦不能一件沒有，或缺得太多。蘇俄社會革命成功的例，在歷史上究竟是有數的。

第二，請略言統制的困難。這一點是開展前面一點的。一面要舉實例，一面還要進一步指出即有了統制的條件，統制仍非一件輕而易舉的事。當局年來厲行統制，但究有多少成績，實不易言。因爲最困難的問題便是，統制人的每較被統制的程度低劣。據說有人曾拿馬氏文通當做馬克思氏著品。我曾親自在某大報副刊上讀到一位青年有識的作家以「麥格士」代替所通用的「馬克斯」三字。那副刊爲着談辯證唯物論再次受到某統制文化機關的警告。但「馬克斯」變成了「麥格士」之後，却可以相安無事，雖然所談的內容仍是經濟史觀一類的東西。這種向統制者開玩笑的例恐怕不勝枚舉。去統制自己所不明了的東西，珠櫝莫辨是自然要有的結果。

再就統制新聞論，困難也更多。以前以對新聞事業完全外行的人來做統制新聞業的事，當然常被新聞記者愚弄。近來統制的人材和技術都有進步。但各地仍不能取得一致行動。譬如北平新聞檢查所關于某條新聞禁止當地報紙刊載。天津的檢查所却許將這條新聞放過。但是北平的報，天津有人讀，天津的報，北平也大有人讀。甚至在同一檢查所的統制之下，在同一城內，有的報登出某條新聞，有的却登不出來。第二天有的報館向統制機關質問時，甚至逼得人申訴私人苦衷方止。更妙的，有時最高當局發出的官式消息或演說，也竟被不善於希意承旨的「統制者」給抑落，當局自己都引爲不便。有時弄得上峯不歡，或竟演出失業的悲劇來。

更有一種現象，是半殖民地的中國無可奈何的。那便是外國人在中國是無法統制的。譬如幾乎每次有重要的事情發生時，外國記者拍電報到世界各處，在中國發行的若干種報紙，尤其是英日文報，全爭先披露了，獨中國報不許刊載隻字。眞關心國事的知識份子，在這時自然也欺蒙不過。祗有那些可憐的百姓，直到自己被賣之後，也許還在夢中呢。報紙和洋文書之外，現在還有無線電廣播也是最難統制的。各大埠租界內都有外人發放音樂消息，音發出後，各地亦均可聽取。

極端的統制，在交通方法這樣多，這樣敏捷的今日，即使有很好的統制工具與技術，也總是不易達到的。不獨中國

如此，愈是進化的國家，一方面固有較優的統制條件，但另一方面却愈難做到極端的統制。文化及思想方面，其尤著者。譬如現在欲想統制思想，對內固須採用焚書坑書，偶語棄市的野蠻方法，同時對外須禁絕一切交通，包括有線無線電報電話，旅行，郵運，貿易，任何及所有的往還。但這在今日的社會是不可想像的。

第三，我們須明白，有許多事物，在任何條件下，都不容易統制。譬如就道德論，法律可以制止犯罪，然却不能直接强人爲善。再如戀愛，國家可以向不婚男女課稅，也可以設法鼓勵青年結婚，但却不能强人相愛。人之思想，大體亦正如此。我肯以爲基礎教育可以，抑亦必須，有計畫，有目標。但果眞到了有自由思想可運用的階段，我實見不到有甚麼方法可以制止。蘇格拉底被指爲蠱惑希臘青年飲鴆死了，耶穌同强盜被釘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們的學說與信仰却如燎原的火，燒到了凡是有草的所在。後來在中世紀後，爲新的信仰，新的社會理想，新的科學上的發現，而與封建勢力，宗教勢力起衝突甚至以身殉難的，罄紙難書，但是爛縵的近代歐洲思想，却與壓迫勢力成了幾何式的正比。人是愚蠢的，歷史上的殷鑒，每每不足以改正我們不聰明的行爲。從有人類歷史以來，據我們所知道的，有活力的自由思想沒有任何人能撲滅過，因爲在這裏，根本不能用統制。這一點似乎也很少有人明白。新出版法裏規定着「關於個人或家庭陰私事件不得登載」。據立法委員的辯論，這一條的目的在制止社會人仕的低級趣味，這一點所企圖的便不爲小。我以爲「黃色」新聞，用禁載的方法，也許可以稍殺一些。但「低級趣味」却不能用類似這樣的方法來減除。低級趣味永是要找出路的。這裏發洩不出，一定另有漏洞發洩。我們如不脊歔人們有「低級趣味」，恐怕祇有設法提高他們的趣味，還不失爲一種辦法。如你不高與看着許多人去聽「蹦蹦兒」戲，或是去聽「假子」樂，便唯有設法使他們能欣賞崑曲，或經典音樂。但這也許需要十年或甚至二十年的教育。可是除了這種方法之外，用消極的制止方法，我看是不會成功的。

第四，還有一個向來不好解決的難題，那便是誰眞正有資格來統制所有國人的問題。理想主義者每每把法律看成國民公共意志，同時也是自由意志的表現。祇有藉着這些法律與習慣，個人才足以實現他的最優自我與最大限度的個性。政府多半由是可能範圍中最善的團體來代表的。但是這種說法，每每不能使對某一政府，或一種措施不滿意的人折服。這種學說的流弊，一面是叫人無條件地遵從政府，一面主張政府應講武力。實際的問題，也許可以解決了，但在理論上的困難却一些未減。所以站在多元論觀點上的，便以爲政府無非是由一部份和其他被治者沒有多少不同的人來主持的。這些人的意見與理想，很難說便代表一個「邦國意志」。離開個人的意志，他們不承認再有「公同意志」「眞確意志」，或甚麽 la raison de l'étate 一類捉摸不到，無所附麗的東西。這種說法也很有力量，不承認他們的話有相當力量，便

等于抹煞歷史上許多暴君與虐政的事實。所以到底誰配來統制旁人的問題，並不是容易解決的。如果說誰爭到統制的地位便可以運用統制，實不算一種回答。現在採用專政的國家，沒有不借重武力的。所以有許多人批評這種措施即是少數人武斷，不代表公衆意見的象徵。同時也證明他們講統制並沒有道德上的基礎。但是我想那一個政府也不容易證明他們的理想一定代表國民眞意，他們的計劃，一定可以爲國民謀得福利。所以就這點論，我深以爲任何人當政，對於極端的統制，全該遲疑。

第五，中國目前言統制還有一層特殊的困難。在這起始接受西洋文化之初，若妄講統制文化，實是不知從那裏做起的。現在我們有許多新的社會思想，大都是舶來品。而西洋的社會思想系統又是「蠭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的，分而觀之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合而觀之，則又是互相排觝攘斥，弄得人迷離眩暈，不知何所適從。平常所謂思想統制，大凡都是獨尊一家，而罷黜所有其他各說的。現在對西學的認識旣尙膚淺，對某一說應尊崇，對某一說應屏斥，取捨之標準，實難驟定。若謂待自己產生新理論系統，則更不能期之於一朝一日。所以目前在中國在較高級的思想方面，應儘量給牠一個自由領域，容各派互相角爭，經過一番自然選擇的工夫。相信這樣總是比較有益的。我近來常主張基礎敎育應有整個目標。這與統制思想本不相同。但爲求得這種整個目標，即不是件易事。也更不是像每次敎育部照例頒布敎育宗旨，便可以達到目的的。我以爲在確定敎育目標時，即應儘力審愼。

我在上面指出統制的困難。但絕對沒有反對統制的含義。沒有一個政府不運用統制的。統制對現代社會更是必需的。但是我們在未講統制之初，却應澈底明白統制不是簡單的。我們決不可胡亂用牠。近來每有人以爲歐西各國頗有講高度統制的，於是在國內便亦高唱起統制論來。初未慮及我國政治機構與經濟發展情況，允許我們講統制與否也。

我在這裏對於統制的問題，可以擧出兩個原則，作爲我們的南針。一，凡沒有運用統制之「必要」的，便避免用統制。何謂「必要」呢？譬如汽車須有制輪的閘。走火車須有鐵軌。在近代都市裏面走路，須依規定專靠一邊走，或靠左或靠右。這都是必要的。自然「必要」兩字也極容易被人利用。我們近來常聽到外人講，至「必要」時在我們的領土上須採取自衞手段。這種名詞的濫用，鄉愚也可以看得出。故意濫用名詞，沒有名詞不可以供人濫用。如果態度誠懇，一事有無必要，時常容易判斷。譬如再就行車論，在繁華的新式都市裏，因爲車多，又因爲各類車都走得很快，統制是有必要的。但在中國鄉下就沒有這種需要。今春我在山東去參觀一處鄉村建設區，下了火車還須坐兩三個小時的人力車方能達到地點。在狹路上時常迎頭遇到騎脚踏車的，我的車同對面的車便有時不知怎樣讓路，我左開，他右開，我右開，他左開，結果弄得兩車東一擺西一擺，誰也過不去。有時騎車的須下了車，推行過來，然後再騎上走。但在這種光景下，却仍沒有施用城內行車規則的必要。因爲這樣固然也有很多時是一種不便，但在大體上却是可以這樣馬虎下去的。人力車與脚踏車容易控制，沒有一定的行路規則也不致常相撞，即相撞亦不致過嚴重。若必想在這樣鄉下施行行車規條，則須先使鄉下人識字，認得出「靠左邊走」的牌示，或須派警

察去站崗，或須在路口上高懸「紅止綠行」的自動指路燈。這樣做一定是得不償失的。還有此次所通過的出版法，也可以拿來做例。其中有一條規定，報館聲請登記時，須載明經費來源及收支預算等。這便沒有必要。如果一個報社的言論紀載沒有違法的地方，我不知道何以要問明報社的經費是經理當太太首飾得來的，抑是受人津貼來的。這很類似一種不相干的偵探工作。

或謂有時決定「必要」與否，很不是一件簡單事，「必要」的原則每每不能做我們實際指示。我固然也要承認「必要」與「不必要」時常劃不出一定的界限。但是「必要」原則却終不失為一種應採取的態度，或說是一種心理。有政權的人如果能誠懇地取這種態度，則定不會濫講統制，濫用政權的。

另一個原則，便是在有運用統制的必要時，仍要問以已經有了的力量去施行那種統制，能否達到目的。如果經過檢察後，發現力量不足，那末最好先不立刻施行統制。然後再設法準備統制所需要的條件。不然冒然做去，恐亦徒勞無益，為政府損威嚴，為國民添煩擾。

上面所提出的兩條原則，便是教我們須慎重利用統制的。我不說這樣的原則，能為統制者解決瑣碎的實際問題，依着這原則隨時可以解決何者應統制何者不應統制的困難。但這終不失為一種有用的原則，正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類比較抽象的信條不失為一種倫理原則一樣。在實行統制的國家，如意，德，尤其美國，有許多人批評「統制」究做出多少成績來。我們無須取這種態度，我們認為統制是必需的。「政府」永含有統制的意義。但是要緊的，却在承認統制之不宜濫用，這是一種先應決定的基本態度與心向。然後遇到實際問題，研究統制的方式與限度時，再出之以審慎的態度。如此，則吾敢謂講統制亦可以無大過矣。

最後我還要特別注重一點，這即是在篇首我所指出的，發展個性的方法可以不同，個性的定義可以不同，培植個性的目的可以不同（法西斯諾以為個人是國家的工具，但仍講「為」國家發展個性，）但是發展個性的要求却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不應沒有。我在前一篇文章裏，曾指出羅素在許多地方批評個人主義的自由論，但他未嘗否認自由。杜威前幾年有「新舊個人主義」一書問世，主張個人主義應取新方式與現代社會適應，但也未嘗否認自由。自由的要求是永不應摧殘的。我現在且從國語裏面的周語中，舉出一段故事：

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謗矣。邵公曰是障之也。他接着又說：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厲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讀過這篇故事的很多，但少有人捉住牠的深刻意義。秦始皇繼厲王後演出了焚書坑儒的蠢劇；漢武帝又繼始皇之後罷黜了百家，獨尊孔孟，使匹夫一言，成了萬世是非標準。東方文化遂不得再向前邁進。這種歷史還容重演嗎？

我們在必要與可能時固然需要審慎地運用統制，但永不要忘記想出一種方式來，不使這種統制對於個性的發展有所損礙！（八月十四日）

# 奧國的現勢與出路

## ——歐洲最近國際關係論之四——

胡道維

奧國在今日的悲劇，就是牠極力要脫離國際漩渦而獨自生存，而國際漩渦却又不容許其脫離而獨自生存。奧國要求與各鄰國必須有自由貿易的機會，要求必須有來自外國的財政支持；假如這兩條路都絕了望，奧國就只有束手待斃了。有句老話——有人說是出自梅特湼，亦有人說是出自泰易昂（Talleyrand）——說得好：如果奧匈聯立帝國不曾存在的話，那就大有發明這樣一個聯立帝國的必要了。這句話究竟是否出自那位奧國政治家的口，我們固然是無從確切的推斷；但是我們確知道奧國今日的政治家一定是要擁護這一句話的；因為奧匈帝國的解體，無論與民族自決主義是怎樣的符合，無論在巴黎和會一般「堅強的和平」政策者的目光中是怎樣的自然，的確已經為種族的民族的與經濟的敵對主義與仇恨心理高築了一座暖房；而奧國——擁有維也納那個偉大城市與比較微小的農業內地的奧國——在這座暖房中的地位，實在大有徒喚奈何而無可支持的悲狀。奧國在戰後所受的苦楚與悲痛，高出於德國者奚止倍蓰？而維也納的人民最後之所以得慶更生，還是出於國際聯盟之遲之又久的經濟援助。厥後法國亦屢曾以財力資給奧國——這也要算是法國因為反對德奧關稅聯合而提供的一部分的抵償了。

今日的奧大利良可以取從前南歐各國所有的頭銜而代之了——我們可以說今日歐洲國際漩渦中的奧國，本身也就是歐洲的「國際漩渦」。法國，德國，意大利在這個漩渦中的一切計劃與野心，無時不是互相衝突的。去年七月國社黨舉事而致奧總理道爾夫斯於慘死的時候，奧國民團與國防軍不但不肯給黨人以支助，亦且不肯守中立而觀望；不但不肯守中立而觀望，而且立即從事將示威舉事的國社黨徒有的逮捕有的轟散了：由是而德國的計劃，當然是受了極大的挫折。其時法國正在盡其所有之力，交歡意大利；因為法國深恐開罪於墨索里尼，所以牠在奧大利一方面是受有很大的約束的；結果，只落得意相自由的在奧國進行其「製草乘日驟」的工作了；厥後布達柏斯特，維也納，與羅馬之間的冠蓋往來絡繹於途，當然不是無意義的行動了。

雖然如此，我們有兩件事件是不應該忽視的：第一，奧國現在是處於半獨裁制之下；任何與奧現當局所結訂的契合，也不一定就得人民的贊助。比如墨索里尼與舒斯尼格或史泰漢堡所訂立的計劃也有被民意爆發所推翻的可能；民意在以往是被嚴重的壓迫着，然而衆怒一發而不可遏止的危機也就正是潛伏在此。一年多以前，熟悉國際情勢的人們以爲奧國之公開的國社化不過是一個遲早的時間問題。但是去年德國六月三十日的事變與奧國七月念五日的事變，似乎已對於這種意見提了些反證；同時，奧國政府目前之傾注於意大利的政策，亦似大有繼續下去的趨勢。但這却不是說民衆一旦公然轉變到國社主義的可能發展，是可以漠視的，或是可以排除的。第二，史泰漢堡親王雖爲奧現政府之主要台柱，但與總理舒斯尼格意見亦未能融洽；兩人雖同爲復辟黨，但是猜忌甚深；舒氏所率之衛鋒軍，與史氏所率之內衛軍，各忠仰於其領袖，而不時發生衝突；數月以來傾軋形勢尤爲緊張，政治危機四處潛伏；結果，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國中反政府運動極爲猖獗——國社黨與共產黨之鼓動風潮，尤屬不遺餘力，準備藉大政變之機而攫取其政治上之希冀。飄搖不定之奧國命運，前途惟史舒二人是賴；而兩氏現仍執迷不悟，則國家前途自亦倍覺暗淡。一旦奧大利因個人軍隊之交惡而重陷於糾紛擾亂之深淵，國社黨內憑政潮之助，外假強鄰之援，或不難一躍而取得政權：則此時不但奧國獨立將瀕絕境，即歐陸和平亦將起重大波瀾。在現在反對黨之內，國社黨實際勢力最爲雄厚；萬一政府不推而自倒，則其把有政權自是意中之事。

去年之意奧匈協定，意法英協定，無不以維持奧國獨立爲鵠的；今年之羅馬協定，倫敦宣言，及四月召開之斯特萊薩會議，亦無不以維持奧國獨立爲目標。但是所謂維持奧國的獨立，乃指阻止德國用外力來干涉奧國獨立而言。如果奧國內部人民有彰明的傾向國社主義的運動的爆發，如果奧國政府內部發生破裂而太阿倒持，授人以柄，則一年多以前的局勢便將復現於今日，到了這個時候，列強在意大利引導之下自不免要出以干涉；但是那時干涉的效力究竟如何，就不是我們所敢臆度的了。爲國際和平計，我們想現在任何人也不能反對奧國獨立；但是一國的獨立，乃是一國的內力問題：徒欲憑假列强的軍權，或國際的局勢，來維持牠的獨立——那是多麼不可靠的事啊？

總而言之，奧國的內政外交，在在都包含有極複雜的問題；我們要使一般讀衆易于瞭解奧國問題，最好是從下列各方面來對牠加以論述：一，奧現政府之地位與政策的估計；

二，奧國與中歐公約計劃的關係；三，奧國的復辟運動。

## 一、奧現政府之地位與政策的估計

近兩年來歐洲國際政治之中心問題，厥惟奧國國家之歸併德國抑或繼續獨立；去年「七二五」奧京政變，乃代表此項問題之最嚴重的關鍵；至是英法義三大强國始正式的明白的堅强的表示反對德奧合併之態度，知機善變之希忒拉知環境不利，本有停止併奧運動之傾向，而與英法意奧何亦有重修舊好之可能；乃本年正月十三日薩爾公民投票，以壓倒多數贊成返歸德國治下；於是希忒拉之外交活動上解除一極煩難之問題，國社黨之民族意識上獲得一强有力之興奮劑，併奧運動於焉復活；本年以來維也納內國社黨徒之種種劇烈表示與行為，殆有遠過於外國人士所得聞知的情形。二月間奧總理舒斯尼格與外長華爾登尼格之訪問巴黎與倫敦當局，所談仍不出德奧關係問題；奧國國社黨徒近來之極力活動，殊不難於此中想見一斑了。

奧國社黨之必欲與德合併，實大有原因在：世人已曾屢為文著加以闡述，我們在此可勿再贅；今茲所欲言者，惟在奧國現當軸之如何以抵抗此熱烈之合併運動罷了。請先述奧當局現所處之境遇—試對他們現有地位之優勝點與軟弱點，加以估計：然後對其應付此種局面之方策，就不難進而考詰其究竟。「七二五」道爾夫斯死於非命後，繼起者為舒斯尼格：試問舒氏拒抗國社黨徒之機會果為何如？第一優勝點便是他維持奧國獨立之心志專一，與其他之同志者之矢志無他。第二便是他在奧國內所據有之有威權的地位。舒氏繼承道爾夫斯之遺緒，地位亦正至高無上。德國在希忒拉以前之總理如卜魯寧輩，尚有一興登堡總統力足以强迫其退職。而在奧國便無任何人有根據法律理由而强迫舒氏退職之力量。即總統米克拉斯果出以此種行為，亦必為舒氏及其擁護者所擯斥而無能為力，舒氏的地位，實不亞於德國的希忒拉。第三便是他所引為依賴之武力：二萬二千常備軍；八千輔備隊；八千警察；六千憲兵；五千警察後備隊；三萬近衛軍——共計約八萬健士：僅此固不足以抗德，然而鎮壓國內之國社黨徒殊覺力有餘裕。第四便為羅馬教廷：前曾以全力贊助崇奉天主教的道爾夫斯，今則同樣贊助道氏之繼承人。第五，奧國經濟情况已逐漸昭蘇。第六，外國之聲援——如意法英何捷要皆為奧國塲合之附和者；正月法意之羅馬協定，曾倡議訂立中歐互助公約——即意在保障奧國之獨立；二月英法之倫敦宣言，亦强調的對此說加以擁護：此足見國際輿情之已傾注於助奧抑德之一途。

上述概爲奧現當道——尤其是最高領袖舒斯尼格——的優勝點。然其地位之軟弱，亦自有其難以彌補的困難在。自道爾夫斯彰明的以社會主義黨徒爲敵以後，多數之社會主義黨的工人即逐漸投入於國社黨之懷抱；而政府所得之代價，不過少數仇視社會主義之商家的贊助而已。復次，希忒拉既與波蘭訂結互不侵犯條約於前，又於今年歲首獲取薩爾投票歸德於後，故得集中精力於謀奧之計劃。此外，奧當局之政策畢竟是消極的反國社主義的，亦且是反民族主義的，德奧本同屬日耳曼民族，在今日民族主義激盪之下，奧國獨立之呼聲實不逮大日耳曼主義之聳人聽聞；結果，奧當局不免在國社黨猛烈攻擊之下，將永遠保持守勢。第四大軟弱點，奧國人民之大多數爲國社黨之同情者；且全國青年確均有國社黨之傾向；道爾夫斯之軍隊固足以取勝於社會黨，但若與國社黨發生衝突，則鹿死誰手殊未敢論斷。至於經濟情況改進一層，德國經濟情形亦正作長足之進步；而奧國經濟地位之政治意義，又必視其與德國經濟地位相比較的情形如何而爲轉移。最後，奧國問題自與列強態度有密切之關係；今列強雖已有保障奧國獨立之擬議，然其計劃純採制止干涉內政之消極形式；本年春間所傳之法奧協定，內容亦屬空洞：不但具體方案迄未宣示世人，試問野心者果悍然出以干涉內政而强迫合併之舉行，列強又將如何加以制裁？僅彼此諮詢之不足以爲最後之保障，中日事件已爲殷鑑；方今列强如意大利固有以武力維護奧國獨立之準備，然而條約若不敷設固定的制裁程序，將來似亦難保不有變化：二月間奧當局之聘法訪英，殆亦爲具體保障與制裁方法一類問題之研究歟？

綜此以論，奧國地位之困難，實屬不一而足：雖有若干優勝點足以作幾許之抵償，究其環境複雜，問題龐大實有非輕易可以解決。然則今後奧當局之政策果將如何？第一着當爲利用法意協定法英協定與斯特萊薩會議所佈設之國際背景，而將中歐關係各國——德國在內——組織一安全網，即訂立所謂互助公約，以制止或有之彼此內政的干涉行爲。第二着，如與國際共同行動不能有具體結果之產生，或產生結果而仍未能抑制德奧間意外之糾紛，以致奧國地位日趨軟弱，環境日趨惡劣，則其現當局或不惜恢復哈勃斯堡王朝而與希忒拉作背城之借一。自道爾夫斯以後，舒斯尼格，費義，斯塔漢堡等人均爲忠於哈朝的有名健將。即竭力贊助奧現當局之意大利的慕索里尼氏，於不獲已之時，寧願奧國復辟之成功，而不願希忒拉之擁有奧領。關于奧國復辟的複雜問題，我們後面有一專節討論牠，在此我們就不必多加推敲了。第三着，至若復辟而亦無以實現其維持獨立之壯志，則於萬不

得已時奧國社黨出以妥協，亦未可知；至斯則奧國版圖不爲德國逕直所合併，亦將爲列强角逐之場所，從而引起不堪設想的紛亂。

就目前情勢而論，復辟似不能得小協約各國之承認，妥協歸德更爲英法意各列强所必不容忍，然則多瑙河不干涉公約之締結其爲唯一可能且圓滿的出路了：特條約必須預先詳加考慮與審察，規定務使其詳確而有效，然後方可達到原有之目的而無意外之流弊。二月間奧國最高當軸於訪問法國之後，已於二十三日成立法奧協定；雖其內容仍不外在抽象原則上同意於中歐公約之訂立，要亦可謂對正式條約具體辦法之更近一步的表示。厥後奧總理又曾在倫敦與英國當局舉行談話，聞其結果一與法奧協定相似。其如此擴大外交活動，必係出於國內迫切情形之驅使，殆可想見；如關係列强能如是努力安撫此戰後顛沛流離之國家，期勿使其失望而走向最後一着下策，自是一件甚可慶幸的事實。

## 二、奧國與中歐公約計畫的關係

依斯特萊薩會議所預定的程序，在本年六月間，凡與奧大利交界的國家或與之有密切關係的國家，都要派代表在羅馬城聚集，討論保障奧國獨立與締結所謂中歐互不干涉內政公約的問題。歐美報紙原本爲這個羅馬九國會議，作了一番轟轟烈烈的宣傳：這當然是應有的工作，因爲奧國在地理上處於歐陸的中心，現在奧國的問題便也爲歐陸政治的中心問題；這個問題的如何應付或解決，全歐的安危前途都與之有密切的關係。但是這個會議，遲之又久，迄未舉行；一面是因爲各國的立場不能盡同，難得發見一個眞實的共同的聯繫；一面是因爲領袖國意大利正忙于解決非洲問題，而暫時的無暇來召集羅馬會議。最近據傳，暗中進行仍是很有力量；不過磋商只是磋商，究竟何時才能正式召開，好像已成爲一個遙遙無期的懸案了。

羅馬會議的成敗，很明顯的完全繫在中歐公約的成敗；假如中歐公約得以如意成立，羅馬會議的召集與否，當然不是一個重要問題——不然的話，羅馬九國會議即令召開成功，也只會成爲各國外交家的另一個表演儀式，而無補於國際現勢甚或反而有害。那麼，據國際實勢來觀察，中歐公約的前途究竟怎樣呢？

所謂「區域公約」本是近年來法國人在外交策動上所發明的一個新法門。在一次討論巴玻戰爭的國聯委員會的席上，法代表以傲慢的態度手指着兩國代表說：「一個民族連締結一種區域公約的知識都沒有，我們又把他們能怎樣呢」？

他不知道這種計劃既要將若干大小國家聚集一堂，而實行互助，那是非要這些國家都能認現狀為滿意都能視牠們自己已有的地位為自得而不易有成效可睹的：因為只有這樣，牠們之間才有一種共同的利害關係，可以連繫牠們，可以受牠們一致的擁護；只有這樣，一種反對侵略的互助的諾言，才能真正成立，才能被牠們誠意的加以遵循。現在中歐公約的計劃，是要把許多利害不同心志各異的國家冶於一鑪，再要牠們互不干涉內政，要牠們當某簽約國被人干涉的時候能實行加以互助：這在目前綜錯複雜縱橫捭闔的時局中，恐怕是難得實現的，即實現亦恐怕是不易產生預期的結果的。現在德國已首先堅決的表示不願參加討論；波蘭雖在拉佛爾的勸誘之下，已表示願意加入討論，但是在最後簽約上有無問題，現在任何人也不能說有把握；此外，奧匈保與南捷羅之仇視敵對，仍未盡見消滅；即意法英對於奧國的獨立，亦未能有同一程度的利害關係：既如此，則中歐公約之難產，還不是預料中的事實嗎？

不但如此，即令中歐公約能得順利的成立，我們想到牠的命運也不外有兩種可能的途徑：即（一）成為一種毫無意義的外交官吏的技術表演，任何人也得依自己的意見來加以解釋；若不然，那就只有（二）強制德國人永遠的放棄其與奧國聯合的希望與企圖，而一聽奧國惟意大利之命是聽。如果中歐公約陷於前一種的情形，那就純是唇舌紙墨的白費，那就非但無補於國際糾紛——而且恐怕還要引起國際糾紛或使國際糾紛更加複雜化；如果是後一種的情形，德國之簽署，必是德國被征服而重陷於無可如何以後的事實——在目前那是絕對作不到的事。所以我們可以說一切區域公約都是有難產性的（三個月前法俄聯盟的成立，就是因為區域公約計劃的失敗而用以替代此項計劃的），而中歐公約以其關係複雜而難產性更大；即或最後能真實見諸事實，其結果亦必難如現在牠的一般發起人所預計與籌劃的結果——這要算是熟悉歐洲時局者可操左劵的必然的結論了。

既然如此，奧國的前途究將如何呢？奧國人民或者大多數是要加入「第三帝國」的，這是我們意想得到的事；無論如何，大多數人民確不願贊成現在這一種無所成的法西斯主義的政制：社會主義黨徒與猶太人民今日的生活已是極其缺乏之生趣，就是成立國社政府也不能使他們有更進一步的惡劣際遇。然而我們也不能就因此而推想羅馬或巴黎是會容忍他們用公民投票的自決方式來解決國家的命運問題的；即令投票能保證是絕對誠實的，意法當局也不會出以如此寬宏大量。在這種意法與德國雙方相峙的僵局之下，奧國總不免為他

人的附庸：附屬於德國，固然有背於獨立的主權；但是國家獨立概有賴於他人的保障，亦不能就說無背於獨立的主權——更何況久在計議中的羅馬會議裏的中歐公約又未必能實行保障牠的獨立呢？

雖然，這不過是說我們對於中歐公約在保障奧國本身主權上不能存過奢的希望；中歐公約—如果能締結成立的話—對於意法列强究將有如何供獻，却是另一種問題：據最近國際政治的趨勢來推測，意法等國必在這個公約中打起保障奧國完整的旗幟，來實行更深刻的團結，從而對德國形成更堅固的包圍陣。在這種列强用以壓迫德國的包圍陣下，奧國亦自可以暫得一夕的安枕。但是這種形勢顯然是永久不變的形勢嗎？美國名政論家費納氏（O. G. Villard）說，希忒拉總是計算着要在列强不能共同對彼宣戰的範圍內，積極恢復軍權與國權；但是必有一日他的計劃錯誤了，戰爭恐怕也就是算總賬的不能避免採取的形式了。我們也可以同樣的說。列强總是計算着要在德國不敢指作公敵的範圍內，積極的實行彼此團結與對德壓迫；但是必有一日他們的計算錯誤了，戰爭爆發了；到了那個時候，列强與德國的對峙形勢，奧國主權的獨立問題，恐怕才可以得着一個正式的解決呢！

## 三、奧國的復辟運動

中歐一帶本來是世界一個大炸藥庫，但是自多瑙河會議計劃遭遇停頓以後，許久已經陷於沉寂的狀態了；但是在七月的上半月內，中歐對於歐洲的戰慌，又似乎作過一度更高的供獻——聲臭俱寂的地方，于是又活躍的表現在歐洲報紙的第一版上面了。這裏面的緊急紛亂的因素，就是奧國復辟運動的復活。自七月三日奧國內閣議決取消一九一九年所定廢除哈勃斯堡皇室之法律，並決定歸還皇室財產後，奧國復辟空氣即漸趨濃厚。七月四日副總理史泰漢堡即飛往羅馬，費義大尉即飛往布達佩斯——前者則與意外次蘇維治意首相墨索里尼會商，後者則與匈牙利之宗室派各領袖會商。及十日奧國聯邦會議通過奧政府所提取消哈勃斯堡皇室放逐後各項法律；奧正統派領袖魏斯奈男爵直聲稱此不過為哈勃斯堡皇室復辟之第一步驟，而且舉世的政論家也都是如此的公認了。復辟運動的目的，當然是在抵禦國內外的國社黨的侵凌與壓迫。奧國復辟運動，原不是新奇的事——久已就在醞釀了；不過此次陡然重露頭角，顯然表示奧現政府之不能安撫民衆——否則又需要什麼『環繞着龍位的光榮』以資鎮壓呢？雖然如此，奧國政府現在進行的是極端慎重的，因為奧皇

室的恢復是定有極遠大而複雜之國際影響的：恐怕不但會引起列國之間的贊成與反對的紛爭，而且還會引起贊成各國之贊成與反對的紛爭，以及反對各國之贊成與反對的紛爭——情形可以說是極盡綜錯複雜撲朔迷離之能事了。

第一，我們知道小協約各國是一定要反對的：蓋歐戰而後，協約各國會分奧匈為兩國，繼又以民族自決主義，分割舊奧國之玻斯尼亞，赫爾哥芬納於南斯拉夫；分脫蘭錫爾巴尼亞於羅馬尼亞；分南泰羅爾，伊斯脫尼亞及阜姆於意大利；分北部波希米亞獨立，成為捷克斯拉夫；加里西亞則分屬波蘭。小協約三國南羅捷的領土，既多取自奧國；則奧國復辟後的復興，自將予小協約各國以國土動搖的威脅：又何怪他們要反對呢？所以在七月三日的前後，南羅二國的外長即奔走於英意諸國之間；迨奧國會通過政府提案後，南國攝政親王保羅即匆匆訪問羅京，與羅國商議應付態度。據十二日羅京電稱，南羅二國將採共同的軍事行動，以阻事態之發展；如奧國自行其是，不顧他國利害，則兩國將不惜共同動員，以圖制止：這是何等嚴重的表示？但是情形還不是這樣的簡單：捷克斯拉夫也是小協約之一重要份子，也同受有奧國復辟所牽連的領土威脅；在理牠是應該反對的，而且事實上牠向來也是採反對的態度；但是自五月下旬以後，捷克國內有劇烈的變化——這就是韓奈英一派國社主義者頓佔勢力，這種變化已驅捷克於奧國同一的環境中；現在捷克已顯然感覺奧國復辟遠不及國社侵略的威脅大，所以寧願贊助奧皇復位而予國社運動以當頭棒喝，而不甘坐視國社潮流的澎湃而與奧國同歸於被人吞沒。在此種情形之下，奧國復辟不但要使奧國與小協約國更趨對立，而且要使小協約各國彼此分裂：這要算是最可靠的結果了。

第二，意大利素以保奧抑德為宗旨，奧國如能以復辟而堅固統一增長實力，以打倒國社黨之可能的侵犯，自然是要歡迎之不遑的：但是奧皇復位成功，勢必使國際陣線頓遭破裂，勢必使久在計議的多瑙河會議消滅於尚未召開之前，勢必使中歐互不干涉內政公約及互助公約等計劃一概陷於流產；這些計劃都是墨索里尼廢餐所不能或忘的集體安全制度，他是不願有任何發展足以為其阻碍的；再加之他目前又方有事於非洲，所以他對奧國的復辟運動現在態度似乎是側重保留的。在另一方面，法國本為小協約各國之首領，彼此利害關係之一致，實遠比外間人所知者為甚；今小協約國之南斯拉夫與羅馬尼亞，既表示堅決反對奧國的復辟，影響於法國的態度，那是無待於言的。雖然，法國兩年以來建立與意大利之妥協，自是煞費經營；經本年正月之羅馬協定，及四月

之斯特萊薩會議，兩國之國際陣容，由調整而劃一，由劃一而堅定；其同在國際政治舞台所受的效果，已屬不一而足；英德海軍協定表示英政府已在對希忒拉作眉目調情之勾結，法國故益覺法意合作之彌足珍貴——非特殊重大變化不足促其犧牲此項見解：所以在素有優容奧國復辟之涵義的墨索里尼尚未具體表示變更初衷的今日，法國自亦不便遽爾獨自高唱異議作堅決反對奧國復辟的主張。所以在目前局勢之下，我們可以概括說一句：意大利原本贊成奧國復辟，現在雖有些保留，但仍趨重於贊成方面；法國原本反對奧國復辟，現在雖有些模稜，但仍趨重於反對方面。既然如此，奧國果真實行復辟，不但有使法意對奧國變更態度之可能，亦且有使法意彼此變更態度之可能：雖說這個可能是一種極其遙遠的可能，但總不失其為一種可能。玆僅就法意目前的灰色態度說，這都不是對於歐洲國際關係沒有反應的——不過反應或要在久遠的將來方可以發現出來罷了。

總而言之，我們處在目下這種混沌時局之中，心中實在不免有使人懸慮不安的疑問：奧國真將不顧國際影響而實行拯救國內的困難嗎？奧國如果復辟而奧國大公一旦登極，即令受人環伺而內痛無力的希忒拉暫時不讚一詞，其對於歐洲國際關係之遠近的具體的影響究將如何呢？

但是最近復辟運動的台柱子史泰漢堡又忽對黨國機關及軍民人等，頒發了一道禁止輕率鼓吹復辟的手令：于是七月初復活的運動，到了七月杪又漸趨于沉寂了——這大概就是詳細斟酌國際影響後的結果。先有國社黨的威脅，後有復辟運動；先有復辟運動，後有列強保障奧國獨立如中歐公約一類的計劃；中歐公約一類計劃提倡最熱烈的時候，奧國復辟運動自然是因功能削減而歸於平靜；後來列強擬議之計劃遭遇停頓，奧國當局為安內攘外計自然是將復辟運動舊事重提；最近國際反響表示過於猛烈與複雜，復辟時機似乎尚未成熟，所以史泰漢堡諸人又不得不暫時出以掩旗息鼓的態度：但是這樣一起一伏的歷史發展，根本上就是極不自然的；奧國的國運中，復辟的成分是很多的；這個問題最後究將作如何的解決，一是要看國內外的國社黨能不能倏改對奧的態度，二是要看列強能不能真給奧國以公正而堅實的保障，三是要看奧國政府本身能不能滿意的完成內安外攘的責任。

# 詩詞中夏的描寫

孟　玉

夏天是很枯寂的一個季候。它比不上春天，春天是有着大自然界美麗風光，是「花開紅樹，淺草平鋪」的世界。至於秋天呢，它也是比不上的；秋雖是一個凄寂節候。然而看看秋雲游絮似的迷漫在天空，潺潺流着地秋水，傍着一片雪花似的蘆花，在風里搖曳着，偶然三兩聲哀怨，是秋雁航空！那愁吟的蟋蟀，聽來比那凄楚的琴聲還要動人。所以古今來詩人詞客；對於春秋景物的描寫是多到不可勝記；對於夏景的描寫，却是爲數寥寥，因爲夏天除了苦熱，流汗思睡以外，很少有所感懷，不過雖無什麽感夏，懷夏，憶夏之類作品，但關於夏天實際的描寫，却也很有些。芳春既逝，初夏降臨，這時節，人們除開身體感到微熱以外，眼見的便是柘榴花，開得鮮紅奪目！這柘榴花很可象徵夏天的熱。且看朱熹的「題榴花」。「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間時見子初成，可憐此地無車馬，顚倒蒼苔落絳英」。闊人們每到夏天，多半跑在名山，海濱，去避暑，這是平民所做不到的。然而在古時詩人，很多也是到山上去消夏的，所以高駢的「山居避暑」。活描出山里是這樣消閑。詩云：「綠樹陰濃夏日長，樓臺倒影入池塘，水晶簾動微風起。滿架薔薇一院香」。夏天，白日里熱的了不得！一入夜晚便不似那樣了，月明似鏡地照着。涼風陣陣地吹着。蜀主孟昶的洞仙歌寫夏夜情景是非常之好。詞云：「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滿香，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釵橫鬢亂。起來携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只恐流年暗中偷換。」夏天，人們在苦熱下工作一整日，是很疲勞的，所以有些風流自賞的人們，在夜晚携着女伴去到夜花園消閑納涼。頭腦舊的人便加以非議，其實這種風雅勾當，我們古時的大詩人杜甫早已實行過了！不但實行，還赤裸裸地寫出詩來。且看他的「携妓納涼晚際遇雨」詩云：「落日放船好。輕風生浪遲，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雨來沾席上，風急打船頭！越女紅裙濕，燕姬翠黛愁；纜侵堤柳繫，幔卷浪花浮！歸路翻蕭颯，陂塘五月秋」。西湖是全國唯一美麗的名勝地方。在春秋冬三季，雖也有人來玩賞，但是爲數很少，惟有在這炎夏時候，湖里碧水紅蓮的盛景再點綴上畫舸簫鼓，更加華美，因之，遊人在這時也便格外的多起來。同時古今詩人對於這夏天的西湖，吟詠的也很多，其中以林洪寫來最貼切。詩云「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煖風薰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還有清人厲樊榭的夏西湖詞，寫來也是風雅旖旎，寄託深遠；很可一讀的。詞云：「相識東風萬柳條，冶遊付與玉驄驕，等閒回首情難盡；行過長橋又短橋。藏鴉門外綠愔愔。染雨晴烘色漸深，底事錢塘蘇小小？不將翠帶結同心。千絲蹴池復臨湖，記得年時賣酒壚，惟有個儂偏愛惜，三眠還要倩人扶。芳草春來斷客魂！楊枝只合伴桃根，滿湖碧水游船散，西月東風在寺門。門晝織腰一兩枝，水仙五廟日斜時，青青不許游人折，細葉如蟄更尼誰？路旁烟態寫朱樓，長送行人千里游，願作湧金門外樹，生來渾不識離愁。」夏天，我們坐在屋中或院中乘涼，還覺得熱不可當。試想在這時去賣勞力的工人，農夫。其苦更是可知，不過關於這情形描寫是很少，只有一首通俗古詩寫來最眞實而又有深意！詩云：「耘禾日當午，汗滴河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我想一般人們看了這首淺近古詩，或者會連想到農業的辛苦與重要罷。

# 一夕雜感

傅孟眞

現在中國的禍害又多又大，眞個不得了到極度。外患之迫切，經濟之崩潰，匪共之熾，天災之大，彷彿老天有意要一舉而滅這個「文明古國」樣的。這樣情景，誠然不得了，然這些事還都是今日之處境，不是自內部組織出來的毛病。設若政治力强固，人衆有向心力，還不失於有爲。縱使奮鬥終歸無成，到底還可以奮鬥一下子。無奈危害愈大，而內部愈散，這眞不像事了。

今天不談這些處境上的大患，只談內身的幾件大患。

第一件是政府機能之由散到更散，由弱到更弱。記得幾年前汪精衛先生初負行政責任時，實「奉命於危難之際」，一部分國人很熱心的期望他，他的初步設施也頗引起一部分無派別者，或不以派別爲見識者之同情。當時不算不是稍有朝氣的政府。雖淞滬退兵，和約簽定，國人很少責備他，很多諒解他，因爲那不是無步驟的總退却。前年春天再起之後，外交上的成績固已天下共見，而政府情形，似乎使人或者覺得敷衍到所以然。誠然，政府的領袖不是全當，而在複雜的中國，尤不可苛於責人。然而確有好些事，似乎不在政府的能力之外者，姑舉幾例。其一曰失人。即以外交官一項論，近年來所進退，爲國人稱道者，有郭泰祺之使英，張乃燕之罷任兩件事。此外則我們看報與風聞，每有笑話，甚至自稱公使的領事，館員索薪的妙聞，都不見有何處置。而駐德劉使之免任，聞其事者，每每廢然長息。聚積好些這一類的事，使人不免覺得：仕而不優，則大使公使，學而不優，則領事參事。此雖絕不能說是全部的公例，然而果無此等的實例嗎？試問如此情景，外交之效能，能得幾何？夫軍事已自墮長城，外交又將盡廢亭障乎？其二曰廢官。即就北平政務會委員長說，其職守，當北方內政外交之大任，偏偏此時北方如此緊急，總不能算是閑曹罷？又該委員長黃郛氏，兼有內政部長之任，這一部也不能算是駢枝機關罷？然而他總是在山上以「養病」聞於世。設若政府承認他是眞病，不能從

公，應該立即免其本職兼職，另派人以重官守。設若覺得這些官職都可空懸，即當裁撤此項官職，以節國用。設若不承認他的病狀，應該促其即日到職。照目前的狀態，北平保持看一個會，南京推薦着一個部，雖晉朝淸談時代，無如此之放逸！現在全世界，都無這個榜樣，這榜樣我不知道是能增加鄰國的敬重呢？或者發揚國人的志氣呢？此外如官職之不當冗濫，用錢之必生全分效力，有公心的政府，振作的政府，雖在危亂的時候，也能辦到的。只要不推諉責任，克服自我的觀點，門戶的立場，便可大有爲。政府不走上這一路，自然上上下下，一天比一天更無精打采的。國家局面已如此，勢不容許我們無精打采多時了。假如有一個評論者，說我們此時的政務情形，叫做百官具備，一事鮮功，我們能說他全不對嗎？凡此等等，振作改善，似乎頗多在政府權能之中，大可當仁不讓，汪院長之爲愛國者，之爲君子的政治家，世人皆知，想休養之後，必有一番大振作，一復數年前初任艱難時之朝氣，更擴而充之，一改變兩年來國事內外沒落之頹氣，以慰國民之不坐待亡國者。事固有不由一人者，然非盡不由一人也。

第二件是無止境的退讓。四年中，外交上之退步，數上三十年，而數倍之不止，這兩個月，又數過最近四年。這樣的加速度進行，深恐國家無如許多土地與主權，供退讓之用。前兩期大公報上的星期評論中，丁文江胡適之兩先生說完一段蘇俄教訓，我們借鑑於那一段故事，當知我們爲國家之不亡，總要有不可退讓的防線。這防線在中國，當然不是雲貴希馬拉耶山，也不能是長江，因爲就經濟及天然論，華北乃是我們的烏拉山裏海。況且列寧雖下那樣的大決心，還是無濟於事，蘇聯政權之延緒與安定，是靠後來四方面對各地僞政權，對波蘭，對協約國，戰鬥出來的。然則列寧此舉，與其謂爲可法，毋寧謂爲可鑑。這一段故事，乃鄭重的指示我們，雖滿心和平，行事極端退讓，終有逼到牆脚上的可能。到那時候，拱手送頭顱嗎？且中國之被侵畧，以百年之習慣論，不僅割地而已，尤在不割地而奪主權。在這一點與蘇俄創業時的情形大不同。我們總不能和平退讓到把中國變成經濟的政治的軍事的保護國！不幸得很，似乎我們的當國者，並沒有想好那些可讓，那些不可讓。一旦張皇起來，幾乎充分表顯給對方看，我們是無不可讓的！且有些四邊跑跑的

入，或者還要走到頭裏，希意承旨，以致弄出節外的文章！本來國家大事，靠見識勇敢與決斷，不是靠些通來通去的走徒。處置得宜，靠預先計算好，不能專用臨時窮對付方法。中國的情形，內外兼迫，本不堪不和平。對政府的不恕道責備，本不應該。然鬼混的生活，無可無不可的立場，是滅亡中國的捷徑。國民黨如不願失其四十年的革命的立場，應當嚴定不可再讓的界線以對國家，而廓清一切不負責任的「消息靈通」者以對國民。

第三件我要說的大禍害是，走了幾十年革命的道路，忽然失却自信，以成敗論是非，乃慕東鄰，以徘徊代努力，乃演復古。記得袁世凱將稱國時，一些御用議員及進步黨大衆，要把「憲法」中弄上個「中華民國以孔子之道爲立國修身大本」。當時國民黨對此事斷然排擊，以爲既不合民國之國體，又妨礙信教之自由。不意國民黨執政數年之後，忽然尊起孔來了。同時又聽說一種議論，以爲東鄰既祀聖，中國不可不尊孔，這眞荒謬絕倫之談！設若我們另有一個强鄰，爲我們提倡迷信，推行毒品，難道我們政府也必須照樣炮製，以博愚民之同情，以取黑籍之贊助？行一事要靠自己的見識，決不靠模仿別人的。祀孔不祀孔，另是一回事，學人家却是最無聊的。三十年中，中國因受自由主義的影響，乃有辛亥革命之成功，受社會主義的動蕩，乃有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建業，這一條路並未嘗走錯，且是歷來環境所促成唯一可走之路。今日之貧弱，乃是自己在自己路上不振作之故。若不努力前征，反而徘徊歧路，事情必至更糟而後已。若看到東鄰之一時富强，轉而有心的或無形的廻想到「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一段文章上去，也是一種淺見。

歷史形勢之進展，本無所謂是非，只有可能與不可能之問題，適宜與不適宜之問題。中國與日本雖同居東亞，歷史上的地位完全不同，這是世人共知的。到百年前，歐美人叩關時，兩國雖在同一文化系中，即日本在中國之文化系中，內國的組織却完全不一樣。日本當時可以「倒幕尊王」，中國當時却坐着一個「客帝」。日本始自封建狀態中演化出來，易於組織，中國早以二千年之帝制而成「官國」。日本憑藉其島國之穩固，中國未嘗忘其爲文化之天朝，因此之故，其不能對歐洲文化同時作同樣的反應，本是當然的，即使作同樣的反應也決不能出同樣的效果，又是必然的。清末，中

國緜行一種「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談。以「客帝」之故，此體不能自固，以科舉之積習，此用不能自用，結果是：「以中華之無質，飾西土之虛文」（用我一位朋友的話）。無論中學西學都變成科舉八股。思想之透闢者，見到中國之體非再造不可，不然，不能用西學之用，乃有累次的政治革命，一步跟一步的思想改革。這誠然增加一時的糾紛，或者坐失趕先的地步，然而算起長久賬來，只有如此才可以接受世界的共有人文，才可以洗刷清古世中世的劣跡，建造一個泱泱大國風，與全世界爲徒。況且今天我們吃虧，還不是由於鄰人能學來西洋文明之用，即工業與戰術，故我們招架不住。若果鄰人沒有這些，縱有接觸，還不是重演一回萬歷故事？「東亞文化大本」是不足以打倒我們的。如果東亞無文化則已，要有，也就是我們的。在這些地方，要分辨何者相干，何者不相干，何者爲必不能，何者爲應然。

若以一時的興旺爲合於大道，也是一種成敗論人的誤謬。所謂「東亞」者，常有頓起之雄風，每爲觀國者發見其民族的優點。秦之起，蒙古之起，風頭比今天所見者更大。孫卿子觀風於秦，稱其民而譽其政，以爲古之人，無末世朋黨比周，私而忘公之習。黑韃事略之序蒙古，稱其各種良樸之俗强國之政。六國人看秦，宋人看蒙古，强弱異形之處本來顯然。經幾陣上上下下，長存者還是我們這龐大的民族。在這一點上我們固不能從耶穌經上所說「只有弱者才能承有這個世界」，却也不能作一定義，以爲惟有一時最强者能存在。因爲天然淘汰之結果，只是適者生存，適者固多不是弱者亦並不必是强者。古往今來，大抵能寬容多彈性者長存。與之暴者，每每曇花一現而。再以西洋近事說，普魯士統一北德意志諸邦之後，其突進之形勢，國民勤勇之表現，科學之進步，眞比現在崛起者還了不得，只緣他要「超於一切」，而不樂與世界上人共作天民，使他的大帝國不在了。凡是一種力小謀大，想入非非之民族，未有不遭墮落者。

我說這些話，不是主張我們要照舊渾沌着過日子，我們本是應該知道別人的長處，並學人的長處的。我是主張，別人的一朝之功，不足以搖動我們四十年革命的自信心，不足以擔保將來之永遠成功，尤不足以使我們心悅誠服而投降。

（錄大公報八月十一日星期論文）

# 昌平走山記

徐盈

一

陽歷七月二十日以前，河北全省的農民是在一種「旱」的焦急中過度着日子的。在這個旅行的全程裏，筆者到了任何一個村落，遙遠的便聽到乞雨的鼓聲，農民望着尺把高的玉蜀黍和高粱，茅草一般的穀苗，長聲嘆氣道：「今年是又完了」——這種現象在昌平縣北部的高地裏特別顯著。

昌平縣是一個並不生疎而頗值得記憶的地方。二百年前顧亭林氏曾以民族的激奮寫出「昌平山水記」，發揮了無限的感慨；近年來，塗滿碧血的南口，春秋佳日遊人雲集的十三嶺與青龍橋，也都是屬於這一縣的境域的地方。生存在這一縣的人民，在有皇帝的時代，都習慣於初一十五的燒香，來感謝老佛爺的鴻恩。他們自己承認：昌平縣因爲風水太好，無論任何災荒，總沒有一粒不收的時候。

縣城距北平七十里，有汽車路和若干小路可通。在平綏線上，昌平是列爲三等小站，因爲土貨集中南口，這裏已經失掉了繁華。而且自站至城遙距八里，僅有小驢代步，中間尙有小河一條，水大時，河內石塊滾翻，雖小驢亦不能過去。據說到秋後，鐵路方面是修建一所小橋，但在夏天沒有，因爲水大常常冲去。

河北西北部地勢自昌平縣高起。東西北皆山，南方平。地質屬侏儸紀，白堊紀，風化而爲砂土。生產作物量不高，山地居民是以果樹來維持生活，當地俗稱果樹爲「搖錢樹」，農民對於菓園的經營頗有研究。筆者這次走山，便是想對於果園分佈得一淺浮認識。

昌平縣的面積及人口在一本政府統計的公報上，是有下列的數目字：「全縣一萬七千三百二十五方里，一城六鎮四百一十五村，四萬五千戶，二十四萬三千五百八。」農產爲北方一般產物，第六區沙河鎮因地太瘠，多未墾殖。

縣城背十三陵（明陵）爲一四方城，從西門到東門稱三里。西門因近車站，往來旅客較多，所以整潔繁華，優於其他二門。北門據說即從建城以後，從未開過，這裏面却合着

一段神話，人言各殊，筆者却不管它。城內回教教徒頗多，大部旅舍都是教人所設，街上藥舖亦多，因北山一帶產藥材如玉竹，黃精，防風，知母，桔梗，五味子等……都爲藥店大批收買。

筆者到昌平縣城時已在下午，果子市已然收市，不得參觀，乃請求驢夫改去百泉莊看水稻。

河北的天然環境本不是一個產稻區域，但由於某一地方集聚些水，所以萬能的農夫便種起稻來，不過面積都很小。百泉莊在城西南，區域不太少，當地人稱爲涼水稻。這稱呼便是來和湯山一帶，用溫泉的水所種植的稻來區別，那叫作熱水稻。

看到一片廣漠的稻田，水乾了，青苗很可憐的歪邪着，使筆者恍如處在去歲的江南的苦旱中一般。然而這不是江南，江南看不見這樣童禿的山。同一時期，這時的江南正在收旱稻，而這裏，葉兒還沒出齊。

走到村莊裏，在大樹下和種稻者傾敘。才曉得這裏稻是收割很晚，按節氣說，立秋前後抽穗，（八月初）白露去水（九月初）秋分才收割（九月底）每畝產量約二百斤。筆者想和村人要一點稻粒來保存，可惜他們全數糶出。他們雖是種稻的人，可是日常維持生活的，却是老玉米。

回到縣城，筆者便開始規劃走山的路線。

## 二

東門—錐石口—仙家洞—公母塲—長陵園—永陵—長陵—獻陵—慶裕陵—定陵—昭陵—太陵園—大紅門—石牌坊—西門

昌平的山，俗稱西山與北山，南口車站西稱西山，車站東稱北山，北山又分爲二，有明朝十三陵者稱前山，盛產板栗及藥材且有金礦者稱後山。筆者本日行程，即爲北山前山之踏遍。

縣城近東門處，有大槐樹，很多，作爲行道樹用，據樹勢看來，都不是近年的東西。出城門時，有馮治安師的一部在此駐守，盤詢甚嚴，但態度尙屬客氣。

出城後沿丘岡小路東北行。一路上見有不少二年生洋槐植於坡上，但已全部枯死，想來這或者又是植樹節的成績。對於這種地地皆然的現象，筆者不願意辭費。但很顯然的，西山八大處頂處私人的院宅裏外，在那樣貧瘠少土的地表上，多數樹種却能很繁茂的叢生着。所以，植樹之所以不活，是一個管理的問題，同時也是「水」的問題。

在山路上走，看見大部陽面山坡都已經闢爲重重叠叠的梯田。遠遠望着，全山像一隻乾癟的波羅蜜果。大石塊混着

小石礫，築起一條短圍，然後便從山下挑土，積了二尺下上的深厚，於是便開始培植作物了。有些山田地方常常有「偷地」一說，那便是常常有把隣家的梯田中的辛苦挑來的土，偷着在黯夜雨天鏟到自己的梯田中來，筆者曾看到許多地方，農民紅着眼睛，爲這問題作械鬥。但在這邊，詢問一下，却聽說很少有這樣不義的事情。

到錢糧口時，地勢又高，地面風化過的細砂極多，也有砂礫岩石突出地面。不幾步，地面的土色又變爲紅紫了。

山地作物以花生及穀類玉蜀黍爲大宗。間作方式很多，像玉蜀黍與大豆間作，豇豆與穀類間作，玉蜀黍與穀類間作，種種形式，極爲有趣，行株等距很狹，這或因是地少原故。正因此，又加以天氣太旱，所以作物的生長情形極劣，俗語說，「六月六，看穀綉」這意思便是說，這時候穀類已經綉穗了，而實際上，這地上的作物去綉穗的程度還很遠很遠。

在農作物的分布上，這地方還有可以提及的，便是盛種芝麻與大麻。芝麻多是和花生毗鄰接種，很有些大面積的芝麻田，競開着成串的花朵，潔白花朵與伏地花生小黃花相映，很是美麗。大麻則多是種在地邊，有魔鬼臉子的果實，這作物雖不大規模培植，但却極其普遍，據聞大麻子收穫後，這一帶人自己並不使用，僅僅用來作交換香油或其他日用品的代幣物。

這地方的農人告訴我，沙地栽培花生，除了便於收穫外，也可使花生皮白而薄，品質提高。筆者也曾反詢花生的一切，有沒有退化，他們承認，這花生的「個」是一年比一年的小下去了。這完全是因爲種子退化的緣故。

走上十八道嶺，近永陵。在每一陵外都有高大的磚瓦砌起的看墓人住宅，當地稱作「十家戶」，過去時候，這裏是所謂旗人的世界，他們管理着全山，且有口糧，到現在是全然沒落。只要和他們談起來，便可以聽到由他們很伶俐的口舌裏，發出很沉重的嘆聲。無論如何，他們不能再在提鳥籠，喝大碗茶的世界裏生活了。

在明陵一帶，建築得最完整的，就是長陵，在天壽山的中峯筆架山下，遙望着氣勢很是雄偉。進大門爲稜恩門，進稜恩門爲稜恩殿，內供「明成祖文皇帝」神位，殿外叢生披櫟(Quercus Dentata, Thund. 學名槲樹）與扁柏混生，這成爲長陵獨有的特色。槲樹叶形美麗樹性强健，生長度雖然比棵樹慢，但也不失爲北方良好林木樹種，西山寶珠洞下亦曾有分佈。殿後，由種子萌生之小樹甚多，殿前尙雜生牡梨一株，想係野生。後半部陵墓則全爲扁柏單純林，樹高二丈以

上，枝叶稀疏，為已衰老的林相。

長陵一帶現在已然見新，紅牆黃瓦，相映甚明，已非當年破敝氣像。請教看門人，他說這是「北京黃大人修的。」

從昌平縣城到獻陵一路上，並沒有什麽巨大果園。長陵一帶多柿樹，結果不豐，柿形亦甚少，屬「高裝」種。種園人認為是當柿開花時遇風，筆者同時感到去年柿為大年，農人不肯疏果，也不無影響。轉到石門山東，慶裕陵一帶才看到大規模的核桃樹園。

核桃樹園有些種植頗為得法，樹株行距離，也合於科學管理。大半的果園中間都在間種作物，類如豆科作物等。較好些的核桃行株距約為20×10呎，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經營較好的園子却多沒有間作物的。園邊上多有看守人的棚架和小屋，看守人多把自己隱藏在土坡或樹後，他們是希望有人能來偷竊，而引起一幕喜劇。

轉到大峪山，定陵一帶是有大批的花紅果在分佈。按果樹園藝在中國的進化史上，中國雖然栽培蘋果，花紅，沙果之類歷史很久但多非中國原產，而為俄羅斯種之系統。這時候，正是沙果（Pyrus baccata, Linn）掛紅的時候，滿樹的小紅球叢聚得非常美麗，此種沙果在昌平當地稱「甜沙紅」，為早熟沙果之一品種，區域甚為廣大。

花紅果上市期較晚，當地稱「入伏見花紅。」筆者因遙見此類果樹不易分辨，乃就近以花紅與沙果的叶比較，得下述一結論：

叶鈍圓，頂尖，背面無毛——甜沙紅

叶長尖頂尖，背面有微毛——花紅果

沿途杏桃亦常見，但無大果園，在一小山之出口處且有花椒四五株，結果纍纍。筆者認為堪注意者，即在此走山之長途中，並未見有梨樹，心中極覺驚奇。詢問當地居人，回答說極少，多不在路邊。

輾轉繞到大紅門，一直到石牌坊，路身變平，人在下雨後之游水溝中走，如若在霧雨季節，這若許大路，都成一片汪洋，即就現在看來，兩岸的衝刷痕跡，非常顯明。岸上邊有些地方種棉花。

這一路的果樹分佈，按照多寡，應照下列次序排列——（一）核桃（二）柿樹（三）杏樹（四）花紅，沙果（五）花椒（六）桃

## 三

西門——果子市

昌平縣的果市規模不大，設在西門外大路旁的一所大店

裏。

當昨天筆者從西門歸來時，便看到有若干走山的小驢，背着滿𥻘（簍）水果走入店內，路人便告訴我，說這是準備明天早起應市的山客。

第二天早起五點半鐘到果子市，天落着微雨。果子市上已然擁擠着買賣的人。有大半山客都是旅居在這一家店，彷彿聽說宿費是二十個銅板。店有一個大院子，南向開門。

進門處已然擁擠着若干西瓜和甜瓜的小販，據說今年天太旱，瓜都未能長成，偶然有幾個出賣，也是不敢擔保口味的。轉過影壁，便展開了這一市場的正面。有二十多個𥻘子在交易，人圍得很多，亂哄哄的。經紀提着秤在人羣中走來走去。

這市場上的貨物以李爲大宗，完全爲紅紫色小型的一種，筆者深深爲這劣品種所感觸。按李樹的結果習性，是在一處能生多數花芽，而一花芽又能開花數個，如果沒有特別障碍，所有開花，全部可以結果，因此影響果實變小，口味變劣。一般農人，始終不肯疏果，所以品種愈來愈壞，而且還有隔年結果的危險。這現象，是普遍於一切農家經營的果樹裏。

賣者與買者都在一聲不響的論價把兩隻手放在衫子下面作手勢，板着臉對望着，旁觀者到是笑語喧天。

除了李，沙果和拉車都上市，一筐中，除了大小混雜，不分等級外，有些還裝了許多山杏在一起。這就好像江南有許多小麥地內，混生着大麥和燕麥一般，使人感到滑稽。市場上—就連昌平縣的果子市場上，對於這種混雜也是不肯出价錢，看着歪帶着大草帽子的那位農民的憤恨臉色，真不知道說什麼好 。 這農民恐怕作夢都不會知道世界上有如Sunkist 那樣出品的—

這時候，正是杏期已過，桃期未屆的時候，市場上是的確有相冷落，看了一個鐘頭，見沒有什麼大的交易。每百枚有四枚作爲經紀的佣錢，門旁邊那位管賬的先生的算盤珠，冷清清地偶然才作一兩聲響。

等到交易將要完畢，果子又上了市場，幾位經紀人嘴邊一支烟捲的時候。筆者便走上前，和管賬人扳談，接着又領教了一位老人。感謝他們，使筆者曉得了若干名稱。

這一果市的果子來源不出乎下列幾個地方：

北山前山——產柿（正面山多高裝者，東山之柿較大，稱大扁柿）核桃，杏（俗分：白火燎門，紅火燎門，香白，香黃，海八達，大紅杏）桃（俗稱大白桃，瑪瑙紅，甜乾子，酸乾子，魁桃）花紅等。

北山後山——產栗，李（俗分：串雀，玉黃李，蜜脺，一串鈴，葡萄李）杏桃等。

西山——產棗（最有名者稱金絲小棗）且死窰一帶盛產平果花紅，該地平果因能經冬不凋，所以又稱爲冷果，這一帶的果子多集中南口。

此外昌平東部麻玉香堂一帶高地，也盛產桃，李，杏，櫻桃，葡萄，柿等，不過這一些地方的大桃出產並不運到昌平縣的果子市求售，而是直接送到北平去。

昌平有六個月是有菓子的時期，這也可代表北方的果品的一般生產期。（月份爲陰曆）這裏果子上市月份是：

四月中旬——櫻桃　五月——杏

六月——李，拉車，桃，熟海棠　七月——大桃，核桃。

八月——梨，早柿　九月——山楂，栗，冷海棠，棗。

這裏的果子，並沒有坐莊收買的人，一切都是等待生產者本身的運輸，這一點，是說明這一果市的範圍，是供給四處來的山客作爲議價的地方。規模雖然狹小，但並不可以忽視。

對於這早市的主持人，給與筆者的便利是頗值得感謝的

## 四

東門—炕山—北少莊—小北掃—官窰—坎上—香堂—六爺坎—安莊營—後牛坊—小湯山

下午天晴了，筆者便開始走麻玉香堂一帶的果樹區。

沿城牆周圍的土地，都在集約的供菜蔬生產，家家戶戶築起圍籬，從疎稀處可以看到裏面的豆棚瓜架，二十多歲的小夥子正赤着臂膊在井台上打水。

到炕山，是要看看一個林場的苗圃。這苗圃是用小榆樹作圍牆，生長尙佳，因爲白榆的環境抵抗力是非常大的。在正門，上面寫着「河北省第三林務局第九苗圃」，苗圃西面就是小山，正可以擋着西北風。內中培植小樹爲榆，白楊，扁柏，馬尾松，因天旱，松柏多枯死。筆者聽一個工人說，那路邊上全部枯死的洋槐也是從這苗圃發出去的。

以後，轉向東北，在一條乾河裏走着。昌平的河大半都是雨後才有水的，平日河床暴露着，峨岈怪石，一望無際。有些土厚一點地方，河心裏都已種上花生了，這條河是由北山前山下來的龍脈，東一條，西一條，天壽山居在中央。

從小北掃到官窰，路是一步比一步高起來，這一帶的村

落裏更顯得蔽塞。女人們赤着乳房不以爲奇；女孩子，赤着全身，僅僅用一個長大的紅兜肚，掩着前半個身體，至於男孩子，當然是一絲不掛，舉着個大肚子在啃窩頭。

官窰是因爲明朝修陵墓時，以燒瓦磚得名的，現在已經找不出舊日的痕跡。這一帶的農作物分布爲玉蜀黍，芝麻，花生，豇豆，大麻，偶然還可以見到白薯。山地作物在昌平，普通就以花生和玉蜀黍爲大宗。

近官窰處，便可以看到了大批的櫻桃樹和大杏樹，這都不是近年開始培植的，櫻桃，聽當地人說，品質不佳，爲酸櫻桃。在櫻桃樹中也混着無柄櫻桃俗稱山豆子的樹。看過南京後湖櫻桃林的人，將要驚訝，何以南方的喬木到這裏都成爲灌木。筆者深信，氣候影響和培植管理的不得當，都是使這一地帶櫻桃品質變劣的原因。

官窰居民有一種副業，就是產一種白土子，可以運到北平城內摻到大米裏來增加重量和提高品質。在村中牆角下到處都可以找到造成白土子的原料，石頭。

再向東北，直奔墳上，這一路地勢更高。路上有大核桃樹與大柿樹極多。這一方人似乎對果樹在作專業經營，所以管理很是得法。除了樹與樹的距離很大外，筆者曾在幾個大林裏詳察，似乎樹幹上都有石灰痕跡，因而病虫害稀見。

和筆者這一條長路平行的，右面還有一道山，稱作九里山，共有十三村，上面的果樹分佈和這一路上類似。

快要到墳上時候，便發覺這裏已然是一個棗樹區。棗在中國是一種最普遍的果品，同時也是世界上稀有的果品，任何類似的外國棗都不能和中國品種來媲美的。昌平縣人談棗，說要首推西山的金絲小棗，這方面的棗並不佔首選。

有些園子在棗樹叢中，夾種櫻桃，大部排列都很整齊，成一株棗樹二株櫻桃，又一株棗樹，二株櫻桃的形式。櫻桃樹發育不佳，又因不加修剪，自根際發生萌櫱太多，變爲野生灌木形態。

墳上村有一家蜂場，規模不太小，約有蜂百餘箱。按當地情形，蜜源植物除棗花外，並無大宗，居然養蜂百餘箱，實非易事，叩門訪問，以無人應，乃罷。

再上，到香堂。香堂西面有小山，滿種棗樹。山荒廢情況極劣，但當地農民種樹像作田一般，也將全山開成若干梯田，每畦種樹四五株，在上方還有柿樹椿樹雜生。這情形，

使筆者感到北方荒山造林第一期樹種，除用材樹外，棗樹也是很可以提倡培植的，特別是短期間就可以獲利。但是棗樹也有缺點，就是根部入土太淺，當風一面，則不能經營。

從香堂到六爺墳有柿，核桃，分佈極多。樹勢整齊，經營得法。在這次走山的全程裏，以這地方為最好，據說這一地帶，土質素極肥美，不論經營園藝和農藝，都可以得到很高的代價。這話是對的，這一帶的玉蜀黍等也較他處的高而且壯。

大爺墳廟堂前是松柏，外圍是大叶楊，有大足兩圍者。再前方為油松，橋前橋後共約四百株，樹之距離，成十步見方，極整齊美觀，據看守廟堂的人說，廟內有白皮松，羅漢松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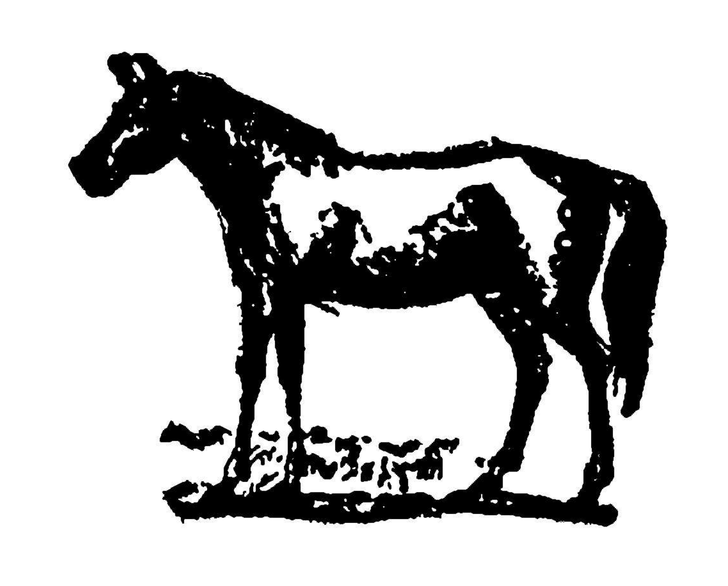
出墳圈，改向南走，一路底下，全屬下山。

沿路果樹極為稀少，路邊分佈為華北一般普通樹株，如河柳大叶楊，小叶楊，椿樹，榆樹，槐樹等。

將近小湯山時，在安莊營的小河溝裏看見水，這是走山以來第一次看見水。水油綠色，陷在紫泥裏只有一鈎。這一路地帶多砂，便問在地邊上，一位拾罷糞，在休息的老人道：「老先生我們這一帶為什麼不種一點棉花？」因為這裏風土，合於植棉的條件。

他解釋這一帶的人們不會紡線織布，而且懶得那樣麻煩的摘花，種棉花的不能說沒有，只是一般人不肯吃這辛苦。

前面小湯山的山腰小廟已在眼前，轉到汽車大路，便看見湯山鎮的屋房鱗列。到這裏，昌平走山已經完結，到明平，看看附近的熱水稻，將再走上一個新路。



# 希忒拉國策演詞全文（續）

本生譯

德國已完成裁軍的工作，無論如何，其他各國應當取相同的步驟，樹立國際的平等。在其他國家並不是沒有勸訓警告的話，這些話都主張履行他們的義務，還可以證明我們的意見是很正確的。我可以引證一些他們的話，他們還不能認作今日德國的友人，不過用他們的話可以駁倒那些想忘記和約中所規定的裁軍義務不僅束縛德國，並且束縛他國的人。

巴黎和會英國代表團團員，裁軍會議英國代表團首席薛西爾爵士（Lord Cecil）在巴黎評論(Revue de Paris)一九二四年第五期上說：

「凡爾賽和約及其他和約的軍事條欵都有下列的前文：『爲使其他國家能一致限制其軍備，德國嚴格遵守下列關於海陸空軍的規定。』這一個前文包含一種協定，那是所有簽字於和約的國家的政府對於民主政治的鄭重諾言。如果不能確守這個諾言，那末和約所建立起來的制度必不能維持永久，連一部分的裁軍不久也就化爲烏有了。」

彭古(Paul Boncour)於一九二七四月八日在國聯裁軍預備會議第三次會中說：

「凡爾賽和約第五篇的前文中規定，加於德國上的軍備限制是各國一致裁軍的條件與初步，這是對的。這一點是這次裁軍和歷史上其他戰爭完結的裁軍的顯著的異點，後者通常是沒有效力的。此次的規定卻是第一次全世界的裁軍，它的最大價值是它不僅束縛條約簽字國的一方面，而是一切簽字國都有從事普遍裁軍之道德的與法律的義務。」

韓德森(Henderson)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說：

「我們要使我們的議會和人民明白，一切國聯會員國都因神聖的義務而不能不確守普遍裁軍的政策，這義務是國際法與國家的榮譽加在我們身上的。盟約第八欵，凡爾賽和約第五篇的前文，羅迦諾會議的最後決議，和國聯大會每年通過的決議，都明示所有國聯會員國對這事件都有同等的義務，我必得把這些事實提醒國聯行政院嗎？我們已竟負起這種義務，如果不能履行，那我們的和平的志願便發生疑問，國聯的勢力與威權便要損害了。」

同日，白里安(Briand)也說：

「我可以代表我的國家，贊同主席開會詞中的話，……我和你同意，——我常有機會來重說，——各國於簽字國聯盟約第八欵時所負的義務決沒有消滅。那是神聖的義務，一國要迴避它，那便是羞辱。」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比利時外長兼比國和平代表團團員萬德威(Vandervelde)演說：

「此後我們是進退維谷了，或是各國都裁軍到德國國防軍的水平，或是和約失效，德國取得擴軍的權利，使她的軍力足以保衛她的國土。由此可得兩個結論，第一，一切監督的方法都沒有效力，第二，裁軍或是普遍

的，或則完全沒有。』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萬氏又在「通俗日報」(Populaire)上寫着：

『如凡爾賽和約中的道德的法律的義務，即是强使戰敗的德國裁軍，作爲他國裁軍的預備的義務，不能履行，那末和約便成一束廢紙了。』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薛西爾爵士作廣播演說道：

『國際裁軍是最重要的國家利益之一。我們屢次保證減裁並限制戰勝國家的軍備的義務，以爲我們加於從前敵人的裁軍的補充。如我們不能遵守諾言，便毀壞了對於一切國際義務的信任。在我看來，假如從前的敵人向我們要求擴軍，我們無法回答，那還是次要的事。』

彭古在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六日的日報(Journal)上說：

『我們用不着預言。只須把我們的眼睛睜開，來看看如裁軍會議失敗，或繼續拖延下去，德國將不再受人强制，並將脫去裁軍的義務，不再爲唯一軍備受限制的國家。這種限制是凡爾賽和約所規定，當作普遍裁軍的條件與保證。此外沒有其他的路。』

但是事實如何呢？

德國忠實的履行和約所强加給她的義務，所謂勝利的國家並沒有履行他們的義務。

如果他們提出不履行義務的口實，那是不值一駁的。外國的政治家說，他們的確有履行義務的意思，但是還未到時候，這話眞令我們大吃一驚。

爲什麼？

在當時，所有其他國家裁軍的條件完全具備了。第一，德國已經裁軍，他們決不能說一個完全被奪去武力的國家還對他們有任何的威脅。假如其他國家一同裁軍，那末便給國聯巨大的道德力量。今後沒有一個國家敢對參加集體的普遍裁軍的國家使用武力。那時是變表面的信仰爲實際行爲的最好的機會。

第二，從政治的眼光來看，一切條件都已存在。那時德國是民主國家，是前此所未有的。她在各方面模倣過去的偉大的模範。國社主義並未統治德國，連資產階級的國家主義實際上都不存在。當時的政黨，從社會民主黨，經中央黨到民主黨，不僅在人生觀上和她的鄰國相似，並且在政治綱領上也覺到彼此連結起來。那時他們還等待什麼呢？

德國完全被來自外國的政治精神所統治了，試問還有比此時更好的機會來建立集體合作的制度嗎？不！時機已經成熟，並且就在眼前，只是各國不願意罷了！

我指出他們違反凡爾賽和約，並不是來抗辯他們沒有裁軍。因爲假如當時可以允許違背和約不來裁軍，便也不難找到理由作繼續擴軍的口實。最重要的事實是，他們不僅沒有裁軍，並且盡力補充，改進，擴大他們的軍備。

要說軍人數目已有相當的限制，還不能用作藉口，因爲人數的限制遠不及近代戰爭工具之技術的進步，何況隨時可加以補充。關於這一點，下述的事實值得特殊的注意。

在作裁軍談判時，常把武器分爲防禦的與攻擊的二種。余要特別提出的是，德國的攻擊的武器完全毀壞，現在是一無所有，而簽字於和約的其

他國家所盡力發展，改進並擴充的正是這些攻擊的武器。

德國毀滅了所有的飛機，她不僅沒有攻擊的空中武器，連防衛的武器也沒有。同時其他國家不但沒有毀壞已有的飛機，反繼續盡力擴充起來。

例如近代科學技術發展的結果，戰鬥機的速率在歐戰後爲二百公里，現發展到近四百公里。機上的武器自兩個機關鎗發展到三個，四個，五個最後到小的機關砲。飛行之高度自歐戰終結時的六千公尺，發展到九千公尺，一萬公尺，與一萬一千公尺。

他們不但沒有像德國那樣完全毀掉轟炸機，並以最大速度來發展它，以更大更完美的新機來替換舊機。轟炸機的載重力在大戰結束時，平均是五百到一千公斤，現增加到平均一千到二千四百公斤，平均速率自一百二十五到一百六十公里發展到二百五十到二百八十公里，(夜間轟炸機)或三百五十公里(白日轟炸機)。飛行高度自三千到四千公尺發展到六千到七千公尺，最後竟達九千公尺。

機上武器的裝置自二，三，或四個機關槍增加到四，六，或八個，甚至裝置砲。瞄準器大見改良，凡對象一經瞄上，非毀不可，這是大家都承認的。突然降落轟炸機更是最新的發明。炸彈的轟炸力量越來越可怕，新的發明滿足了良好碳化的願望。近代燃燒彈是用來毀滅人口集中的都市，這種燃燒彈無法撲滅，這是各種空軍刊物所說的。

轟炸機上的駕駛器及其他器具，越來越精美，最後被稱爲裁軍觀念的最近的勝利，是轟炸機不用人駕駛，可以長距離的指揮方法，叫它飛近沒有防禦的目標，並對準攻擊。

至於飛行站與飛行場的數目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到處增加了。戰艦都裝置了飛機。不僅每一個戰艦裝有戰鬪機，轟炸機，另外還造了特別巨大的航空母艦。所有這些都在指示侵略武器的裁減！履行凡爾賽和約繼德國之後毀壞空軍的條款，全在於此！德國遵守和約的規定，毀了在歐戰所用的坦克車，這也是攻擊的武器。他國也有毀滅他們的坦克車的義務。但是不但未毀，反在速率及攻擊與防守能力上繼續不斷改良。歐戰時坦克車的速率是每小時四到十二公里，後來發展到三十，四十，五十，甚至於到一百六十公里。遠在德國完全毀了她的坦克車之後，法國放棄了十到十二噸的中等型的，改用二十五到三十噸的重型的，最後竟用九十噸最重型的坦克車了。

歐戰時，任何坦克車都可以用十三公釐的子彈打穿，如今新式的戰爭怪物都裝置五十到六十公釐厚的鋼板，不怕大砲的轟擊了。這種武器在速度，重量，速率，瓦斯的密度，視界，車皮的厚度，各方面都有驚人的進步，同時攻擊的武器，也有巨大的發展。新發明的複合的軍器代替了機關槍或四到五公分的砲。更大口徑的砲已經不是夢想，而是事實。當德國毀滅她的坦克車，並希望他國也同樣毀其坦克車時，他們反多造了一萬三千輛，並把它盡力改良，越來越成了可怕的殺人武器。

根據凡爾賽和約的規定，德國須將一切重砲銷毀，她已履行了。但德國將她的榴彈砲，臼砲等都投到熔爐裏變成廢鐵時，和約其他簽字國不僅沒有同樣銷毀他們的大砲，反倒極力改進發展，使它更爲精良了。

自法國製造五十四公分榴彈砲成功後，從前四十二公分的臼砲便不見了。新發明的長射程的砲可射六十到一百二十公里之遠。最新式的最重的砲可用靈巧的方法，分成幾部分，便於在鐵路或大路上運送，並可藉汽車

與牽引車之助，將它的移動能力發展到最高度。

這真是最富攻擊性的武器，德國既無相當武器來應付，連防禦的能力都沒有。

毒氣：在凡爾賽條約之下，德國須銷毀一切用毒氣的武器，以作其他簽字國裁軍的條件。她這樣做了。他國則忙着作化學實驗，當然，那些用毒氣的武器不但一點也沒銷毀，反大大的發展起來。全世界時常聽到更新更可怕的毒氣，手榴彈，及炸彈等的新發明的驚人消息。

潛艇：在這一方面德國又按和約的規定，忠實的履行了她的義務。任何東西，甚至類似潛艇的東西，都被氧乙炔（Oxy-acetylene)廠毀了。但是其他各國不僅沒有學她毀艇，甚至不能保持歐戰時的水平，繼續不斷的精益求精，把水平盡量的提高起來。新的潛艇竟達三千噸，武器則有二十公分的砲，每艘中魚雷管的數目增加了，口徑也放大，魚雷所達的範圍和爆炸力也加大了。潛艇的活動能力和歐戰時比較，也發展得可驚。潛艇潛行越深，而潛望鏡也越來越精巧了。

凡爾賽和約簽字國對於裁軍的貢獻便是如此，他們是負有倣效德國毀壞潛艇的義務的。這只是單個的事實，它可以任意在各方面補充並完成。合起來看，這些完全證明了，他們不僅違反和約，沒有裁軍，反到在各方面將武器改進並增加了，這是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文件證明的。

假如這不是公然破壞條約，尤其是一方面履行條約義務之後，他方單方面的破壞條約，我們也很難看出，將來在條約上簽字還有什麼用處？

不！我們對於這種行為是不能忽視或寬恕的。

一個沒有武裝沒有防禦的德國，無論如何決不是他國的危險。雖然德國空等待了很久他國履行條約的義務，她仍願接受真實的合作計畫。英國掌璽大臣艾頓君說，大家都準備在軍隊的數量上採平等的基礎，這樣說來更是可惋惜，因為事實上毫無結果。推翻所有歐洲國家都有二十萬軍隊的計畫的不是德國，而是他國不願意裁軍。最後反對一九三四年春英國調停建議的也不是德國，而是法國在三月十七日打斷了裁軍的談判。

今日常有這種希望，即是德國提出來建軍的計劃。我已經屢次提出這種計畫。假如我的建立三十萬人的陸軍的計畫為他國所接受，大概我們今日不會還有這許多的煩惱與負担 。我們預料到這種計畫必被拒絕，那末提出來也是無用。然而我還是決定再略述我們的意見，這只是由於責任的觀念，因我認為必須盡力將恢復歐洲的內部安全 ，與給歐洲各國一種連帶關係的感覺上必要的工作都作完。其他各國既不履行條約義務 ，又拒絕一切裁軍的建議，我既是德國民族的元首，看到新的軍事同盟漸次成立，法國正準備將兵役延長為兩年，蘇俄平時軍力又定為九十六萬人，我在上帝與自己良心之前，不能不為國家的生存權利，重新確立被各國所否認的平等權利。德國此舉並未違反和約，違反和約是逼迫我們作此獨立行動的國家。 因為實行普遍軍役制， 和頒布成立新軍的法律的唯一效果是恢復德國與他國有同等權利的地位， 這對他國沒有危險， 只保證本國的安全。

關於這一點，我不能不表示對於英首相麥克唐納所下的定義的驚異。他藉口德國的重整軍備， 說他國不裁軍是對的。 如果這種見解為大家所接受，說不定將來什麼事情都可發生。因為，照此看來，每一次破壞條約都假設他方必也出以同樣行動。譬如甲乙二國訂一條約，乙遵守而甲破壞

。在提出多少警告之後，乙終於宣布該約無效，同時甲也宣稱，他從前的破壞條約也有根據，因爲乙也放棄條約了。現在我將簡略的討論一下，對於德國重建軍備的責難與攻擊，他們的理由是：一，沒任一國威脅德國，二，因此德國的擴軍完全不能理解。

我們可以反問，他們所受裁去軍備的德國的威脅，既較德國所受他們的威脅爲小，爲什麼他們不停止擴軍，而開始裁軍呢？假如他們說德國的擴軍是他國的威脅，那末其他國家的擴軍對於裁去軍備，沒有防衛的德國便是更大的威脅。這一個雙關論法是非常清楚的。如果軍備是和平的威脅，那就是對一切國家的威脅，如不是和平的威脅，那末也不是任何國家的威脅。一裏國家不能以自己的軍備爲和平的標幟，同時以他人的軍備爲魔鬼的木棒。坦克車終久是坦克車，炸彈終久是炸彈。那永遠將國家分爲有權利的和無權利的信仰是決不能爲雙方所接受的。無論如何，德國人民不能永遠受次等國家，或權利較低國家的看待。我們愛和平恐怕比任何民族都熱烈，因爲我們從戰爭中所受的痛苦最大。我們沒有一個人有威嚇別人的意思，但每一個人都決心爲德國人民爭取並保持平等的權利。同時還平等就是各國實際的集體合作的先決條件。

在這方面只要是各國還有什麼秘密的動機，那末歐洲任何眞實有效的合作在開始便不可能。德國一旦享有絕對平等的權利，永不會拒絕參加走向和平，進步，與經濟繁榮的努力。談到這裏，我不禁要批評一下自强迫的凡爾賽和議的精神出發的某種方法，許多用意很好的嘗試都因它而歸於失敗了！

今日是會議的時代。多數會議完全沒有結果，常在議會程序與設定的目標上，得到它的理由。有的政府和其他政府一樣，感覺到須爲被威脅的歐洲和平而努力，但是它作了什麼事呢？不是先將要旨通知各國，來探討各國對於處理及解決此問題的方法的意見，而是由二三政府巨頭私下擬好全部程序。我們定會得這種印象，在決定所採取的決議中，願望是思想的父親，將可能性與不可能性混在一起，因而使會議失敗，却教後來被邀參加國家受責難。這兩三個國家獲得妥協之後，只把這程序的內容交給後來參加的國家，並說這程序是整個，不可分的。要接受就全部接受，要拒絕就全部拒絕。自然在這程序裏，也不免有很好的思想，凡不全部接受這協定的，對於其中好的部分也要和壞的部分一樣，負未能實現的責任。這種辦法令我們想起，有些電影片所有者常將好的和壞的同樣租出去的原則。它的唯一解釋是，這是隔世遺傳的現象，它的來源可上溯到凡爾賽和議中所採用的方法。程序擬好，放在第三國的面前，强迫它接受，這個條約便宣布爲神聖簽字的條約。藉這種方劑之助，當時打算將歷史上最大的戰爭得到快樂的終結，如人民所熱烈希望的。結果却是過度的悲慘，不僅對戰敗者如此，對戰勝者也是如此！

就有關德國的來說，對於此事我只能說下面的話。

如我們在開頭就無參加草擬程序的分時，此後我們將不參加任何會議。因爲兩三個國家作成草約，我們不願意首先來嚐。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對於我們未來起草或出席會議的條約，便放棄同意與簽字的權利。決不如此，如一個條約的最終形式，在我們看來是好的，是有用的，雖然在起草與通過它的會議時，我們沒有參加，我們也不躊躇去於事後簽字這個條約，只要這種方法是使人滿意的，是可能的。不過什麼時候有此情形，總願

政府保留決定的權利。

我還要鄭重聲明，預先擬定會議程序，加上全接受或全不接受的標題，這是很錯誤的方法。

這個原理，由我看來，在政治上是完全不合實際的。假如各國在每次事件中，能够接受所能得到的東西，我想對於歐洲和平總可有長足的進步。近年來，差不多每一個條約的建議，都有一兩點是爲各國一致同意的，但却極少能開會討論，因爲其中有幾點爲某國難於接受，或完全不能接受。提議人總是將這一點與那一點連在一起，不許分開，結果良莠不分，只有全歸失敗。

還有一種說法。也是可駁的。那就是以和平的不可分性做一種行爲的藉口；這種行爲，不論是有意或無意的，與其說是爲謀集體的和平，不如說是爲集體的戰爭準備。歐戰便是一個很大的敎訓。我不相信歐洲還經得起再來一個大災禍，而不至於引起最可怕的變亂。但是如今這一巨大的災難因複雜綜錯的國際義務的網而更容易爆發，這個網將小衝突地方化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多數國家捲入戰爭的危險，越來越增大。就德國關係說，我希望我下面所說的話沒有什麼疑問發生。

薩爾公民投票的結果，德國已鄭重的承認並保障法國邊界的安全。她不計較過去的關係，又和波蘭訂立互不侵犯公約，這是對與歐洲和平另一個有重大價值的貢獻。這是我們絕對遵守的，我們只希望它能繼續下去，不受挫折，來培植我國和所有鄰邦的友誼。我這樣做了，不惜放棄一切對阿爾薩斯羅倫二州的要求，爲這塊地方我們打了兩次大戰。尤其是要藉此避免新德民族的流血犧牲，因爲我們明白，此舉是爲我們人民的利益，並爲邊境地方的利益。我們希望能盡我們的力量，能與法國人民得到眞正的和平與眞實的友誼。我們承認波蘭是一個偉大的有民族意識的民族的故鄉，因爲我們自己是忠實的民族主義者，所以對於其他民族的民族主義也有眞實的了解與同情。我們雖願使德國民族避免將來的流血，甚至不惜因此而有所犧牲，但決不能爲外人的利益而流血，或參加協定，爲未來鬭爭而出賣我們民族，大人和兒童，而對於未來鬭爭的條件我們既不能決定，又不能有什麼影響。德國的軍人太好了，我們又太愛我們的人民，使我們不能加入互助公約的糾紛中，對於公約的範圍我們也不能預定的。

我們相信，這樣對於和平有更大的貢獻，因爲假如各國家都不能預知，在未來戰爭中，是否能倚賴强有力的軍事同盟國的援助，不是使他們發生大大需要的責任觀念嗎？

自然這裏必須說，有的事情是可能的，有的事是不可能的。

試以東歐公約的建議爲例。這公約中有互相援助的規定，在我們看來，它的結果如何是不能預知的。德國，尤其是現今德國政府，除了和一切鄰國維持友好和平關係外，沒有別的願望。不僅對大國如此，對小國亦然。實在，只要他們是眞正獨立的國家，我們歡迎他們，當作我們邊疆上的和平中立的因素，他們從軍事觀點來看，是門戶洞開，沒有防衛的。他們雖也和我們一樣的愛和平，但我們却沒有力量防止各國衝突的爆發，尤其是在東歐。在這種情形之下，判定曲直眞是莫大困難。世上沒有一個神聖的裁判者，能決定這樣案件中眞理的所在。一旦各國捲入戰爭的怒潮裏，爲目的便不擇手段，一切是非的觀念都消失了。自歐戰至今，已有二十多年，每一國家都自信自己是對的，敵人是錯的。我恐怕，如再有這樣的衝突發生，互助的義務與其說是決定侵略者的方法，不如說是援助到自己有利益的國家的工具。如在鬭爭發生時，其他國家都能保持中立，較被條約義務牽入糾紛漩渦，對於和平或裨益多多了。

（未完）

#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四年八月九日起
至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止

本週時局情勢：自汪精衛辭職電發出後，各部會長繼請同退，中樞政務，益趨停頓，中央雖議決慰留，然汪辭意堅決，不能挽回。目前局勢，非亟待決於蔣委員長不可，孔祥熙已赴廬山，中樞如何充實，孔到廬後，當有具體辦法也。劉佐周案仍在緝拿兇手之中，非俟兇手緝獲，不能判明。惟因此案而發生陶尚銘被北平日使館扣留之事，此爲中國自與各國有邦交以來，使館第一次拘留中國官吏，國家體面之謂何！至於國外大事，以日本軍部軍務局長永田被現役中佐相澤刺死，轟動一時，日人亦自認爲日本創建陸軍以來空前未有之事。日軍部認此次事件，關係重大，正計議如何振肅軍紀，如何統一軍權，今後日本軍界空氣，當有一番轉變也。歐洲方面，英法義三國於本週末在巴黎開會，討論義阿問題。英法商有妥協，其結果如何，下週內當能判明。

## 國內

### 中樞要人集匡廬

自汪病後，中樞政局，本極散漫，而蔣委員長又遠在川中督飭剿共，上週汪忽電請辭職，各部會長紛請同退，政務益顯停滯，目前局勢，事實上待決於蔣委員長者，實刻不容緩矣，本週代理行政院長孔祥熙突有廬山之行，據聞係往晤某要人，對外宣稱則謂係視察長江水災（但某要人之行蹤，日本通信社早經傳布矣，孔於十四日乘永吉巡艦西上，據孔氏談話，謂係視察長江水災，過潯擬登牯嶺，晉謁林主席，報告本人代理行政院長後之中樞政況，宋子文十四日晨由滬到京，原定與孔同行赴潯，臨時因事中止，即乘夜車返滬，日內仍擬乘機飛贛，又黃郛亦於十四日由莫干山過京赴贛，至於上週中央議決派覃振赴川謁蔣，業已作罷，據上述各情觀察，中樞政局應如何充實，須俟孔由廬山回京後，方能確定也，

### 中央慰留汪院長

林主席及中央接汪精衛由青島八日電辭行政院及外交部長各職之電後，除復電外，並派魏懷於十三日啓程赴青，代表林主席慰留，中央前派葉楚傖赴青慰問汪病，葉於十日到青，蔡元培十一日午後亦抵青，據葉談中央絕不任其高蹈，葉晤汪後即於十二日由青返京，與汪有關係之實業部長陳公博鐵道部長顧孟餘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樹人均於十二日提出辭呈，陳公博並飛青謁汪，教育部長王世杰外交次長唐有壬行政院秘書長褚民誼政務處長彭學沛等亦均繼請辭職，表示與汪同進退之意，中央均一致慰留，至汪病情，據褚民誼十二日由青返京時，語往訪記者稱，汪辭意極堅決，因渠所患病疾有六種之多，一糖尿病，二肝虫病，三膽囊炎，四膽囊結石，五腸胃消化不良，六心臟衰弱，有時每分鐘停三四次五六次不等，如不作根本療治，隨時有復發之虞，況汪所負職責，至爲繁劇，而責任心又重，如返京後仍夜以繼日，勤勞國事，則舊病必然復發，故汪爲國家計，認爲不如此時擺脫院部職務，俾專心調治，俟愈後再在中央服務爲善云云，汪於十二日午後三時攜眷至前海乘船游小青島，五時餘返寓，十三日晨乘鎮海艦游嶗山，十四日返青，中政會議十四日開會時，由葉楚傖報告赴青晤汪經過，因中政會對此不能有所決議，故各委非正式交換意見，決定原則慰留，提出十五日中常會討論通過，並由秘書處電汪，略謂接讀皓(八日)電，本日提出常會，僉以國勢阽危，內外交迫，執事周張應付，極費苦心，現標病既去，稍假時日，必當霍然，中樞責重，端賴主持，務望打銷辭意，俾資靜攝，尤盼迅速到京，以固中樞，至爲遙企，中執委會刪(十五日)等語，茲將汪辭職電文，探誌如下，南京中央執行委員

會常務委員會國民政府主席林鈞鑒，兆銘自七月初旬患病以來，渥蒙溫諭，安心調理，感激至深，本期病勢速全，復供驅策，無如月餘以來，標病雖去，本病未治，且偶一用心，輒復眩暈，竊思兆銘承乏院部，當未病時，晝夜治事，猶虞不給，今若不自量度，仍然尸位，一身固不足惜，貽誤國事何堪設想，為此瀝誠懇請准予辭去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職務，一俟病痊，仍當趨詣中央黨部，敬效奔走，毋任盼禱之至，再者兆銘病假期內，行政院務已由孔副院長代理，外交部務已由徐次長代行，政務進行，未因兆銘之病而間斷，如有經手未完之事，病愈後，當隨時清結，併此呈明，伏乞垂鑒，汪兆銘庚（八日）印，

## 中央抗議日使館扣留陶尚銘

本週中日問題，仍極沉靜，惟悉又有日本關東軍參謀石本及金子俊治等六人，十二日乘飛機到太原，訪閻錫山長談，所談何事，亦不詳，石本等十三日晨飛大同轉張垣，十五日赴綏，在站與傅作義晤談後，即赴包頭，據此可知日本方面對冀察晉綏各省情形之注意矣，劉佐周案仍在嚴緝兇手中，該案眞相非俟兇手到案，不能判明，商震來津後，九日赴平向政整會報告劉案，並應日軍司令梅津之宴，十三日復返津，

關於政整會參議陶尚銘被日大使館扣留案，經過詳情，因事件發生後，當局方面認此事關係事件前途者甚大，故未發表，我政府對此事則極重視，外交部已於本月十二日向駐京日大使館提送抗議書，進行交涉，事件始揭開，爰將經過詳情補誌如下，前灤榆區行政督察專員陶尚銘卸職後，當由唐山來平就任政整會參議職，本月五日津日駐屯軍參謀長酒井由津來平，分訪軍分會辦公廳主任鮑文樾．政整會代委員長王克敏，報告四日下午在灤縣車站發生劉佐周案詳情，並提請我方注意，酒井於三時許辭出後，即返日大使館，電邀陶尚銘氏至大使館晤談，陶當由私宅乘汽車至使館，約三時半到達，稍談數語，即將陶氏扣留於大使館，汽車及隨員於下午五時許釋回，酒井當晚返津，政整會於陶氏被扣後，開會討論，並致電中央報告，雖經陶之家屬及親友等向各方奔走營救，迄未得有結果，陶之近友在津向日駐屯軍疏通，亦不得要領，迄昨仍未釋出，日大使有吉接外部抗議後，即電日請示，京日領須磨十五日晨十時至外部訪唐有壬對陶尚銘事有所說明，唐談，日方對此案，尚無具體答復云，又據日使館參贊有野十五日晨稱，陶事係日軍人所為，使館方面現在請示辦法中，至如何解決，尚未能發表，

中日雙方對於劉案談商經過，據官方稱，八月五日午儀我大佐．大木參謀來平，詣政整會辭行，日駐屯軍參謀長亦同來訪王代委員長，報告四日下午三時餘，灤縣車站發生慘案，當時情形，係劉佐周總隊長先行，溫井大隊長在後，日憲兵一人提皮包旁行，突有暴徒三四人發槍，先擊憲兵，中二槍，腹部傷重，送津醫院療治，次擊溫井未中，又擊劉佐周，登時身死，兇手未獲，據此觀察，暴徒目的，在攻擊駐屯軍隊長與憲兵，不專在劉佐周，疑似有權利者指使藍衣社所為，果係如此，則情形嚴重過於胡白之暗殺案，應請注意，並報告政府云，王代委員長對此不幸事件，表示遺憾，允即派員赴灤，會同殷專員嚴重查辦，在未判明案情以前，不能有所論斷，旋談他事，至三時許辭出，六日晨高橋武官自太原返平，午後二時赴政整會訪王，亦談及劉案，謂在未調查明確以前，自不能斷定，但依彼觀測，與酒井參謀長所言相同，如謂係內部或本地民團等之所為，則隨時隨地皆可下手，何必在車站軍警護衛之下，與日軍官憲兵同行之際，公然發難，故其目的，在擊駐屯軍官兵之說，實有可疑，姑俟破案或查有證據再談，十日政整會餞別梅津司令，宴前梅氏與王代委員長談及此案，語甚簡明，謂犯案目的，如在攻擊駐屯軍，仍含有排日思想，自極嚴重，倘目的在殺劉佐周，而傷及日憲兵，一經拿獲正兇，證明以後，自有相當辦法，可無案外要求之慮，此雖個人意見，而軍部全體意見，當亦如是，連日殷專員及政整會參議任居建．河北省政府委員陳東升等



劉佐周

，調查結果，均謂兇手年約二十餘歲，頭戴本地草帽，身穿白色褲褂，手提小籃，內藏手溜彈，類似小販模樣，亦有云暴徒三四人五六人者，當時情形混亂，未能辨清，並云提手溜彈之人，臨逃時誤將手溜彈墜地爆發，致傷腳面頭部，血跡延長四里之遙，現冀省府懸賞五千元，殷專員懸賞一千元，各方分頭偵緝，或不難水落石出也，

## 川陝剿匪軍事

剿匪軍事，其重心已由川西而移川陝邊及陝北，川各路剿匪軍向匪區各地前進追擊，形勢大略如下，一・岷江西岸之匪，據天成山一帶，無大戰事，二・灌縣懋功道路已通行無阻，三・中央軍正向松潘增防，甘軍亦佈防邊境，四・卓克基匪部經二路軍進攻，分三路竄退，一到梭磨，一到大藏寺，一到松岡，我軍前隊已進佔渭門關方寨子等地，並分別築碉堡扼守，自楊森部攻克懋功後，匪退集撫邊，並在大坡一帶堅工抵抗，楊軍分道進攻，乃將土坡佔領，繼續猛攻，苦戰二日，復佔領魏家山，再乘勝以一部進佔撫城，大部正向潘家山追擊中，麥達橋北岸之匪，已經鄧路派兵掃清，我軍已渡河向匪進攻云，又川康軍劉文輝之一部，日前突破匪兩陣線，佔領得勝梯，匪據碉頑抗，經以手槍隊猛襲，斃匪甚重，我軍繼向土司官寨進攻，與據碉匪百餘接觸，激戰三小時，佔領多丹噶及土司副寨，斃匪甚多，餘匪向上游竄逃。

據此，朱毛徐主力已竄至松潘以西之窩河雅爾隆河，毛兒蓋等地，其未能迅速北竄甘青者，既爲地勢所限制，復被國軍胡宗南及薛岳兩軍所阻，川中剿匪軍事至此告一段落，參謀團正整理川軍組點驗委員會分九組點驗，計第一組主任朱爲鈴，點驗鄧錫侯部，二組楊德源，點孫震部，三組楊誠，點李家鈺部，四組楊化中，點楊森部，五組路邦道，點唐式遵部，六組康哲明，點王纘緒部，七組邢鴻鈞，點潘文華部，八組李世祺，點川東北各地駐軍，九組蔣壽湖，點劉文輝部，每組約六人至十人，定十日到達，十五日開始點驗，各部人槍，務求名實相符，經此次點編後，即點名放餉，並於每三月各點驗一次，以便切實整頓，惟川軍積習已深，如在下川東萬縣地方駐軍崔金聲因恐點驗後受淘汰，竟爾譁變，率部三營向城口萬源方面竄去，但與點驗無何妨礙。

徐海東股匪三千餘人，於上月中旬，由商縣雒南一帶突圍，出終南山口，經長安縣境之引駕迴子午口，沿山西竄至鄠縣・盩厔・郿縣等地，復入山南竄，已越過佛坪留壩等地，於三日由鳳縣之雙石舖，竄入隴南兩當・徽縣・成縣・一帶，仍繼續南竄，察其企圖，似擬與近日北竄甘青之川匪合股，蔣委員長據報後，於六日派偵察機兩架，飛往隴南偵察，該兩機已偵察完畢，確發現匪已竄至隴南也。

## 山西力防共匪

太原綏靖主任閻錫山近日以來每星期一日在紀念週席上必發表防共演說，本週又闡明防共辦法，（一）思想防共，其責任應教育界負之，（二）民衆防共，其責任應由軍政兩界負之，（三）政治防共，非有全體一致眞確認識不可，（四）軍事防共，非全體官長士兵均受新教育不可，尤須分工合作，積極進行，始能收效，十四日晨綏靖署與省政府開防共聯席會議，由孫奐崙致詞，謂共黨在西北已成嚴重問題，閻主任錫山恐擾晉民，甚爲關注，現在沿河離石・中陽等二十一縣，其行政權劃歸綏省兩署防共會議管轄，以冀防患未然，晉軍動員入陝剿匪，孫楚之第三旅已開拔，由旅長馬延壽率領，將在汾陽渡河，俟孫部開完後，李生達部再開。

# 國外

## 日軍部軍務局長被刺

自日本陸軍教育總監眞崎甚三郎免職後，日陸軍大臣林銑十郎之統制政策成功，更調官佐達三千五百名之多，不特國外注目，即其國內亦似有相當騷動，而促進林氏强化軍部之統制政策，以軍務局長永田鐵山爲最力，一時有目爲陸軍統制派之中心，永田在軍部之地位，其重要可知矣，不意正值軍部進行統制軍權之際，永田忽於本週中被刺殞命，軍部三長官開會，決定統一軍權，肅清軍紀，茲分誌如下

## 永田被刺殞命

日本陸軍省軍務局長永田鐵山少將，十二日午前九時四十分於軍務局長室辦公中，相澤中佐以軍刀刺之，傷勢危篤，午後四時死去，該中佐現拘於憲兵隊調査中，按永田長野縣人，明治十七年生，明治三十七年由陸軍士官學校高材生畢業，任陸軍步兵少尉，明治四十四年陸軍大學畢業，大正二年任步兵大尉，充步兵第五十八中隊長，同年十月，以軍事研究員赴德國留學，大正三年八月，任教育總監部附，四年六月駐丹麥國，十年六月，任瑞士國日公使館武官，十二年二月，任參謀本部附，同年三月任教育總監部課員，同年十月兼任陸軍大學教官，其後昭和七年八月，充任步兵第一旅團長，昭和九年三月，補軍務局長，兼任陸軍大學教官，其後昭和七年八月，充任步兵第一旅團長，昭和九年三月補軍務局長，兼軍事參議官幹事長，自就任軍務局長以來，以所謂陸軍統制派為中心，而扶佐陸相林銑十郎，八月一日之定期異動時，秦中將之勇退，教育總監眞崎之更換，此種種大英斷，永田與有力焉，



被刺殞命之永田

自永田被刺案發後，陸軍省前後門於十二日晨十時，均行關閉，赤阪趨町兩區憲兵隊亦立即出動，並派憲兵十餘名，在該省門前嚴加警戒，對出入人員逐一施以訊問，陸軍省首腦部，於獲到永田身受重傷消息時，即齊集軍務局，密商善後辦法，林銑十郎亦倉皇出席會議，致使省內立呈殺氣騰騰之象，而令人生五一五事件再來之想，省內少壯職員，亦以眞相不明，無心工作，而現茫然自失之態，

至於刺殺永田之兇手姓名，日陸軍省於十三日始發表其眞姓名，係陸軍步兵中佐相澤三郎，相澤為軍校擊劍教官，年四十六歲，任第四十一聯隊副官，該隊係於十一日抵東京，將開往台北云，

## 今井繼任局長

軍務局長已調人事局長今井清中將繼任，今井為士官學校第十五期畢業生，該期畢業生計有第二師團長梅津，憲兵司令官田代，步兵學校長松浦等諸人，今井由陸軍大學畢業後，任德國武官，參謀本部第二課長，陸軍教官，陸軍大學監事，參謀本部第一部長等職，本年三月調動，補為人事局長，始終在軍令系統內任職，係部內有數之戰術學家，在部內為無系統無色彩者，今井中將與渡邊教育總監同為愛知縣人，現年五十四歲。

## 日當局善後策

日陸相林銑十郎，參謀總長閑院宮及教育總監渡邊於十四日開三巨頭會議，討論永田被刺案之善後，當議決進行統一軍權，並肅清紀律，不久即將頒布必要的命令，兇手相澤已付軍法裁判，據聞將按照軍法及民法之規定，判處死刑，據東京十四日新聯電，　林陸相林銑十郎十四日午後一時半，　於陸相官邸仰請參謀總長閑院宮，　並請教育總監渡邊舉行三長官會議，協議結果，㈠為振作皇軍之士氣，而嚴肅軍之規律，對於輕舉盲動，斷然禁止，以嚴正態度，統制皇軍，而發揮正實，㈡三長官對於管下全部隊發出軍之規律，徹底嚴正統制强化之訓令，為圖全軍主旨之徹底，以上意見，全體通過，午後二時許始閉會，下午三時又在大臣室非公式的召開臨時參議會議，陸相林氏，教授總監渡邊，阿部，眞崎，荒木，川島各參議官及陸軍次官橋本，新軍務局長今井等，均行出席，由次官橋本就永田傷害事，詳加說明畢，各參議官均對永田逝世深表惋惜之意，並互約作部內統制與團結，而於四時散會，又林氏除已命橋本於本日經謁首相岡田，報告永田事件外，似更擬於明日中親訪首相，就部內統制問題，披瀝重大決意，又據東京十四日路透電云，日本「時報」謂，外人觀察者，以為日本陸軍之內訌，乃保守派與急進派之互爭權力，此實根本錯誤，永田實為陸相林氏之心腹，對於林氏禁止陸軍干預政治政策，贊助甚力，此項政策，引起陸軍中若干分子强烈之反抗，彼等以為目前國內與國際之局勢，急需陸軍更大之活動，與參與國家之政務，陸相則決計維持陸軍僅為有實力之戰鬬機關，而不與聞外務，蓋信軍人之政治活動，足以背離民意，並使軍人成立黨派也，

## 林銑否認辭職

當永田被刺後，陸軍大臣林銑十郎入宮陳報事件發生經過，一時傳林氏有引咎辭職之說，但林氏於十五日晨日本內閣會議中報告，

彼自信統一軍權，肅清綱紀，殊有迫切之需要，並否認行將辭職之說，林氏並擬召集師團長或參謀長團隊長會議，以期澈底振肅軍紀云，

## 英法義三國會議

義亞局勢，自上週國聯行政院通過繼續調解決議後，並根據一九〇六年條約，召開英法義三國會議，定十六日在巴黎開會，以便九月四日國聯會議大會時，作通盤討論，拉佛爾已向英義兩國發出請柬，義國以阿洛錫爲代表，英國代表爲艾頓，茲記其概要如下，

### 英法已獲妥協

英代表團以艾頓爲領袖，業於十三日晚八時由英抵巴黎，據路透社十四日巴黎電，據可靠消息，英閣員艾頓昨已與法總理拉佛爾關於商安明日開幕之三國會議之重要點，（一）純在國聯機構內，處理義亞爭端，（二）法國調停於英義之間，是兩人於談話時，對於和平之維持與國聯義務之履行，均表示深切之關心，並皆以爲三國之討論，可於九月四日國聯集議前，獲得和平解決之最後機會，艾頓當時曾切實說明，如非洲之戰事一日發作，則歐洲等處必將因以發生範圍更廣大之事件，英國朝野關於義亞爭議問題之意見，可稱一致云，同時法政府已得悉英國所定，由亞國以經濟讓予權給予義國之計畫，此項計畫之內容，迄今尚未宣露，惟聞其可適合，（一）担保亞國土地完整畫定三國勢力區域之一九零六年條約，（二）一九二八年義亞條約與國聯盟約，按一九二五年英義兩國會交換公文，義國承認英國有處置蔡那湖之專權，英國允不反對義國在伊里亞腹地至義屬索馬利蘭興築鐵路之計畫，此項公文可爲談判之基礎，第須勸喩義相墨索里尼，接受英法爲應義國殖民事業開拓之需要所定給與之讓予權，今料英法兩國將運用勢力，使亞王允許以此項讓予權給與義國，昨日之談話，拉佛爾以外交部政治指導員巴日東爲助，艾頓則携外交次官文西泰爲助，義代表阿洛錫今日可抵巴黎，即將會晤法總理，法英義三國代表，將如豫定日期於星期五開始正式談話，昨晚拉佛爾會與希臘駐法公使波里迪斯會談，按波氏已被聘爲審斎維魯亞爭案調解委員會之第五仲裁員，該委員會前因雙方意見參差而停頓，今復繼續其工作矣云。

### 亞王發表建議

亞皇於十一日向外國報界發表宣言，提議由義國貸欵亞國，並予亞國以紅海海口，亞國可割讓與加丹省之一部分領土以相交換，據倫敦十二日哈瓦斯社電云，此間消息靈通人士以爲，亞皇此項宣言，足以徵實六月二十四日艾頓向墨索里尼所作提議，現仍有效，巴黎英法義三國會議即將就此項提議加以發揮，按一九零六年關於亞比西尼亞之三國條約，評定簽約國遇有特殊情形，得干涉亞國事端，但必須先經三簽約國商得同意，就法理言之，則此項規定實已准許各簽約國得按照目前情形重行估計亞國之地位，在此項估計中，以前所訂各項條約，所載明之英國利益自亦可重行加以確定，查一九零六年條約，幾將亞國全部領土作爲義國勢力範圍，惟蔡那湖及尼羅河上游之地，則經一九零二年英亞條約載明，不得讓與他國，一九零六年條約亦加以承認，此外一九零六年條約又規定以鐵道讓予權畀英義兩國，義國得建造鐵道，經由亞國領土以聯貫義屬索馬利蘭與伊里特里亞兩地，英國則得建造鐵道聯絡英屬索馬利蘭與蘇丹邊境，而通過亞國領土，由此則英義兩國鐵道利益將爲巴黎三國會議中最複雜艱難之一問題，究竟義大利是否欲取消英國此項築路權，英政府是否以此項築路權與英國有主要利益關係而不允放棄，則目前所未悉也云。

## 英又召開海軍會議

五國海軍會議，英政府已按照海約規定手續，十一日發出請柬，定十月間在倫敦舉行，日本已接到英國邀請書，據電通社東京十五日電云，外務省之東鄉歐亞局長，於昨日下午二時邀請海軍省之岡大佐至外務省，就英政府希望於本年十月舉行日英美法意五國海軍軍縮會議之情報，協議其對策，約及二小時間之結果，雙方意見，大體決定如次，（一）帝國政府本持及早舉行海軍軍縮正式會議，而依公正妥當之日方新軍縮方式，締結新約，以圖有所貢獻於世界和平的確立之根本方針，故若接到英政府此項請柬，自欣然參加，（二）依現時歐洲情勢言，英法意間預備會談之開始，雖似屬英政府所希望者，但是否成功，仍不能無疑，（三）上項會談縱告成功，美若仍堅持去冬在倫敦舉行日英美三國會談當時之主張，則似難望於本年十月召開五國海軍軍縮會議，（四）又日政府於作派遣全權代表準備等項頗需時日，故望能由英及早探明是否將發此項正式請柬。

## 法國新經濟法令與大罷工

法政府爲謀預算平衡，挽救法郎危機，於八日發布命令八十三道，其中減少工資一成一點極爲工人所反對，海員工人與兵工廠工人先後罷工，形勢甚爲嚴重，幸不久即平安渡過，法總理拉佛爾並召集全國縣長會議於巴黎，說明新經濟法律之意義，茲誌詳情如次，

### 新經濟法要點

據巴黎八日路透電，昨晚法政府發表命令八十三道，新法律共分四大類，（一）保護投資家，（二）恢復經濟以趕辦公共工程爲急務，

（三）減低生活費，此爲政策與食物商協定之結果，（四）修訂七月十七日命令發表之法律，拉佛爾總理告新聞記者七月十七日之命令，已恢復預算案之平衡，而保全佛郎，此次命令可助成經濟之復興，此乃政府主要目的，同時政府業完成其業已採行之計畫，務期減低某種消費價格，而平均個人之擔負與犧牲，政府將用十萬萬佛郎，以興築道路及防水等公共工程，俾安插失業人民，此種計費將舉債辦理之，政府並將訂立防止失業之中央委員會，此會將保護法國工人，其方法在取縮遞限工作，並限制外籍工人，政府即將發表命令，保護投資家，以防欺騙，並改良破產法，而增加公司董事之責任，凡同樣工業出品，取消進口限額，但豐產用品則不然，同時各縣長官有權規定肉食之最高零售價格，違者予以懲戒，農民田租，將減少十分之一，而肥料售價亦將減低，金融危局今日業已過去，政府將繼續努力，不稍退縮，務履行其責任，如國民對此努力予以有紀律之響應，則經濟事業之復興，明日可致云，同時國庫債券之利率，已由三釐半減至三釐云。

## 罷工風潮擴大

法政府之新經濟法令，事前已爲海員與工人知悉，故自七日起舉行大罷工，據哈佛七日路透電，海員罷工風潮爆發，法國大西洋之航業，恐將完全停滯，二萬八千噸郵船香浦南號之海員，宣布罷工後，泊於此間，各郵船之海員，皆棄船登陸，同時兵工廠工人亦罷工，一時形勢似甚嚴重，但至九日已趨平靜云。

## 全國縣長會議

法政府鑒於大西洋岸各港工潮之激昂，特於八日上午召集全體閣議，討論應付工潮情勢之辦法，總理拉佛爾主席，討論至下午一時二十分，稍息後，又於下午二時四十五分開會，照定下午五時舉行之內閣例會，因此展期，討論之各種方法中，包括保護公共儲蓄之法令，減低生活程度辦法以及革新經濟，各所方案現仍在討論中，卜雷斯特與多隆工潮情勢亦在討論之列，推維持秩序之辦法，則將聽任地方當司處理，九日下午三時半，全國各縣縣長奉總理拉佛爾之召，在此間舉行會議，由總理就政府所頒布代法律命令之實施方法，詳細訓示，其中對於減低生活費之各項命令，闡述尤爲詳明，按召集全國縣長來京開會一舉，自第三共和建國以來，此次尚爲創舉云。

# 一週大事日記

自廿四年八月九日起至廿四年八月十五日止

### 八月九日 星期五

▲國府命令公布修正參謀本部組織法及陸軍大學校組織法。
▲行政院通令江河各省報告災情俾減免災區田賦。
▲黃紹雄抵港。
▲陳樹人向孔代院長呈辭僑務委員長職。
▲司法行政部長王用賓，在津視察畢赴平。
▲褚民誼到滬赴杭轉莫干山晤黃郛。
▲黃河上游水漲，開封嚴防堤岸。
▲商震由津赴平報告劉桀並應日軍司令梅津之宴。

### 八月十日 星期六

▲林主席自廬山電汪慰留。
▲蔡元培由滬乘海亨輪赴青島慰汪，葉楚傖到青晤汪。
▲褚民誼由莫干山，過杭轉滬返京。
▲英財政專家李滋羅斯，自英首途來華。
▲第四屆鐵展閉幕。

### 八月十一日 星期日

▲許世英自滬抵京進行賑務。
▲蔡元培抵青島。
▲荷蘭新任駐華公使傅思德抵滬。
▲滬中央造幣廠開工。
▲英發邀請書定十月召開五國海軍會議。

### 八月十二日 星期一

▲汪精衛病愈携眷遊小青島。
▲陳公博顧孟餘向行政院提出辭呈。
▲〃紹雄由港抵廣州。
▲沂琛兩艦仍撥歸第三艦隊，謝剛哲自青赴京接洽。
▲晉主席徐永昌離井赴平療疾，張發奎過濟赴平。
▲關東軍參謀石本乘飛機到井，晤閻有所談敘。
▲日軍部軍務局長永田鐵山被刺身死。
▲日華北駐軍司令多田，由東京出發來華。

### 八月十三日 星期二

▲國府公布修正駐閩綏靖署組織條例。
▲汪精衛乘鎮康艦往遊嶗山。
▲王世杰唐有壬呈請辭職。
▲宋子文，李石曾由滬乘夜車入京。
▲黃紹雄由廣州返港乘大粵輪赴梧。
▲馮玉祥六中全會提案寄京。
▲王用賓在張垣視察法院。
▲蔣委員長委衛立煌爲閩，贛，浙，皖邊區清剿總指揮。
▲許世英由京赴魯勘災。
▲行政院會議通過分配賑款案。
▲艾頓抵巴黎與法商妥三國會議之意見。

### 八月十四日 星期三

▲國府命令公布會計法。
▲孔祥熙赴廬山。
▲汪精衛由嶗山返青。
▲陶尚銘五日在平被日大使館拘留事件准發表。
▲中政會准仇鰲辭銓敘部政務次長，改派李曉生繼任。
▲晉綏署與省府合開防共會議。
▲王用賓抵綏視察。
▲日本陸軍三長官會議決統一軍權肅清紀律。

### 八月十五日 星期四

▲中常會決議電汪精衛慰留。
▲國府文官長魏懷携林主席函到青慰汪，當晚離青。
▲許世英由濟赴濟寧勘災。
▲日軍大佐石本到綏晤傅作義後即赴包頭。
▲美紅十字會電國府捐水災款十萬美元。
▲錫滬公路行通車典禮。

# 國際相與之道

國際相與，以互尊互諒為前提，此兩種觀念不存，則和平親善，無由而達。互尊者，互尊他方之權利地位之謂，互諒者，互以善意相待之謂。私人交際，無不如是，否則不得為友人；國際間亦然，否則不得為友國。

雖然，國際之事，有難言者矣。試觀歷史，强凌弱，衆暴寡，數千年間，亡國滅族，不計其數，其不尊與諒也甚矣。近代世界進步，國際法規及慣例，皆以維持和平，涵養善意為志，歐戰以後，更有國際和平之組織，與非戰之公約，歐美國家間，大抵能實行國際相與之正道。弱小國家，雖亦不免受凌壓，感威脅，然仍要能維持國際間應有之禮貌，强大國家，要不至動與弱小以難堪。故以歐洲論，弱小十數，强國三五，其能粗保和平，非無故也。

中國在清末，曾受帝國主義式極猛烈之蹂躪。如德帝國因教士二人被害而占膠州，如俄帝國在占領滿洲時之種種無理，為其著者。雖然，降至近年，一般歐美國家與中國之交際，大抵能遵循國際常道。故一般條約雖尚因襲舊時，而精神上已不無進步。試就一端論之，中國社會複雜萬端，全境秩序，亦不一律，有時不免發生外僑遇禍之事，如數年前著名之韜朋案，如美僑某在陝甘境內失蹤案，尤如新舊二教之各國教士，近年屢發生被擄甚者遇害之案。此在中國政府及國民，固深戚歉仄，而其事皆出於國家防範所不及，更非國民有仇外心而然，各友邦於此，皆諒解眞相，就事解決。此即所謂互尊互諒之誼，亦國際常軌之一端也。

東亞惟一强國之日本，其接受西洋文化最早，故於西洋之理論習慣，知之甚悉，行之亦久，即在今日其於西方國家，要能互尊互諒。如最近之例，美國一漫畫雜誌，載有日人認為冒瀆日皇室尊嚴之漫畫，其大使通告美國務院，美方表示歉然之意，然告以美政府無檢查出版之權，該雜誌主人，則聲明絕無惡意，而漫畫執筆者，另作幽默之聲明。昨日報載，日政府得其大使報告後，認為美政府已表誠意，此事遂告終結。夫各國風俗不同，國情各異，或有甲方出於無心，而乙方認為不可，苟加體諒，自可大化小而小化無。日政府對本案所取之態度，可謂近情而合理矣，而日本輿論，亦未至如中國新生雜誌事件發生時之激怒，此可知日本之於歐美國家，固亦甚能互尊互諒者也。

中國今日所遭遇者，甚屬非常，尤以關於中日關係者，恐一切非盡以國際常軌所可解釋。雖然，中國人苟不忘躬自厚而薄責人之訓，恐首當嚴重自責。何則？今日中國人所最憂悶者，非以其不易見諒見尊於强鄰乎？然若轉念私人處世，除非其人自有修養，恐對於不如己者，不易待以平等之友禮，世態炎涼，在中國社會中即不易免，何況國際。故歸根結柢，只有自勉，他不必論也。不過推論國際和平之眞諦，或進一步眞為東亞民族前途打算，則此互尊互諒的常軌，終久必須確立。人類相交，苟非互尊互諒，則決不能出現和平之局面。中國人固宜自勉，而以亞洲盟主自期之日本國民，尤其有權者，何妨適用其對一般白人强國之外交態度

之若干成分，以施諸其弱大之鄰人，恐其利益效果不在小耳。

◇　◇　◇　◇　◇　◇

## 英財政專家來華事

（錄八月九日天津大公報）

英財政專家李滋羅斯爵士已啓程來華，其使命爲一般所注目。李氏此行，不經華盛頓，惟過日本時，將稍作勾留，連日倫敦東京電，俱述及之。茲試推論形勢，以資注意本問題者觀察之助。

李氏爲英國財政部顧問，屢受命參加國際會議，實該國財政界第一流人物。本年六月，英政府發表派其來華考察幣制經濟，凡知李氏在英國之地位者，咸認爲此舉爲英政府注意中國經濟問題之重大表示。最近英新外相賀爾在下院演說外交，述及中國時，又特提及李氏之使命。前日李氏啓行，倫敦各報，謂爲英國多年來在遠東所行之最重要步驟，可視爲該國在華新的建設政策之開始，則英國輿論於李氏此行期待之殷厚可知矣。

李氏來華，考察以前，有何抱負，考察以後，有何作爲，目前尚在不可知之數。蓋迄現在止，李氏公表之使命，只在考察，而於其啓行之前，彼個人任何意見，從無發表故也。惟可知者，英國此舉，實有眞摯之用意，與遠大之企圖，故李氏此來，絕非泛泛考察。蓋須知英政府近時標榜注意中國經濟情形之理由，不必多含政治的成分，毋寧爲出於維持英國本身在華經濟利益之必需。世人試一比較各國對華之經濟關係，可知即在日本勢力突飛膨脹之近年，英國於投資，於貿易，於海運，於保險金融，仍居各國中之第一位。即據最近外交評論紀念號所轉載統計：㈠一九三一年各國在華投資調査，英國爲十一萬八千九百餘萬美金，占百分之三六·七。日本十一萬三千六百餘萬美金，占百分之三五·一。而日本投資多在東北，就關內言，英國尤多。㈡近三年之中外貿易關係，進口，美國第一，南洋羣島各國第二，英國第三，日本第四。出口，英國第一，日本第二，美國第三。如將南洋羣島之貿易，分別歸屬於英美法等國，則英國地位，將更提高矣。㈢海運噸數隻數，據近三年海關報告，皆英船第一，其次日本，又次美國。㈣外商保險業，在華有十一公司，而英商居其九，外國銀行，亦以英商勢力最巨。綜觀上述，足知英國對華經濟關係之重大，此英人百年以上之經營，宜其不能淡漠視之也。是以可斷言無疑者，李氏此來，端爲研究如何保持英國在華之利益，而中國現狀，金融緊迫，商業蕭條，英國欲維持其商務，勢須從考察中國經濟做起。既考察矣，則當有所進言，徒進言無益也，勢須有所籌畫。是以就英國本意論，李氏此來，絕不能無爲而終也。

英外相賀爾在下院明言中國需要東西兩方之援助，而中國一部分財界，實亦有所期待。惟趨勢如何，今尚難作斷語。英國原意，邀日美法同派專家，共同考察，而美法贊同，日本反對，英國遠東政策，以維持英日友好爲要點，今日依然。李氏此次將在日小住，亦自爲疏通日本，期待日本參加所謂對華經濟援助之事業。惟迄今爲止，英日之間，對此並無協商，而日本態度，始終不欲參加所謂國際共同援助中國之任何擬議。大抵日本今日，以爲凡關對華，應日本爲領袖，若英美發動，而使日本參加爲一分子，則所不願。此種態度，至今未變，而亦英國之所夙知也。日本外交，重視和英，故對於英國之遠東政策，原不能輕遽抹殺，但日英商戰，方在全世界進行，英國對日英全般之商務關係，無以滿日本之要求，而望日本贊同英國在日本今日所視爲禁臠之中國大陸，作經濟上之新發展，形勢上殆甚不易也。

是以李氏來華之使命，本純屬經濟範圍，而結果則牽連到政治領域。英國單獨，或英法美共同，畢竟於考察之後，作何決心，此將爲今後數月內世人注意之焦點。雖然，前文既言之，英國在華有廣大之利益關係，而日本態度，英政府數月來早知之，是則李氏此來，在英方當已有成案。意者如李氏在日接洽，完全不適，或將專置重於整理中英間之經濟關係，如

鐵路投資等，同時關於改革幣制，將有所建言，至於其企圖之大小，及效果之有無，現在暫不必預斷也。（錄八月十二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黃紹雄訪問粵桂

浙省主席黃紹雄氏近曾于役京畬，進謁汪蔣，承商大計，有所獻替，茲復遊海赴港，昨往廣州，將游南寧，溽暑長征，其有重要使命，不難懸揣得之。吾人既嘉其爲國奔走之勞，甚願祝其此行之有裨時局。爰抒所感，惟貢明之粵桂當局察之：

夫居今日尙言團結，講統一，祇益悲楚，了無新義，蓋數年以還，國家所蒙之損失，民族所受之摧殘，求之歷史，罕見其儔，默念前途，禍且無已，而一切橫逆之來，胥以國家爲對象，決非對人問題，任何政府，易地莫不皆然，在此環境之下，寧更有發生內爭之餘地？數年來除剿匪以外，內戰不作，中樞寧貼，此實國民心理所要求，抑又當軸良知所詔示，故此時猶復標榜團結，侈陳統一，徒覺辭費而已！雖然，團結不在形式，統一須有效率，執此標準，揆之現狀，則黃紹雄氏之活動，仍自有其必要與價值。

査中國目下所處地位，外之有國家覆亡之危，內之成經濟崩潰之勢，任何人當國，皆不免於焦頭爛額，故中樞當局，非虛衷坦懷，求助全國不爲功，而大廈將傾，覆巢同盡，任何人對於政府又非傾誠扶持，共濟艱難，無以禦風雨同舟之阨，相需殷切，各方所同，此其一，對外失敗，至再至三，外國之憑陵，且可忍受，同胞之誤會，有何不可寬容？且也數十年內戰，往往受人導演，陷於傀儡而不自覺，今日何日，寧堪再演悲劇？將欲死裏求生，首在自省覺悟，是則永絕內戰，即是自力更生之起點，此其二。今後維護國家，保存民族，非依全民之力，斷難完成國防，亦非分工合作，不能希望奏效。近年國防問題，各方重視，經濟建設，聲靈蓁多，惟備多力分，徒重國庫省庫之負担，無裨於國防的整個力量，而經濟建設，省自爲政，不特缺乏全局的統制，轉易浪費公帑，違反經濟原則，甚至競爭牽掣，反成相尅相制之局，應由中央地方，西南東南，打成一片，各就國防經濟諸大端，按照地方所宜，相約分工並進，否則支節規劃，重複衝突，充此無統制的國防與經濟建設，在財政上足可以亡國亡省而有餘。試觀廣東近年之擴充陸空軍備，與廣西之侈談工業建設，當知吾人預言，決非過甚，此其三。以上三點，或關團結之眞正精神，或屬統一之實際效率，皆非澈底互信，絕對協力，不能發揮偉大力量，亦即無補於垂亡之國家，此黃紹雄氏所應努力求其實效者也。抑對日外交，今後終爲國家一大問題，過去無計畫，無限度，失敗直無底止。在現階段下，究以何者爲最後壁壘，應如何舉國動員以守之，尤應切實商榷，定一共同防禦辦法，此又黃氏所當瀝陳實況得一解決方案者也。

夫以粵省當局之銳意建設，與夫桂省之熱心改進省政，在今日全國各省中，誠足大放異彩，惟依全局眼光觀之，如果中樞不固，外患無已，此等局部工作，究亦何補危局？況就粵桂兩省過去情形論，兩省經濟建設，即顯有重複衝突之弊，粵桂尙且不能分工，更何有於全國合作？是以兩廣現在將來之國防計畫與經濟建設，確有重加檢討整個釐訂之必要。向來講團結，談統一者，要皆粉飾自欺，不切實際，今後務宜腳踏實地，在種種事實問題上建立中央與地方之新聯鎖，必如此團體乃非門面語，統一乃有眞實性。現在中樞政局，勢在必變，政治上情感上，皆予兩粵以接近中央之機會，而粵漢鐵路工程進步甚速，川滇黔湘公路復將竣工，交通便利，促進統一之力甚大，兩粵爾後更不容永遠保持其翹然獨異之地位，故吾人認粵桂此際與中樞眞誠合作，實爲最叶機宜，以粵桂當局之明，度能不負國民之期待也。（錄八月十二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日英關係之分析觀

關於英財政家李滋羅斯來華問題之日英間之形勢，前報已略論之，茲

進一步對近時所傳一般的日英提攜之說，加以分析的檢討。

查日英提攜之說，在去年夏秋交，曾盛傳一時，經英國曼徹斯特實業代表團之赴『滿』日視察，及英領澳洲共和國副揆之渡日聯誼，而益令世人信爲有可能性。然自去歲末日本正式通告華盛頓海軍限制條約期滿不再繼續之時起，所謂日英提攜運動即有停頓。；厥後，在日本正式反對英美法日四國共同對華行政援助，英領各地陸續增加關稅圖拒抵日貨，及英國對於中日華北事件表示不安，等等現象上，更可證明日英提攜之已成空言。不意最近在日加關稅戰聲中，日英提攜之聲浪又復高起，始傳於英政府聲明此後關於海軍軍備限制問題不採比率主義，世人認此種聲明爲英日提攜對美之徵；；繼則因日本駐英大使松平氏之歸日及其談話中極言海軍會議問題大有成功希望，使世人以爲英政府於松平氏歸國之前曾請其向日政府提議舉行日英會議，以謀二國間之提攜；最近更因英政府首席經濟顧問李滋羅斯氏之首途過日來華調查經濟，而使世人有日英整個提攜合作之揣測。

在目前，關於英政府提議於秋間舉行日英會議及英政府將使李滋羅斯氏商談日英整個合作，雖有日英二政府之公式否認，然觀最近日英輿論之一般傾向，並察日英間各個具體問題之現狀，當能揣知眞相。即種種傳說固不盡可憑信，然亦非毫無根據。；更具體言之，即日英間之問題，有已不成問題者，如海軍問題及共同財政助華問題是，有尙待商決者，如日貨傾銷問題是。日英雙方俱欲利用不成問題之問題以謀接近而圖互利的解決其他問題，殆屬不可掩之事實。故對於日英提攜問題，已無討論其可能性如何之必要，目前必須認識者，只在日英提攜之限度如何。今姑將限度分爲提攜範圍上的限度及提攜期間上的限度二者，分別加以檢討。欲明日英間提攜範圍上的限度，當詳察日英間各種主要問題之現狀。考現階段上日英間之主要問題有五：(一)海軍軍備限制問題——此問題在日方已宣言不繼續以比率主義爲基礎之華盛頓條約，英方已聲明不採用比率主義而採取各海軍國自動聲明其最大海軍力保有量之原則的今日，在日英兩方俱已不成問題，故斷無以此問題爲提攜之主要目的之理。(二)共同財政援華問題亦即使中國參加金鎊集團問題——此問題在英方或認爲重大問題而希望在某種交換條件之下，與日本提攜合作，然在屢次宣言共同財政援華即等於列强共管中國因而始終反對之日方，尤其在華北問題大體已如日方所願而告解決之今日，當然無放棄既得地位輕輕讓步而講提攜之理，故此問題亦不能構成日英提攜之主要目的。(三)日英間除在華以外的商戰問題亦即日英間在南洋，印度，埃及，澳洲，加拿大等處之商戰問題——因此問題本身含有矛盾性，從英方言之，縱商戰勝而達到拒絕日貨之目的，亦有喪失棉花，羊毛，製紙原料等之對日輸出之虞，甚至有驅使日本多購美棉或促進日本投資華北種棉事業之虞；從日方言之，縱能以拒絕購買大英集團之原料之法或以更進一步的傾銷方法，與英方對抗，然其結果亦將難免互受損失徒使日英二集團外之其他集團坐享漁人之利；英日雙方俱有在此問題上謀相當妥協互讓之要，故此問題可成日英提攜之主要目的。(四)關於滿蒙藏之支配權問題——目前在事實上日本雖支配『滿洲國』，英國雖控制西藏，然雙方俱不但未得中國之承認，且亦未得對方(日或英)之正式承認，加以日方亟欲伸勢力於蒙，雙方又俱不願蘇聯在蒙勢力之鞏固擴大，故日英雙方在某種條件之下，有以此問題爲提攜之主要目的之可能，尤其在蘇聯西部無事，新疆與蘇聯間之經濟關係日益密切之今日爲然。(五)日英在東方之政治同盟問題即日英同盟復活問題——在英之保守黨中，在日之貴族院及海軍要人中，雖尙有主張日英同盟復活論者，然從世界大勢觀之，在日本屢次宣言日本爲東亞安定力，法蘇關係極密，美國採用暫時放棄向東亞發展之政策之今日，日英政治同盟實乏確切對象，故日英之提攜斷不能達到如此程度。總而觀之，日英今日之提攜運動，在事實上其限度殆在(三)及(四)之內，殆將在解決在華市場以外之商戰，確認『滿』藏支配權，共同對在蒙之蘇聯，等等關係上謀某種妥協，而其餘問題只屬一種烟幕歟？

如日英提攜之限度，從範圍上言，只能在(三)及(四)之內，則其在時期上的限度上亦當非常短促，蓋因目前整個世界經濟始終在不能不作更進一步的集團鬥爭的狀況之下，因此，全體國際政治亦始終有日益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勢，故列强間之離合，爲期極其短暫，年來英法義德間關係之轉變，即其明證，目前所謂日英提攜，如果實現，當亦不能有例外也。

（錄八月十四日天津大公報）



國風社選

贈趙竹君　石遺

竹君。與。友。其。與我。皆。至。愛。二人。皆。佛。性。確受。菩薩。戒。所云。有。緣。者。其緣。即。其。債。一。見。一。情。深。一。別。一。介。介。友。其。巳。生。天。竹君。遂。老。態。先。後。同。府。主。賢。勞。君。早。德。脫。羈。避。海。壖。老。蒼。結。海。內。我。曾。出。銀。手。俯。視。諸。湛。輩。羊。公。旣。墮。淚。桑。海。日。以。壞。一。猿。抱。林。坐。一。鶴。翔。物。外。風。流。雲。不。散。偶。此。復。相。對。便。再。二。十。年。此。情。終。不。敗。

獅子林　拔可

人山。恃。志。胆。勿爲。雲。所。欺。果登。始。信。峯。我心。猶。自。疑。乍陟。若。無。路。攀騰。遂。同。躋。一松。倚。一。肩。居高。竟。忘。危。石笋。森。門。限。俯窺。如。立。錐。倏忽。海。三。變。銀濤。湧。風。枝。大力。負。屓。贔。宛如。支。牀。龜。咫尺。淸。涼。臺。氤氳。誰。是。非。坐位。莫。與。爭。拍手。天。四。垂。欲呼。採。蓮。船。峯名茫然。無。篙。師。

乙亥上巳烏龍潭禊集纈蘅代拈令字

子威

江南。何。所。有。愛。此。潭。水。淸。人。方。樂。秉。簡。我。欲。歌。濯。纓。當春。怨。離。索。東。風。不。世。情。側。聞。山。陰。賢。偶。逐。爭。墩。名。江。山。盛。文。藻。座。擁。書。百。城。於。此。得。佳。趣。吟。籟。雜。茶。笙。青。山。入。軒。檻。一。鏡。澄。空。明。不。唱。河。中。歌。來。結。鷗。邊。盟。伊。予。幸。勝。約。臥。聽。流。泉。聲。人。事。如。轉。燭。年。矢。迅。可。驚。洗。杯。還。獨。酌。喜。怒。誰。能。令。樊。陳。今。不。作。邈。然。懷。舊。京。

乙亥上巳烏龍潭修禊分均得壺字

葆初

別有。淸。幽。似。畫。圖。南。朝。金。粉。此。間。無。亭。分。柳。綠。生。文。綺。潭引。山。光。貯。玉。壺。悵。望。昔。賢。悲。斷。碣。（潭上勒二石一謂葛武侯駐馬處一謂顏魯公放魚池）於今。講。舍。長。苔。蕪。（陶文毅建惜陰書院潭上即今之圖書館薛慰農先生曾講學於此潭畔尚存薛廬）欲尋。勝。迹。渾。疑。似。寂寞。繁。華。一。例。輸。（柳君翼謀分贈石公盋山形勝圖暨志詳考漢晉以來名賢遺蹟現已大半湮沒）

## 雨

疑庵

終夕。厭。聞。溜。開窗。歷。重。陰。瀑從。簷。隙。落。雲向。樹。梢。沉。去嵗。艱。涓。滴。今年。得。滯。淫。巡田。仍。苗。壯。不忭。老。農。心。小溪。三。日。蓄。吼怒。蹴。橋。行。鏤雪。紛。諸。狀。轟雷。鬱。此。聲。滿盈。終。有。競。險窄。更。難。平。眞箇。回。鴻。浩。誰通。茫。昧。情。

## 拔可屬題晚翠軒遺札

董卿

六月。南。荷。泡。去聲 平生。盡。此。觴。戊戌六月予將出都方嘯霞餞于南荷泡酒半晚翠忽偕貽書聞然至訴其南歸何遂北來不意此晤遂成永隔 過壚。炊一。熟。海。注。淚。千。行。蹈刃。終。何。補。彌天。遂。永。藏。未須。論。殄。瘁。吾自。痛。人。亡。詩是。君。能。事。堂堂。晚。翠。軒。遺珠。搜。不。盡。鑒羽。緝。猶。存。異代。餘。膠。漆。零香。護。芷。蓀。劇憐。飛。動。意。詞翰。與。招。魂。

## 金陵雜詩

衆異

依然。秋。鬢。石。城。東。廿載。重。來。我。已。翁。欲覓。騎。兵。轉。惆。悵。籬門。誰。不。拜。蕭。公。朝陽門外

誌公。禪。塔。冠。南。朝。遺蛻。終。遷。帝。力。驕。佛子。人。王。兩。銷。歇。當時。陵。闕。亦。岧。嶢。誌公塔

靈谷。流。雲。接。定。林。無人。知。我。入。山。心。最憐。白。下。騎。驢。叟。志業。難。行。直。到。今。靈谷寺

平生。心。折。蔣。山。傭。傍冢。誅。茅。獨。效。忠。今日。孝。陵。柴。已。盡。更誰。高。論。出。菰。中。孝陵

劬學。工。文。求。闕。齋。曾提。一。旅。定。江。淮。眼中。羣。盜。何。時。息。天寶。城。南。辨。劫。灰。天保城

溟渤。河。山。一。半。輸。淺壕。單。舸。着。吾。徒。盧生。薄。醉。矜。豪。語。準備。他。年。主。此。湖。元武湖同盧冀野李碩撒黃秋岳泛舟述冀野語

相公。微。意。厭。榛。菅。樓榜。堂。堂。與。世。看。人境。昏。霾。吾。漸。老。要來。攜。客。一。憑。闌。豁蒙樓

## 浪淘沙

虞山小石洞靈珠泉璧潭有孫子瀟嘉慶辛酉七月七日所作詞蓋嘗攜兩歌女同游其詞悽怨仲雲和之余亦繼作

顥人

鐵笛收聲、石洞泉鳴、羽衣詩骨想風情、子瀟夜宿小石洞詩石氣欲吹詩骨冷天風如化羽衣輕 誰遣雙鬟萍水合、翹首雙星、綺夢初醒、紅袖飄零、幾時昭諫遇雲英、五載重來人未嫁、郎也成名、子瀟於後五年辛丑始登第

## 蝶戀花　雁

圭璋

倦旅驚飛魂不定、雲外寒聲有、恨誰曾省、生死相依憐共命、天南地北霜風勁、　迢遞去程千萬嶺、獨咽酸心、回首家山迴、十里蘆花明月冷、小樓望斷人人影、

# 凌霄一士隨筆

袁世凱辛亥應召入都組閣之初，於往見者必痛言世受國恩，當茲危難，誓鞠躬盡瘁，捐生以報，蓋義形於色也。駐外使臣陸徵祥等電奏，請清室遜政，岑春煊等之電亦至，會李家駒詣世凱，世凱以電示之，並手批岑電曰：「此又一陸徵祥也！」指謂家駒曰：「老柳（家駒字柳溪），你來看，這是忠臣說的話嗎！」

庚子兩宮出走，世凱時在山東巡撫任，派候補知縣曹某解餉暨貢物赴行在。曹上院稟辭時，世凱送客將止步矣，忽向曹屈膝請安，曹與同見者均為之愕眙，世凱肅然曰：「君父之難，晝夜兼程！老哥偏勞，兄弟先行道謝。」聞者多歎世凱之忠，而亦有笑為「善於做戲」者。

沈祖憲（紹興人）久居世凱幕，即與吳闓生合編「容菴弟子記」者。其進身之始，由吳大澂家推薦。世凱營帝制時，祖憲忽以謀亂嫌疑被執，人多訝之。聞其事起於家庭，世凱庶長子克定難制，故假事執祖憲下之獄，藉以戒飭克定云。（克定與祖憲相善，其妻大澂女也。）

又聞世凱督直時，統率新軍，嘗擬發銀獎牌，牌之一面作龍形，一面則一大「袁」字。祖憲力言其非制，如事聞於上，將以啓疑招咎也。及改製。世凱戊申罷官後，息影洹上，嘗建一亭，擬額曰「涵虛」，以問祖憲。對曰：「不可。「涵虛混太清」，孟浩然詩句也。「清」可言「混」乎？若題此，恐為忌者以蜚語中傷之資矣。」世凱悚然舍之。

于式枚在李鴻章幕中時，每戲稱世凱為「太

祖高皇帝」，或以世凱乍露頭角，顧盼非常，有不可一世之概，故以此致譏。若謂是時已識其有不臣之心，似尙未必。

江庸「趨庭隨筆」云：「梁格莊有趙公祠，趙公爲趙秉鈞智菴。趙曾監崇陵工程，歿葬梁格莊。祠當係趙氏家廟。祠內懸挽聯甚夥，內有項城手書挽聯「弼時盛烈追臯益」「匡夏殊勳槪管蕭」，字殊豪放。項城書公牘外罕見，楹帖則僅睹抱存處一聯。袁趙交深，挽聯故親筆書之。智菴之死，傳聞爲項城所酖，殆一疑案。」世凱不工書，故罕爲人書聯，吾所見者，爲挽鄭汝成聯。其文云：「滬海竟失岑彭，衛悲千古。」「蒼天再生吉甫，佐治四方。」殆即世凱最後所書之聯矣。辭甚粗豪，而饒有雄健挺拔之概。書法獷率，似敗筆蘸淡墨所書，亦深具悍霸之氣，肖其爲人。並有一額，亦世凱自書，爲「河山壯氣」四字。若由「氣」字逆讀，則即常用之「氣壯山河」一語也。化熟爲生，亦見倔强。（此額亦可稱爲廻文體。）當汝成之柩抵京，治喪儀節極隆，承世凱命也。在先農壇追悼，弔者雲集，盛極一時。未幾世凱卒，亦追悼於先農壇，則所親暱者多星散，餘人亦多避嫌弗往，景象殊淒涼蕭瑟矣。炎涼異態，益足令人興「一世之雄」之感。

秉鈞之死，即日由總統府醫官處發表診斷書，送各報登載，以人言可畏，藉杜物議耳。汝成之遭狙擊，當時亦頗疑即世凱所使，嚴復挽詩，蓋有微辭。迨世凱取消帝制，復與人書有云：「項城之敗著夥矣，而莫厲於暗殺。……生性好用詭謀以鋤異己。往者勿論，乃革命軍動，再行出山，至今，若吳祿貞，若宋敎仁，若趙秉鈞，若應桂馨，最後若鄭汝成，若張思仁，若黃遠庸，海宇譁然，皆以爲項城主之。夫殺吳宋，雖公孫子陽而外之所不爲，然猶可爲說，至於趙秉鈞鄭汝成，皆平日所謂心腹股肱，徒以洩秘密之口，忍於出此，又況段祺瑞以不同意稱帝，杜門不動，數見危機，人間口語，怪怪奇奇，則輦下幾何其不

解體乎！」趙鄭並舉，以著世凱之喜暗殺焉。世凱自辛亥再出以來，死於暗殺而被指目為世凱主使者甚夥，復所列猶未盡也。

官文胡林翼奏報李續賓三河鎮陣亡情形，文宗硃批云：「詳覽奏牘，不覺隕涕。惜我良將不克令終，尚冀其忠靈不昧，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故曾國藩挽續賓聯云：「八月妖星，半壁東南摧上將。」「九重溫詔，再生申甫佐中興。」（妖星謂彗星。）世凱挽汝成下聯，似由此及漢高帝大風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語脫化。

天津李鴻章祠有世凱一聯云：「受知早歲，代將中年，一生低首拜汾陽，敢詡臨淮壁壘。」「世變方殷，斯人不作，千古大名配諸葛，長留丞相祠堂。」聞是阮忠樞手筆。紀昀挽福康安聯云：「汾陽王名位相同，功業常新，萬里有將軍壁壘。」「忠武侯經綸未盡，英靈如在，百蠻拜丞相祠堂。」亦上聯汾陽，下聯諸葛，「壁壘」及「丞相祠堂」亦正同，未知袁聯是否暗合，抑即以斯為藍本耳。世凱之奏請為鴻章在天津建專祠，文有云：「蜀中伏臘，拜丞相之祠堂；峴首涕洟，摩太傅之碑石。以古方今，詎有多讓？」亦頗為人傳誦。

世凱之露頭角，始於受知吳長慶。為大總統時，以匾額送朝鮮長慶祠，文為「愴懷袍澤」四字，大似長慶嘗為世凱部將者，說者譏其忘本。

世凱追封汝成為一等彰威侯，（原官彰威將軍。）秉鈞為一等忠襄公；忠襄公似謚，彰威侯則似城隍神之封號。（已死者之追予爵封，此一公一侯之外，尚有徐寶山封伯。寶山之被暗殺，世亦指目世凱也。）汝成柩到京，由車站移停先農壇時，世凱命用侯爵之禮，儀仗甚繁，中有鷹及犬，頗引人注目，蓋從舊制也。

其時生者之封公，為龍濟光張勳馮國璋姜桂題倪嗣冲段芝貴劉冠雄七人，濟光等一等，冠雄二等，（濟光旋加郡王銜。）未及段祺瑞也。而在此以前，民國三年祺瑞五十生日，馮國璋贈聯

，署欵即曰「芝泉仁弟上公」，他祝辭之稱「勳爵」者尤多，蓋當時頗以勳位擬爵封，祺瑞授勳一位，遂見稱「公」「爵」耳。（世凱贈聯額各一。額曰「節鉞延釐」，上為「大總統題贈段陸軍總長五十壽」，下為「中華民國三年四月穀旦」。聯曰「汾陽福壽光唐史」「淝水威名壯晉圖」，上款「芝泉總長五十壽」，下款「袁世凱」。）

# 閑讀偶記

孟師孔

名人有潔癖者甚夥，亦有以不潔者為高，錢塘陸麗京（圻）文采昭爛，吐屬閎雅，客有詣之者，鹽虀餔飯，捫蝨而談，亦不覺其穢也，羽琌山民（龔定厂自號）垢面而談詩書，不屑盥漱，嘗作竹西之遊，下榻魏氏絜園，（默深先生別業，在揚州鈔關街內倉巷）之秋實軒。默深先生，給兩走祗伺之，一日晨興，呼主人急，出則怒甚，曰若僕瀕我，吾不習頮沐，晦則不知，迺以匜水數數溷我，是輕我也，賢主人迺用此僕乎，默翁笑謝之，又吳郡某方伯，自其太夫人三朝洗兒以還未嘗，試槃浴，其里衣，自新衣乃至於朽敝，未或經澣濯，方伯嗜書，尤嗜宋元本，其觀書也，少以案多以榻，尋常之書，經摩抄循覽者，如覆醬瓿代紙夾久，趾之雪者黝，角之楞者垸，字之銀鉤鐵畫者，如霧花雲目，無復分明朗晰。

想思病三字，元人製曲，有用之者，以曲之為體，不妨近俗也，按用易疏，「損卦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正義曰，疾者，相思之疾也，元曲中語，乃與經疏暗合，當然雅訓，何止非俗。

北語詈人曰雜種，此二字見淮南子，墬形訓云，煖溼生容，煖溼生於毛風，毛風生於溼元，溼元生羽風，羽風生煖介，煖介生鱗薄，鱗薄生煖介，五類雜種與乎外，肖形而蕃。

昔人載籍，往往不可盡信，五代胡嶠陷北記云，「契丹邊北，有牛號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顱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澈底，常燒器冰乃得飲，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為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為狗，女為人，自為婚嫁，六居食生，而妻女人食，常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筯十餘隻，教其走十餘里遺一筯，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則銜而歸，則不能追矣，言之似甚確鑿，迄今中外暨通，電輒飆輪，無遠弗屆，豈其種族不蕃，歷久乃底滅亡歟。

# 讀小滄桑記

（讀書雜記之三）

謝興堯

## 一、敘言

關於太平天國史料，除太平本身文獻外，則爲淸廷官書及淸人筆記，其他最可珍貴者，尙有各地方縣史，如太平軍所過之地，本地文人，即記其事，此等史料，雖不免失之偏袒，而眞實可喜，常能糾正正史之誤失，蓋傳聞異辭，不如耳聞目覩之近眞也。

此等關於太平天國之各地方史料，據予所獲，較重要者；如長洲潘鍾瑞「蘇臺麋鹿記」，記咸豐十年庚申蘇州失陷之事。周祖頤「商城守禦紀略」，記咸豐四年甲寅捻匪合太平軍擾皖，商城守禦之事。周長森「六合紀事」，記咸豐八年戊午溫紹原死守六合之事，溫雖一縣令，乃當時有名悍將，爲淸洪兩方所稱道者也。于桓「金壇圍城紀事詩」，記咸豐庚申十年，太平軍圍攻金壇及城破後之情形。胡長齡「儉德齋筆記」，記咸豐十年太平軍攻陷長興之事。王國均「滄州失城紀略」，則記咸豐三年癸丑太平軍北伐，破滄州，轉入豫境之事。以上諸書，所記地方之事甚詳，尤以時間地域，多可徵信，亦如郡縣方志在史料上之價值，宜爲史家所注意也。

數月前予正病時，友人吳玉年借以小滄桑記二冊，閱之欣慰，如飲良藥。是書爲姚鐵梅先生著，乃記咸豐十年至同治二年，松江兩次被太平軍攻陷之情形。其體例則仿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而作，備載松城爲太平軍圍攻始末，止於同治癸亥，松郡肅淸，蘇州克復。其間共記四年中事，按日排比敘述，有類日記。作者身居其境，故言之甚切。最使人憬然者，由此書可見當時流離之苦，殺戮之慘，兵勇之焚掠，洋將之偃蹇，攻守之得失，傳聞之雜出，以及官弁之賢否，人心之驚惶，皆詳載焉。其中更有若干條爲硏究近代史及太平史者所珍視，茲略述之於后：

## 二、關于太平首領之史料

書中記太平諸王起居奢侈之處甚多，尤以宮殿建築；饋

以昔通王侯所居亦雄壯華麗，遠非清朝衙署所及，按此種記載，外國人記之尤詳，當時凡觀光天京者，無不贊美宮闕之偉大。此蓋秀全之愚民政策，故使宮闕巍峩，金碧輝煌，使人民因此而增其尊崇信仰之心。滄桑記六月十九日記云：「有故人子袁少軒，向爲夷人通事，據述曾隨夷官至金陵，見僞天王府中，純用廣婆(即廣西婦女)傳事，此外有王長兄，王次兄府，及駙馬第，均極華麗。僞官亦分六部，然尙書只五品耳。」此可注意者，秀全自殺東王楊秀清，北王韋昌輝後，防備異姓諸王甚嚴，雖以石達開之忠摯，亦不能不遠竄西南，天朝大權，遂握於王長兄王次兄之手，秀全更深居簡出，宮中值勤，多更爲廣西婦女，蓋防意外變故也。又同治二年癸亥，十一月初二日，記李鴻章因太平軍八王之降，收復蘇州云：「又聞撫軍將降人分置各處，有願歸故土者，候備船遣送，查各賊館銀米，不下數百萬，忠逆府內外四五十間，純用金銀裝飾，僞殿金龍抱柱，僭妄已極」。此條甚爲重要，因太平軍建都金陵，佔據江南後，即以金陵，蘇，杭，爲三大根據地，而蘇則其脊膂也。故後來金陵雖急，李秀成猶百計先援蘇州。（見吳中平寇記。）且蘇州不特爲軍事重鎭，又爲太平天國財庫之淵藪，如同治三年七月初七日，曾國藩克復金陵奏報有云：「歷年以來，中外紛傳，洪逆之富，金銀如海，百貨充盈，臣亦嘗與曾國荃論及，城破之日，查封賊庫，所得財物，多則進奉戶部，少則留充軍餉，酌濟難民。乃十六日克復以後，搜殺三日，不遑他顧，僞宮賊館，一炬成灰，逮二十日查詢，並無所謂「賊庫」者，詢問李秀成，據稱昔年雖有聖庫之名，實係洪秀全之私藏，並非僞都之公帑。蘇州存銀稍多於金陵，亦無公帑儲蓄一處。」國藩欲洗刷入金陵後，貨財無所得，謂蘇州尙多於天京，滄桑記稱數百萬，猶嫌其少。蓋蘇州爲太平軍第二巢穴，存銀又多於金陵，則豈僅數百萬而已？故此則足爲國藩奏報之佐證。世人疑國藩僞稱蘇州存銀多以諉過者，可以釋然矣。記中並稱忠逆府純用金銀裝飾，僞殿金龍抱柱云云，考天京忠王府之壯闊華麗，外人記之詳矣。至蘇州忠王府如何？地址何在？據「蘇台麋鹿記」卷上云：「賊酋大治宮室，忠逆首以復園吳宅，東拓于潘，西拓于汪，兼而併之，建僞王府，規模僭越。於是自北街以西，凡僞府四五處」。按潘汪皆蘇州巨室，當時顯宦，秀成併其居爲忠王府，則擴大可知。又「吳中平寇記」卷六云：「僞忠王第，陳之潾「拙政園」故址也」。陳爲清初有名人物，後雖獲罪，其第則係吳中名園。是忠王府第，不特奢僭豪麗，且爲古蹟。又秀成駐蘇州時，因禁殺愛民，蘇人德之，爲立石牌坊於閭門外，橫題「民不能

忘」四字，實鈔襲胥門外湯文正公德政坊之字，淸軍克復後始毀之。（蘇台麋鹿記）。足見蘇民對秀成愛戴之深矣。又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三日滄桑記云：「夷兵目於馬上手刃賊目一名，賊始驚潰。詢之賊俘，據云：被刃者，卽僞聽王也。其所乘之馬，環鈴踏鐙，悉用金銀黃緞，鞍子五彩繡龍，十分僭妄」。此條實誤。考聽王陳炳文，自天京杭州爲淸軍克復後，炳文猶率所部入江西，與康王汪海洋合，後不知所終。此時決未被夷目手刃，惟稱乘馬裝飾，俱用金銀，鞍子爲五彩繡龍，非聽王之尊，其豪奢尙如此，益足證明太平將帥之侈僭矣。蓋其首領天王洪秀全之窮極豪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洪楊諸人，雖起自草澤，其奢侈則遠非淸吏之所及也。

又滄桑記卷下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一日，載曾國荃克復巢縣，含山等處，賊營中有曾帥已抵南京，僞天王有遷避杭州之論。同年七月二十六日；「又據投出賊目稱：僞天王已於六月底逃至蘇州。」是時天京尙安寧無事，何以太平軍中竟自疑其首領已遷徙他處？此秀全自天京內閧後，成年不見僚屬，且神秘其居處以防反側。於是疑之者謂其已不在天京。而當時洪仁玕，李秀成諸大臣，見曾軍日逼下游，確曾屢勸天王遷都以暫避其鋒，天王不聽，直至同治三年天京圍困殆破，秀全仍不他徙，並以身殉。此乃秀全宗教迷信及性情倔强以致之。惟當時既有天王逃杭逃蘇之論，更足証明蘇杭在太平之地位矣。

滄桑記於同治元年二月初三日云：「前遣詐降之外委李明亮，爲南滙城中賊目徐姓——僞號逹天福——信用，令持洋銀一千四百元同松，購買洋鎗火藥，派戈汪兩賊同至，李密稟中軍擎獲，中軍勸以歸正，許給五品頂戴，戈賊堅執不從，送府判斬。」按淸軍擒獲太平俘虜，不降而死者甚衆，卽如戈姓不爲利誘，不爲死屈，足表現太平軍目之氣概與人格，眞人傑矣。其大者如石逵開，陳玉成，李開芳，皆視死如歸，此實有宗敎信仰存乎其間，故能縱橫十數年。曾國藩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金陵克復全股悍賊殲滅摺有云：「今粤匪之變，蹂躪竟及十六省，淪陷至六百餘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黨，如李開芳守馮官屯，林啓容守九江，葉芸來守安慶，皆堅忍不屈。此次金陵攻破，十餘萬賊無一降者，至聚衆自焚而不悔，實爲古今罕見之劇寇。」非有宗敎精神，何能如此之壯烈！上所記戈姓事，尤足證太平將領之不屈精神，此研究歷史者宜最須注意之點也。

## 三、太平朝科舉與王韜

太平朝科舉之可考者，除各筆記之片斷史料外，有程演生太平天國史料第一集，（原本藏法國國立東方語言學校圖書館。）載有太平天國取士闈墨七十二篇，分爲二題，即：「建天京於金陵論」，「貶妖穴爲罪隸論」。似爲初入金陵時取士之試題。共三十餘人。僅列人名，人名上無鼎甲科分可考。滄桑紀咸豐十一年辛酉二月二十五日云：「金陵城內，市廛如舊，無物不貴，所謂僞天王者，姓洪深居不出。去年（即咸豐十年亦太平天國十年）九月竟在大考棚考試，亦有鼎甲，其所出題目，一文，一論，一詩，其文題云：坦盤惑鬼語，紅水浸天下，上帝永約雲，轡轡日敎化。論題云：孝敬父母孝敬爺，（原注：爺，指僞天王也。）詩題云：求魚得魚，猶餓人求飯得菜，五言八韻不限韻，聞場中竟有獲售者。」由此可知是科所出之題目。惜既云亦有鼎甲，而未將狀元等名姓記出，殊爲遺憾。按沈懋良江南春夢菴筆記，所錄太平朝歷科狀元姓氏，爲：「癸丑（太平天國癸好三年）科朱世傑，甲寅（太平四年）科喬彥才，乙卯（太平乙榮五年）科葉春元，丙辰（太平六年）科劉盛培，丁已（太平七年）科范棣園，戊午（太平八年）科沈掄元，己未（太平九年）科吳鎮坤，庚申（太平十年）科汪順祥，辛（酉太平十一年）科陸培英，壬戌（太平十二年）科徐首長。自後改爲三年一舉」。世人相傳長洲王韜——號蘭卿，又號紫詮，晚號天南遯叟——曾爲太平狀元，淸人筆記中言者尤多。因無可徵考，遂不置信，予且爲文闢之，胡適之先生亦嘗研究王韜生平事跡，胡先生發明尤多。然有二事不能証明。一爲韜晚年曾自撰「弢園老民自傳」以自敘生平歷史及寃抑。中有：「老民姓王氏，素居蘇州城外長洲之甫里村，初名利賓，十八歲以第一名入縣學，旋易名瀚，字懶今。遭難後避粵，乃更名韜」。韜既自稱爲縣學第一名，考之長洲地志及「諸生錄」，皆無王氏其人。一，爲世人爭傳韜乃「長毛狀元」考之亦無實據，則只能承認因其曾上書太平，世人遂誤會爲太平狀元，實則讕言不足信也。關於第一韜之科名問題，胡先生已得解決，因先生於光緒二十七年編刊「崑山靑衿錄」內，發現有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宗師張芾，（按韜所撰「甕牖餘談」，其卷一首篇即記「張小浦中丞師殉難」。後逸史氏曰：余於乙己秋年十六，先生拔冠邑庠，勗以遠到，且謂文有奇氣。惜爾時尚幼，未得親炙於左右耳。然知遇之感烏能忘也，記此不禁涕零。）試新學榜，共取十三名，第三名「王利賓蘭卿，即韜也。」韜實第三而非第一，乃崑山而非長洲。至韜是否曾爲太平狀元之第二問題，前雖斥其妄，據滄桑記所載，則韜又似有太平狀元之嫌，同治元年六月十七日云：「有人述崑山某生，

曾在上海墨海書館翻譯，上年回崑，獻書僞忠王代設取上海之策，官兵攻高橋時，搜得其書，其人已被擒獲收禁」。此條極重要，所謂崑山某生獻策於忠王，自是韜無疑，惟謂已被擒收禁，則非事實，然由此條可以研究二事。

（1）王韜與太平狀元。按太平天國因沿襲秘密社會習慣，隱語及所改之字甚多。又以避天王諱，凡境內之姓王者，均改姓黃或姓汪，故王韜上書於太平軍劉天義時，稱蘇州黃畹蘭卿，即遵守太平天國法制。凡王姓者，姓黃姓汪，隨其自擇，韜素喜易名，春夢菴筆記所錄狀元姓名，庚申十年狀元爲汪順祥，與韜由滬回蘇之時相距甚近，或者汪順祥即韜之易名亦未可知，否則何以衆口一詞，均謂韜曾爲太平狀元，豈在當時已爲世人所公認周知耶？觀其上書太平事本已更名黃畹，且又力辨不已，而終證明爲事實，則世人稱彼乃「長毛狀元」，或亦不無根據，故予甚疑王韜，黃畹，汪順祥，皆韜一人之化名也。

（2）清廷捕緝王韜始末。兩三年前，曾由北平故宮軍機處檔案內，發現有自稱：蘇福省（即江蘇省，乃太平天國所改稱。）儒士黃畹，上太平天國總理蘇福省民務逢天義劉書一件，原文甚長，即建議攻取上海之策。與北平圖書館所藏王韜手跡相較，不特其文爲韜所作，其字亦韜所親書，惜太平軍未用其策。陳其元庸閒齋筆記云：「同治元年春，上海中外諸軍，攻克粵賊七堡逆壘，獲蘇州諸生王畹上僞忠王書，陳攻取上海之策，薛觀堂中丞閱之大駭，疏聞於朝，江南北大爲警備，幸賊不從，卒以無事，賊平後，畹遁入咪唎堅（按實英國非美國）墨海書院以死，不嬰顯戮，三吳人有遺恨焉。」韜是策意謂先聯洋人以取上海，得上海後再制洋人，並闢餉械之源，其計至辣且毒。故當時清軍得其書後，即通令捕緝。滄桑記謂其被禽收禁，蓋傳聞之誤。韜本熱中之徒，既不得志於太平軍，又見清軍必欲得之而甘心，遂秘密返滬，仍入墨海書院，因彼先曾任書院翻譯也。旋以清人索之亟，在滬亦不能立足，由外人保護，遁至香港，殆光緒末葉，太平天國滅亡已久，韜思鄉念切，其友人復爲之剖辨疏解，得當局允，韜已衰年，乃復返滬。

當同治元年，清廷通緝韜時，韜因任事於墨海書院受外人保護，清不能得，乃向上海英國領事交涉引渡，上海道吳煦並用甘言利誘，保證不加害韜，以冀外人將韜送出，吳有一名片致英領事轉韜，（現藏故宮軍機處檔案內）上書：「蘭卿如肯重來我處定當妥爲位置。毋恤人言是囑。」下署「四月初六日」。因此引起英公使對清總理衙門提出勸告。今日所存者，（亦藏故宮軍機處檔案內）有同治元年八月二十日

「英欽差卜魯斯爲滬英領未肯交出黃畹緣由照會」；及同年閏八月初一日「英欽差卜魯斯爲查拿黃畹不便助辦照會」二件，一面答復不能引渡之理由，一面詰責淸廷之無信。照會略謂：「前於六月初五日接准貴親王來文，內開王瀚即黃畹號蘭卿，據該地方官指稱：爲賊畫策，現有通賊信據。請上海領事官交出訊辦。該領事未肯解送。王瀚離上海回籍，本村已爲賊踞，後因書院仍請回滬作幕，王瀚亦願回來，東家慮其此番回滬，難保不致地方官疑思，因向上海道探詢，王瀚旋館，可否妥保無慮，吳道即以蘭卿如肯重來我處定當妥爲位置等語答復，可知吳道出保片時，已知有「僞稟」之件，欲將王瀚究辦，因鞭長不及，遂設法出保片，佯言妥爲位置，誘其回滬，以爲拏辦之地。似此陽利陰害，詭譎爲謀，遂其欺詐，麥領事官燭破其奸，即以顯將王瀚送出地界，嗣後如敢自回，本領事決不代其分解」。第二照會，與前大致相同。並勸淸廷寬赦脅從，不必深究，則禍亂自易平。末謂此案本大臣不便隨同助辦，亦緣吳道此舉，無非暗謀險害，未昭公正，礙於本國忠信之稱，貴親王視吳道所議，並非詭譎，本大臣甚爲惜之。此案結果，英人始終未將韜交出，然亦不許再居於滬，遂由英人保護逃於香港，竄跡天南，因號天南遯叟。仍任職於敎會，其與英人雅里各書云：「韜里去吳門，倘四十里，蓋皆居民而非賊窟，固蘇滬之通道也。方擬回滬，忽聞官軍緝獲賊書，指爲韜作，當事不察，竟論「通賊」，忌諱者衆，百喙莫明。然而韜竟冒危往滬者，誠以區區之心，可白無他，蓋進甘蹈隕首之誅，而退不甘受附賊之罪，其志亦斷可識矣。而麥領事，冀西士洞察其愚，力爲斡旋，不致徒死而被惡名，逃死南陲，得逢執事，授餐適館，禮意優崇，俾覊旅之人，弗至失所，感激之私，淪肌浹髓。」故韜之所以獲罪，固由於淸軍之獲其書，得罪而未竟至死，實賴西人之力救。滄桑記謂已被拘禁，傳聞之誤，不辨自明。倘當時韜果爲淸官府捕獲，絕無生理可斷言也。

## 四、洋將軼聞

滄桑記中所載洋將之事，大多爲白齊文與華爾，白後又降於太平軍。是時淸軍正攻蘇浙，已賴洋將所領常勝軍爲主力，因洋槍隊中有大砲，攻城奪地，戰無不克，然洋將之跋扈亦隨其戰跡增高，淸官吏與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同治元年五月初五日記云：「昨夾人通告：西門外上下岸民房，有礙砲路，須盡拆。本府與華爾會議，初意立限三日，聽民自拆，及見西北賊勢近，即出城分頭舉火，烟焰漲天，但聞男啼女哭，見者無不欲歔淚下，予爲口占一律以誌之：駭同晴

晝激風雷，無數樓台付刼灰。賊未薄城先奪氣，軍皆出壁肅銜枚，魚殃祇爲城門近，虎猛誰憐野哭哀，十萬火鴉飛繞處，令人心胆一齊摧」。蓋洋將賤視中國之生命財產有如此者。本地官吏亦無可如何。同月二十二日云：「洋槍隊副統領白齊文，於昨日娶甯波人女爲妻，一府兩縣及中軍，均備禮往賀，聞此人因前在塘南受傷，經薛撫軍保請三品銜頂，是日竟服公服，藍頂花翎，如中國禮」。當戰爭緊急之時而猶娶妻，對於責任之漠視可知。又客卿多喜服滿清服制，引以爲榮。後之戈登，歸國後猶以清服爲傳家之寶，實好奇之心使然；非尊崇中國也。白齊文娶華女事，他書尚未之見。同年閏八月初一日記云：「聞華爾在浙江攻慈溪城，中鉛子陣亡，闔城驚駭，未幾輿尸入城，在褒倉公舘成殮，送世英堂權殯，所過地方皆設香案」。方濬師蕉軒隨錄卷四有「華爾傳」，謂僅帶一百四十八人往攻，鎗彈中胸腕殞命，蘇撫李鴻章令吳煦等爲改中國冠裳，葬於松江城外，豐碑高塚。常勝軍遵華遺囑以白齊文統率。華爾陣亡，足見當時攻守之烈，更可知太平軍中火器亦相當精良，非僅常勝軍乃有西洋鎗礮也。不過當時常勝軍首領一面效力清廷，糜耗鉅餉。一面復私通太平軍，太平軍火器一部分即秘密購之常勝軍者。一見戈登與太平軍往來文書）則華爾陣亡，不啻自戕。彼時朝野視常勝軍爲神兵，洋將爲仙人，今洋將受傷殞命，宜全城驚駭，設香案以送。白齊文後攻克嘉定，青浦，以功大酬薄，遂刼餉銀以降太平軍，屬於忠王李秀成。同治二年六月十六日滄桑記云：「撫軍自備小輪船一號，因載餉到松，被何國洋人尾來，連船奪去，或云：即白齊文黨也」。連船與銀，竟被人刼，中國官兵之無能，一至於此！惟白齊文之叛，使清廷依賴洋將之心稍爲變更。後李鴻章將戈登，即以之爲輔，不專恃洋人。更自練新軍，使中國兵事又進一步，未始非鑒於叛將而因禍得福也。

## 五、其他

書中載蘇松刦後蕭條之情形，令人心悸。對於李秀成攻上海，與太平軍境內鄉官歛錢之苛暴，於他書不易見者，皆記之甚詳。本擬條舉徵考，見僅列數則，略加說明研究，已至數千餘言，甚矣叙事考據之難也。大略言之，是書在筆記中尚不失爲具有價值之書，大部記事，皆可補正史之不足，

或訂正其謬誤。然其本身，亦多見聞之誤，是在讀者善自利用，取其長而略其短可也。

予爲此書最引爲遺憾者，即作者本人，身居戰區至四五年之久，一切熟稔，對清洪兩方之音息，當然敏捷翔實，見聞亦富。即應將當時情狀記其始末，評其得失。乃僅成日記式之小記二卷，無論重要與否，一律出以簡畧，實有負彼所見聞之史料。而所記復多偏於戰事，旅進旅退，無關宏旨。最要者如太平之政治軍事，及經過各地所改革建樹之大端。或關於清軍方面之內幕，與地方人民與清洪兩軍相處之情形，作者皆略而不言，或有所忌諱歟？故是書較之春夢庵筆記，儉德齋隨筆等，於記本地方之戰爭外，尚縱論雜評清洪兩方之政治得失，洵弗逮遠矣。

## 「一龍生九種」

陳乙威

「一龍生九種」這是北平一句極流行的話，比喻同胞兄弟不能都好都壞，然而這句話的來源，很少人願意「刨根」。於是沒人知道了。其實這話的來源並不偏僻，出在「升菴外集」。云：「龍生九子，因各有所好，不成龍。一曰贔屭，好負重，今碑下趺者是也；二曰螭吻，好望，今屋上獸頭是也；三曰蒲牢，好吼，今鐘上紐是也；四曰狴犴，有威力，立獄門；五曰饕餮，好飲食，故立鼎蓋；六曰蚣蝮，好水，立橋柱；七曰睚眦，好殺，立刀環；八曰狻猊，好烟火，立於香爐；九曰椒圖，好閉，立於門舖」。

## 專載

# 海軍軍官佐任官暫行條例施行細則（國民政府八月八日明令公布）

第一條　本細則依海軍軍官佐任官暫行條例（以下簡稱條例）規定之，凡海軍軍官佐任官實施事項，悉依本細則施行，

第二條　任官時期，除特令外，均於每年三九兩月定期舉行，平戰時皆同，

第三條　凡軍官佐之任官，由軍事委員會按其年資考績審核決定，函請行政院轉呈國民政府任命之，海軍部對於所屬軍官佐之任官，應將其年資考績呈請軍事委員會核奪，

第四條　軍法官軍用文官，軍用技術人員，政治訓練人員，及非海軍出身之造械，造艦，軍醫，軍需，航務，電信，造兵，造船，藥料，經濟等科系（大學或專科學校）人員，於定期任官時，由軍事委員會核其資歷考績，予以註冊，並分別送銓叙部登記，其任用辦法另定之，

第五條　海軍陸戰隊，海軍，各要塞海軍，航空軍官佐，軍事學校教授人員，其由陸軍空軍出身者，得參照陸空軍軍官佐任官暫行條例及其施行細則辦理，

第六條　軍官佐初任之規定如左，（一）軍官之初任者，依條例第三條第一款之規定辦理，（二）軍佐之初任者，依條例第三條第二款之規定辦理，（三）准尉任少將，准尉任三等佐，依條例第三條第三款之規定辦理，

第七條　軍官佐叙任之規定如左，（一）出身合於條例第三條各款之一者分別任以軍官佐，（二）出身合於條例第四條第二款之規定者，分別任以相當軍佐，其出身原科與職務不同者，依其原出身任官，（三）出身有二科以上者，以其經歷以其出身中之一科任官，（四）各科軍官因教育上之必要，而使受他科之教育者，仍以其原出身之科任官，前項叙任，適用於開始第一次之任官，爾後概以初任起爲常，

第八條　叙任軍官佐之出身，其在條例第四條各款規定之外者，均不任官，而以現在職務所屬之科存記，

第九條　軍官佐晉任，俟停年屆滿後，資深績著，依照條例第五　第六兩條之規定辦理，但海軍學校出身之少尉，於停年期滿時，得晉任中尉，

第十條　戰時爲補充上之需要，對於所要官階之停年，得特令減縮之，

第十一條　軍官佐於軍事上有特殊建樹，可爲軍人表率者，得特令晉任，除停年依照規定外，其他不受條例及本細則之所限，

第十二條　對於國家著有勳績之軍官佐，其身後有須特令追晉官階者，不受條例及本細則之所限，

第十三條　軍官佐依條例第七條之轉任，必有原階轉任為原則，其轉任前後之實職年資，得合併計算，若轉任而兼晉任者，則必依照對於晉任之規定，

第十四條　海軍學校出身之附員，得依條例分別辦理，

第十五條　備役軍官佐，歷次依期應召，成績優良，得依補充上之需要，擇尤晉任，

第十六條　軍官佐任官，其出身與經歷有疑義時，得調驗其文憑委狀，不能提出時，其出身應以同學二人出具證明書及同學錄證明之，經歷部分以所隸長官二人出具證明書及職員錄證明之，

第十七條　軍官佐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免官，(一)因罪處刑，並受褫奪公權之宣告者，(二)觸犯刑法，核其情節必須予以免官者，(三)消失國籍者，

第十八條　因第十七條各欵而免官者，其免官之原因終止後，得核予復官，但須由本人呈遞悔省書，於海軍部轉呈軍事委員會核辦，復官時應以原官階復任，其命令之程序與任官同，

第十九條　本細則自公佈日施行。

# 修正參謀本部組織法

（國民政府八月九日明令公布）

第一條　參謀本部直隸於國民政府，掌理國防及用兵事宜，

第二條　參謀總長總理部務，統轄全國參謀人員，陸海空軍大學校，測量總局，及駐外武官，

第三條　參謀次長輔助總長，處理部務，

第四條　參謀本部設置各廳，分掌職務，但於必要時，得組織各種委員會，及特業組，

第五條　參謀本部各廳長，承總長次長之命，指揮所屬，辦理其主管事務，

第六條　參謀本部之系統及編制，依附表所定，

第七條　參謀本部服務規程，由參謀本部定之，

第八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 修正陸軍大學校組織法

（國民政府八月九日明令公布）

第一條　陸軍大學校為養成軍事高等人材，選拔品學優越之青年軍官，授以高等用兵學術，

第二條　陸軍大學校直屬於參謀本部，

第三條　陸軍大學校之教育綱領，及研究事項，由參謀本部核定之，

第四條　陸軍大學校之職教員如左，校長，教育長，教務主任，聘任兵學教官，兵學教官，兵學補助教官，教官，編譯主任，編譯官，副官，軍需，軍醫，獸醫，秘書，書記，

第五條　陸軍大學校職教員之職責如左，校長承參謀總長之命，綜理校務，教育長承校長之命，督率各教官，編譯官，暨有關教育之各員，任教育上之計畫實施，並關於一切研究事務，教育主任承校長教育長之命，輔助教育計劃之實施，並處理關於教務上一切事項，聘任兵學教官，兵學教官，兵學補助教官，教官，承校長教育長之命，教務主任之指導，任學術上

之教授及研究，編譯主任承校長教育長之命，綜理編譯事務，編譯官承校長教育長及編譯主任之命任口譯筆譯編輯之責但口譯編譯官，應兼受教務主任之指導，副官軍需軍醫獸醫秘書書記承長官之命，各掌其應担任之事務，

第六條　陸軍大學校學員，須具有左列資格，經試驗及格者，一，現役步騎砲工輜等兵科之軍官曾畢業於國內外陸軍軍官學校或同等之學校，其修業期間，繼續在一年半以上者，或曾畢業於國內外軍事航空學校，現任航空軍官者，二，曾服軍役二年以上，少校以下，中尉以上之軍官，確有現職既缺者，三，品行端正，身體强健，確有成材之希望者，四，年齡在三十歲以內者，

第七條，陸軍大學校每年考取學員一班，每班至多一百名，修學期間三年，但必要時，得設特別班教授，其章程臨時定之，

第八條　陸軍大學校學員入學後，應留原職原薪，其應晉級者，仍得晉級，

第九條　陸軍大學校每年得派遣學員，使服隊附勤務或見學旅行，校長視爲必要，得派兵學教官前往指導，但隊附勤務或見學旅行之學員，須受各該長官之指揮監督，俟完畢時，各該長官，須將其成績通知學校，以備考查，

第十條　學員入校三月後，舉行甄別考試，每學年終舉行學年考試，第三學年終，舉行畢業考試，以上考試成績，均以六十分爲及格，甄別考試及學年考試時，由校長呈請參謀總長蒞校，或派員監試，畢業考試時，由參謀總長呈請國民政府最高軍事機關派員監試，每年年終，陸軍大學校須將學員學年考試成績，並學員能力證明書，呈送參謀本部，由部審核後，通知原送機關，作爲學員年終之考績，但第三學年畢業考試，則照第十二條辦理，

第十一條　學員因身體或其他原因不適於修學，或不能於修學期間，完成預定學術，或學年考試成績不及格者，即由校長開具事由，呈報參謀總長留級，或命其退學，送回原送機關，其成績優異者，校長得呈報參謀總長，咨令所屬長官酌予獎勵，

第十二條　陸軍大學校於學員畢業考試完竣後，應將考試成績表，及能力證明書呈送參謀本部，由部審核後，決定畢業學員之人數，呈報最高軍事機關並咨軍政部及訓練總監部備案，並令知陸軍大學校，陸軍大學校遵照參謀本部令知，造具畢業學員名册，呈參謀本部，轉請國民政府最高軍事機關長官親臨授畢業學員以畢業證書，及畢業徽章，

第十三條　學員畢業後，由校長呈請參謀本部，擇優任用，或送回原送機關服務，

第十四條　校長於每年夏期，可給學員以四星期內之休假，

第十五條，校長得令兵學教官參加演習，或組織兵學研究會，研究一切兵學，及教授法，並關於國防上之設施，

第十六條　校本部教務處編輯處騎術處之組織，依附表之規定，本校附設兵學研究院，其組織另定之，

第十七條　陸軍大學校之組織，依附表之規定，

第十八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 修正法院組織法條文

（國民政府七月二十二日公布）

第三十三條　推事及檢察官，非有左列資格之一者，不得任用，一，經司法官考試及格，並實習期滿者，二，曾在公立或經立案之大學，獨立學院，專門學校，教授主要法律科目二年以上，經審查合格者，三，曾任推事或檢察官一年以上，經審查合格者，四，在公立或經立案之大學，獨立學院，專門學校，修習法律學科三年以上，得有畢業證書，並曾任薦任司法行政官，辦理民刑事件二年以上者，五，執行律師職務三年以上，經審查合格者，六，曾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獨立學院，專門學校畢業，而有法學上之專門著作，經審查合格，並實習期滿者，

第三十七條　簡任推事或檢察官，應就有左列資格之一者遴任之，一，曾任簡任推事，或檢察官一年以上，經審查合格者，二，曾任前條所定兼任院長之推事，或首席檢察官，推事，或檢察官四年以上者，三，曾任前條所定兼任院長之推事，或首席檢察官，推事，或檢察官，並任簡任司法行政官，合計在五年以上者，四，曾任前條所定兼任院長之推事，或首席檢察官，推事，或檢察官，而有第三十三條第二欵資格者，五，曾任立法委員三年以上者，

第三十八條　最高法院院長應就有左列資格之一者遴任之，一，曾任簡任推事，或檢察官五年以上者，二，曾任簡任推事，或檢察官二年以上，並任簡任行政官五年以上者，三，曾任立法委員五年以上者，

# 疏通監獄暫行條例

（立法院六月五日通過）

第一條　受有期徒刑值執行逾三分之一，而滿六個月有悛悔之實據者，得許假釋出獄，但犯左列各罪者，不在此限；一，犯危害民國之罪者；二，公務員犯瀆職罪或公務上之侵佔罪者；三，犯鴉片罪處一年以上有期徒刑者。前項執行期間，如有以羈押日數折抵者，其折抵期間亦算入之。

第二條　前條規定於陸海空軍軍人適用之，但犯左列陸軍刑法各條之罪者，亦不得假釋：一，犯第十六條或第十七條之罪者；二，犯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之罪者；三，犯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第三十六條第四十五條，第四十六條，或第四十七條之罪者；四，犯第六十三條，第六十四條，或第六十五條之罪者；五，犯第七十七條或第七十八條之罪者；六，犯第七十九條之罪者；七，犯第八十八條之罪者，八，犯第一百零二條，第一百零三條，或第一百零四條之罪者。

第三條　監犯在執行中有左列各欵情形之一者，視為有悛悔之實據；一，曾因行狀善良而受賞給或賞過者；二，未曾因違反監獄紀律而受懲罰者，三，對於被害人已為損害之補償或有悔悟之表示，而得其宥恕者。

第四條　依本條例許假釋者，以在刑法施行前判決確定者為限。

第五條　刑法施行前判決確定之文件，合於刑法第四十二條之規定者，得就其未執行或執行未完畢之刑期，易科罰金。前項易科罰金，由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之。

第六條　本條例施行期間為六個月。

第七條　本條例自公布之日施行。

# 旗手

田濤

## 一

這個職務很不容易謀找。謝天謝地，那個老旗手被革職，李伍補了這個缺空，實在是他命運中難得的機會。他該是多麼快活啊！其實不然，當李伍剛剛搬進老旗手那綠槐叢裏一間灰磚小屋的時候，站長就派人把這鐵路上一切規則和行車時刻表告訴給他，他便成日的背誦着那規則和行車時刻表，都將牠們背誦得爛熟了。每天按時刻開那搾洋旗的鐵鎖，落洋旗，收洋旗，拿着紅綠小旗站在站台上搖擺，他都很興奮，這個職位，對於他太神聖了，沒有一處不小心着。他不但不感到心上快活，反覺得沒有一刻敢死心踏地的休憩，他心上總是有罣頭，火車還沒有開到前二十分鐘裏，站台上是靜靜的，但却已有着李伍在那裏不安的看鐘了。那給長條石砌築的站台沿岸，被太陽晒得很炎熱，發出金色光芒，時常從下面爬上一個人來，走過去。一片黃色粗砂和紅褐色的爐灰。順了石條的沿線平舖出去，一直達到傾下去處。十餘條鐵軌閃輝着，白光，小石子和枕木都被煤塵染黑了。

李伍在站台上走着，在熱烈的太陽下向了那被兩旁蒼綠的樹木夾着的鐵軌望去，看不見盡處的烟沉沉下面，閃動着的兩條鐵線，在那裏合併了，沒有火車的動靜，他便又不安的走到站房廊下。看看鐘，又到站台上去望鐵軌，這麼着有十餘次，才敢把洋旗落下，把那黑大的鐵柄一搬動，順在鐵軌旁的鐵絲，嗦嗦的響，也看見那管轄着鐵絲的小鐵輪迅速的轉旋幾圈，在極遠處那比樹木還高的白色石柱上的紅色木條，驟然貼落在白石柱背後了。隨後李伍便拿出了那紅綠旗預備着搖擺了。

李伍看見在綠蒼蒼的樹木夾着的鐵線遠處，一個漆黑的怪物。就聽見「嘟」的一聲，這樣震耳的怪叫，把那靜靜的樹木的枝頭驚得彷彿顫抖了，就如一枝箭似的穿遍了大地。於是站台上站立了許多黃衣警察，都看着這生手李伍的紅旗搖擺着，是那麼不自然，帶着一種興奮的抖慄。在靜穆的鄉間，他任慣了那荒墓一樣沉寂的土屋，那受得這怪物咆哮的震動。他全身打了一個寒噤，旗子在他手裏也幾乎掉落了。他驚嚇了一跳，立刻那背誦熟爛的法規浮在他的腦海，很謹慎的看看背後站立在站房弧形門下的站長，胖矮子，戴着綠箍帽子，

穿了黃色嗶嘰制服，一對箭似的眼光射着他。他不禁毛髮悚然，轉回頭來，那巨大的怪物已經近來了。鐵軌軋軋的響，噴着白氣，吐出黑烟。那些探下頭來的樹枝被這黑煙的力量衝得動搖了，李伍滿頭大汗。他確乎沒有見過火車上有這許多人，他也沒有受到過這樣驚天動地的聲音的震動。在他故鄉種田的時候，他也曾聽見過火車的鳴叫，他便同着幾個大漢們跑往土丘高巔望火車，却只望見一條黑帶似的在遠處，也彷彿是天邊那裏慢慢移動。那時候，他從來沒有在近前看見火車是怎麼的走，或者在什麼上面走。有些經過火車道的人們，告訴他們說火車在鐵上走。

「在鐵上怎麼走，是用幾匹好騾馬拉着嗎？」

「不，——牠自己會走的，」那個經過火車道的人說：「我看見過的，牠是那麼高呀，高到和我們土房一樣，都是鐵的，黑色，有小門，小窗戶，眞好看！裏面坐着小人兒，他們還扔下一個燒餅呢，……」

「你吃了嗎？」另一個大漢不等說下去就插口問。

「聽我說呀！那個燒餅在草坡上滾動了多遠，直等到火車過去，嗚呀！老天——牠走得那麼快呀！眞快，眞快，比我們村裏財主家的駿馬都快，一飛便過去了。牠過去以後，我才敢走去拾起那個燒餅。我怕牠裏面藏有毒藥，我不敢吃，但是牠是完整的，一點裂縫都沒有，我那時候也餓了，管他媽的有沒有毒藥呢，我吃了牠吧！於是我便吃了牠。哼，——那火車上的小人兒們眞捨得呀，就把這個白麵燒餅扔下來。牠一點毒也沒有，我還活着。」

隋後許多人們都圍住那看見火車的人打問，火車長，火車短，火車當眞是給馬拉着走嗎？牠有腿嗎？……他們都覺得火車是怪物，是神秘的東西。他們終日講究着想騰出一天空去看看火車，他門夢也想不到火車是怎麼走動。

現在李伍居然終日看火車了，誰知道牠是這樣可怕的怪物！牠這種的怒吼，眞不知傳出多少里路遠去。每當牠吼叫一響，那遠方便聽見回聲。李伍就想起在家鄉也可以聽見這鳴叫，但是却沒有這樣震得肉都哆嗦，那哄哄的高大的黑鐵輪轉動着，他現在也不知道牠究竟怎麼走的。

火車停住了。照例一片喧嘩聲，乘客上車下車的紛亂情形。李伍的紅旗停止了搖擺，他的衣服都給汗水濕透了，他在囂雜中走到車頭那裏，看着那灰色站房牆上掛着的大鐘，他算着時刻，把銅路籤交給司機人了。他注視着這火車怎麼走，他只見那司機人把那雜亂中的銅小柱也不知怎麼一扭，火車便噴出有力的熱氣來。哄的一聲，向前馳了一

下，接着便聽見後面連接起來的車輛咯咯的響起來，開始轉動了。漸漸快起來，遠了……李伍看着牠的黑影，便想起在鄉間談起火車來的情形。

## 二

李伍戴着一個小白帽，他有着突起的顴骨，因而他的臉便陡削下去，在兩顴骨和下巴的三點可作個等邊三角形。從顴骨部向上連起額來，又可作個等邊四角形。因爲在鄉間被太陽晒得時間太久了，他的臉色很黑，露出他的牙齒來也特別雪白，亮晶晶發光。在鄉間，也從來沒有出過三十里外的圈箍。在那草和土裏，消磨了他二十多年的時光。他眞不知道出了他那鄉土的圈箍，世界還遠着哪！也眞不知道這火車從那裏來，到那裏去，終日有這許多車八和貨車來往。這是他第一次看見過這樣熱鬧的人。如果不是鄉間破了產，他不受着飢餓的驅迫，縮在他鄉土的圈套，他是永遠擡不開的。現在他走出鄉土三十里以外來了，並且謀到這樣一個每月八塊錢的旗手的勾當，他覺得特別榮幸。不是麽！在鄉間作個長活每年頂大的身價才六十塊，並且還得粗壯漢，作得了的人。也得在豐收，糧食值錢的年頭裏，若按現在這年頭，鄉間失業的青年漢們可多哪！他想起這個勾當不容易謀找，他便興奮得打一個寒噤，便再把車站上的規則和行車時刻表背誦兩遍，想想自己做的事對於那些法則上的條例有沒有違犯。

他把火車伺候着走去，本來就完了他的差職，但是他爲了使站上的伴侶們把他看得忠實些，並且想穩固他的職位，他時常幫雜役掃站台，就如他給鄉間作長活一樣忠實的掃得很光亮。把那懸在高空的鐵杆上的玻璃汽油燈放下來，添上汽油，打上氣，夜間又把它點着，在那高高的空中發出强烈的白光來。多明亮啊，照得整條的站台，一片黑石子上的幾列鐵軌，其餘遠些的煤廠，飯館前的搭棚，茶館前面的桌子板櫈，堆壓在槐樹叢中的鐵軌條，都像在白晝裏一樣。把一切都拾妥了，看看時刻距車開到站還早着，便在站房裏聽站長用外國語打電話。那對於他特別有趣。有時候在屋裏太悶熱了，也便走出屋外，在那槐樹密林裏挽起他的褲管，脫了上衣，赤裸着脚，躺在陰涼裏聽蟬鳴。他想起在田裏作活時候，在那炎熱的太陽下，流着臭汗，那比得上這裏自由自在呀！

李伍仍舊穿着他在鄉間的土色粗布衣服，長得一身强健的肌肉。他的腿慢重的走起來，仍舊和他在田原裏走路一樣，那麽歪摔着腿膝。但是他還沒有去掉在鄉間吸旱煙袋的嗜好。他仍舊帶着他的煙袋，有閒空，便刁在嘴裏，從腰裏掏出他那裝火柴的鐵葉盒來，劃根洋

火燃着烟袋鍋裏的旱烟，用力的吸，越顯得小瘦的臉更陡削，眼睛和耳朵也彷彿受了臉上肌肉的抽貼而被牽動。額上兩根青筋也鼓隆起來，像蚯蚓一樣爬着。吸完烟，照了他在鄉間的習慣，提起一條腿來，舉着一隻農夫鞋把烟灰磕去。

每天夜間，他手裏提了紅綠旗號燈。他怕躭擱了行車的時間，便坐在一個旗手的木樓裏打盹，有時候腦袋磕在木板上。他醒來，聽遠處車站上有電話鈴在響，他便疑心是火車快到了；在黑樹林旁的鐵軌上望望，夜是這樣深沉了，天上佈滿了繁星。站台上那發白光的汽油燈，在高空中像個太陽，照得一片樹木，房屋，和鐵道都發白。在遠處樹林叢中的黑影裏，吐出恐怖的梟鳥喚叫死人的靈魂。在那高高的石柱上懸着的紅燈打着抖。李伍在鐵路各處漫散着，直等到火車過來，他把一切手續照例辦妥當，把火車送走，眼睛盯着火車尾巴上一個紅燈，漸漸變成紅點，在黑暗中消滅。他計算着不再有火車過來，他才走進自己槐樹叢林中一間小屋中去睡。

## 三

一天早晨，站長派人去叫他。李伍一聽見那差人說是站長的命令，他心裏便卜卜的跳起來。

「我作錯了事嗎？」他心裏想：「站長要革我的職嗎？——」

李伍把嘴裏刁着的短短的旱烟袋拔出來，連烟鍋裏的烟灰也忘却磕了去，便匆忙的收帶在腰裏，邁着他那農夫笨重的脚步，走進站房裏去。心裏怦動着，身上發着火氣。在他印象裏的矮胖子站長是非常使他害怕的。他想起那對發光的眼睛，和兩撇黑鬍子，便嚇得身上發冷，在鄉間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威嚴的面孔，並且站長的脾氣是善是惡，他來到這裏還沒有給他談過一句話。或者這一次就革了他的職，他的思想盤繞在那規則和行車時間表上。他想不出他有錯誤來。只要不革他的職，站長無論怎麼訓誡他一頓，他都能忍耐。他心裏祈禱着，進了站房，便看見站長坐在一張桌的背後。那黑鬍鬚和肥臉乍看來是鐵板板的可怕，他上去便磕了一個頭，抖着聲音，說：

「老爺，有什麼事？」

那站長却噗哧的笑了。告訴他不必這樣使禮，站長臉上笑來，却表露出一種母親一樣和藹，很客氣的站起身來叫李伍坐下，並且給了李伍一枝雪茄烟吸。這眞出乎李伍的預料之外，原來站長是這樣好說話的一個人，怨不得他的夥伴們都不怕他。李伍不免也大了些膽子，心裏不卜卜的跳了。

「李伍，」站長笑着對他說：「你很能盡職，給你每月長一塊錢的薪金。李

伍——你也該作一身制服。」

「薪金」和「制服」兩個名詞却弄糊塗了李伍，李伍露着他那白亮的牙齒笑。他不懂站長這滿口斯文的說話，便反問：

「你說什麽，老爺？怎麽叫薪金，制服？」

站長又笑着說：「就是一個月多給你長一塊錢。你作一身制服，就像你的夥伴們穿的那樣淺藍色衣服。」

「唔，——」李伍心上迸起了一陣快活，給他增錢了，他那黑紫的臉上像碎開的玻璃一樣笑了，作一身和夥伴們一樣的衣服，他早就在也打算中，得了站長的命令，便立刻去作。第三天，他便穿上那淺藍色制服了。但是他那在田裏作活的手脚，穿上這樣的衣服，也不顯得多麽漂亮。他那寬大的胸膛和粗粗的四肢，幾乎就將這衣服裝得崩裂開縫子。

站上的員工們都覺得這個人好笑。他們喜歡看他那走路的脚，拖着土色農夫大鞋，笨重的像駱駝一樣。他們都給他開玩笑，喜歡用些樹葉和柴草往他衣領裏塞，看他那脫衣服困難樣子。他們都害怕他那大黑紫色的手，粗粗的指頭，伸硬出來打一下人的頭，就腫起一個疙瘩。站上一家煤廠裏一條大黑狗，經過那裏道路的人都被牠咬着腿。他過去，那狗照例的撲了過來，却不防被李伍的大手捏住了牠的嘴，另一隻手握住牠兩條後腿，這樣一直拿牠到站台上。人們都喊着：

「好大的力氣，李伍！把牠打死，這個咬人的狗。」

那黑狗在李伍手裏只能用前兩肢掙扎。嘴張不開，幾乎連牠的鼻孔都被他的手捏得窒塞了。當李伍一放開，牠便一直蹦回家去，從此再也不敢下口咬人了。

李伍每月長了一塊錢的薪金，他更高興了。他每天都小心的盡着他的職守，機械的成了習慣，也就將背誦得爛熟的規則忘去。到時刻，他就自然的拿着他的綠紅的旗子擺搖，戴着小白帽，他也敢在過車時候刁着旱煙袋了。每天他都看見不少的人們在車裏坐滿。過來過去，都在他的旗號的指揮下走到遠處去了。他從來沒有問過人們：火車究竟從那裏來，上那裏去，鐵軌有沒有盡頭。他那粗壯的手拿着紅綠旗子也很熟練了。當火車將開過來的時候，他能隨和了那車輪的哄哄聲一點點由快而緩慢下來。兩隻眼睛也不興奮的注視着火車頭了。就是不在站頭停的特別快車或軍用車車，他的眼睛也時常不看火車頭，只把綠旗一舉，一隻胳膊把裝在大鐵圈上的小袋裏那銅路簽一揚，高過頭去，一點也不動，就如給上帝祈禱一樣，當火車很快的飛過來，他站立的地方不差分

毫，那司機人用胳膊一穿，便把路籤帶走了。人們都害怕他的力氣。有時候，當他從站房裏提出一桶汽油出來，正向下灌着那懸在鐵杆上的玻璃汽燈的時候，人們便在他那小白帽上潑些汽油。他只像個雄鷄沾了水一樣搖抖搖抖頭。因爲他長得就像可欺的笨漢，所以是個小孩子，都想給他一把掌。

李伍的衣服上都是油，再加上他的汗，簡直成了鐵片，緊箍在他的身上。他從來不洗牠。人們見他的衣服骯髒，也就時常把手上的污垢給他衣服上擦。李伍看見，只表露着忍耐的微笑。

## 四

常來李伍這槐叢中小灰色屋的人，只有銀三，這是李伍最親密的夥伴。他的職務只管搬閘，也是個鄉下老，所以很說得來。銀三有着圓圓的臉蛋。黑黑的鬍鬚，也長得很健壯，不過比不上李伍那樣高大偉粗。但是他的年紀是有了。身材不高的老人，穿着鐵路工員的藍色制服，的確很可憐。他時常給李伍說他有妻子，五個兒子，都不過二十歲。他每月掙十塊錢的薪金，除自己用五塊，那五塊完全交給家裏那一羣人吃飯。這人好摸脖項，把頭顱向前一伸，就如龜似的，脖子伸長。他的一隻手便暴上去，就開口說：

「幹這個勾當，倒比種莊稼自在，但是我那一家人，他們沒有一個當事的人。我得的錢，那就供上那一羣餓嘴吃！還是沒有女人乾淨，有了女人，你看——」他把手掌一齊平平的伸出像受到摔碎瓷壺驚嚇似的。「他娘的，一羣孩子出來了，怎麼養活。真累死人！」他的手又摸脖項去；「女人是要命的鬼。她只會生養孩子，除了這，再也沒有別的本領。只會啼哭，啼哭得兩眼鮮紅，不中用的女人，我受了她的害！她像下猪一樣給我養了這麼一羣，這麼一羣，……」他有些結巴的說。手在脖項裏磨着，有些發急：「這麼一羣孩子！唔，我，我算造了他媽的孽，……」

李伍聽得他這樣說他女人的話，也不知多少次了。他也聽得有些厭煩，每當李伍聽見他這一套控訴的話，李伍便把眼光移到玻璃窗外，看着那些洋槐的茂盛陰密的綠葉，耳朵也就聽着蟬鳴了，可是銀三那沒厭的嘴永遠說着，反復的說着，直到行車時刻到了，他們才從那灰色磚屋裏出來。

那天，天氣已經黑了。李伍拿了他的紅綠旗，也提了旗號燈，銀三已經在他前面去。進入了一個木小樓便聽見裏面有女人說話。李伍經過那木樓後面，雖然遠處已經聽得鐵道軋軋聲，但是他被這談話聲蠱惑了，也彷彿忘却了他的責任。他站立在黑影裏聽：

「……昨天才聽說的，你的職位站

不穩了。說你年紀老了，搬不動鐵鎚，要換一個新人呢。」

李伍一聽，便知道是銀三的妻。

「誰說的？」銀三說。

「是站長的親戚。並且有許多青年人都花錢買你這個職位。」

「站長已經找到人了嗎？」

「唔，——只有三天，三天以後，你就……」

「呵，天老爺——」

這時候，李伍的血搏像停止了。他像個蝦蟆一樣的爬下，那個旗號紅綠燈，放在地上，小旗子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從他手裏奪落下去。火車已經在遠處放出一聲汽笛，也聽見靜靜的夜下的鐵軌送出軋軋的震動聲。但是他整個的心神都被這對夫婦在木樓裏的談話聲所吸引去了。女人在哭泣，男人在囁嚅。

「給站長央求央求吧！」女人嗚咽着說。

「央求有什麼用？人老了！是返不回的。我這一生都磨滅在這裏了，莊稼活也扔掉，……我的身體也沒有再作莊稼活的資格了。」

「沒有養老金嗎？鐵路上的工員都有的。」

「呸，——養老金？……」

「那麼我們怎麼辦，這一大羣人？」

「淨你造的孽，只會生養！」

女人大聲嗚咽了。

「簡直沒法我就回去作莊稼。」最後男人說。

「作莊稼，作莊稼！有許多年輕人都跑出去找活作，現在你也居然想回去作莊稼。想想！你已經離開鄉村好幾十年了，你是不明白村莊上的……」

那黑怪物的一顆大眼睛照得這裏都光明了。一個高高的水塔，也披着白光，顯出牠那藍色油漆的尖子。那隆隆的輪軌相軋聲，把他們的說話都吞掩了去。當他們談話中提起站長的時候，李伍腦海上本就印刻上那矮胖子的影子，說話笑着和藹的態度，但是現在彷彿又變成鐵青板硬的面孔了。驟然他被火車驚醒，又像個蝦蟆似的跳起來，摸到他的旗子和紅綠燈，站在鐵軌側旁的小道上擺搖着他的紅燈。那黑大怪物的一個眼睛，將前面的黑暗拓開，照得那兩條路軌和橫排着的枕木，平鋪的石，特別分明。夾在兩旁的槐樹林，也被映照了一部，那黑大的怪物托着牠額上的大眼睛近來了，嗤嗤的漏出氣，隆哄隆哄……那聲音將夜下一切靜穆完全破滅了，托着牠那有小燈籠的偉長黑身，像一條蛇似的磨過他的眼前，貼近站台緩慢下來。

李伍驟然跳起來，他手裏的紅燈也抖了一下，大聲咆哮。

「銀三！要撞車頭了。」

銀三聽見李伍在外面喊，想起他的責任來。

李伍像瘋了似的提着紅燈向了站房那裏跑。跑過了車頭，到另一面方的鐵軌那裏去。起初在車頭前面的眼睛下，可以看見他那笨壯的身軀吃力的跑，漸漸隱埋在黑暗裏了，只看見他手裏提着的紅綠燈在抖顫着。

## 五

李伍在黑影裏跑過了幾個木樓和土棚，穿過了一片黑林，他腦板上的行車時刻表又泛上來。他計算着時間快到了。他開始喘氣，在鐵軌一個拐灣處，他站立下來。在遠處那個小白點已經明確的看見了，眼看着就大起來，也彷彿聽得哄隆的聲音。他急忙的用他手裏的紅燈擺動着，但是他手裏那紅燈彷彿太小了，對於那遠處的白點毫無影響。忽然他想起白石柱上那旗號燈也已經落了。但是他已經跑到了這裏，沒有幾扭將石柱上的旗號燈的綠色變成紅色。他便伸出了他的有力氣的大手掌，捏住了臏在石柱上的鐵絲往下拔，但是他用得力量過大，鐵絲斷了，那綠色玻璃更分明些似的，映着裏面的燈。他慌忙了，看見那白點漸漸近來，車輪軋軋聲也聽見。他用石子向石柱上拋去，想把那綠色玻璃打碎。人忙了，手就沒有了準。小石子在綠色光下滑一道線，連石柱也沒有中一下。

「天哪，那些人們都要給震死了。」

這時候，那白點的光漸見强烈了，他知道如果再沒有法使司機人停車，那車便不能停止，一定要進車站撞車頭的。這是一輛特別快車，牠的馬力進車站也慢不了。每天他都看見這車裏坐着許多美麗的少女，穿着整潔衣服的男客，和許多老人，婦女，孩子。他們在玻璃窗裏的燈光下滑過他眼前，每夜都有着那樣許多客人，現在他們要被震死了。

李伍發狂的在鐵軌路旁跑來跑去，他手裏的燈也被他的狂癲的跑跳而震滅了。前面的車頭也彷彿可以看見那黑大的輪廓了。他又想起了規則上的條例，他要犯罪了！

「天哪，天哪，……如何使司機人知道發生危險呢？」

最後他把衣服脫下了，用燈裏的煤油浸染了，拿出他吸旱煙所用的鐵片火柴盒來擦一根火柴燃着油衣服，頂在他的頭上。手裏揮動着紅旗，一直向了那裏跑去。……

司機人看見了前面一個火人在跑動，知道發生了危險，用他那老辣的手放了汽，火車便緩慢下來。到那火人倒下的地方不遠，便閘住了。特別快車上的人們紛紛跑下，都圍住了那被火燒焦頭的人，見他倒在鐵軌上。他們用火把和手電照着他，看見他手裏還握着那把紅旗。他頭上的火已經滅了，他那三角形的臉還焦燒着，眼睛淋滿了血，緊閉着白牙齒。他的腿還抖着。赤裸着寬壯的胸膛，淺藍色褲子下面是一對笨重的農夫鞋。

# 「輪船先生」【原名Una Conversion】

西班牙阿索林著
(卞之琳譯)

「你看塔瓦里思有幾百萬財產?」

「你這個人!我不知道;誰也不知道;總不少吧……」

「很不少。你說有十萬萬嗎?」

「當然,何止如此!單說新伊伯利亞輪船局的輪船……每艘一定值……我一時說不清……總而言之,很可觀。」

「新伊伯利亞有多少輪船?」

「多少輪船?一定有……一定有……慢點。」

「你們談什麼?塔瓦里思是西班牙最富的人。」

「全西班牙?」

「全歐洲哪。」

「你太誇大了!」

「誇大,誇大什麼?誰都知道。」

「而且大度呢!」

「不,不,大度他可一點也不。天知道,他從沒有從腰包裏掏過一個銅子給人!」

「克利思多巴爾,塔瓦里思先生要那麼些錢幹嗎?」

「他從不薄于自奉。」

「你以為這樣嗎?」

「還用得着說?誰過活都沒有他那麼闊綽。」

「我以為恰好相反。」

「不要爭辯了!你知道每一個名人的周圍都籠罩了各種傳聞。這種人每一個都不止一個人:是好幾個人。為什麼克利思多巴爾先生就沒有兩個,三個或者四個人格呢?」

「好說,好說!隨你派給他幾個人格;可免了一個豪爽,慷慨的人格。」

「好吧;這一點我可以讓步。可是誰告訴你有朝一日克利思多巴爾先生不會變得慷慨,大度呢?」

「我們等這一天吧。」

「坐下來等吧。」

「平心靜氣。」

「預備坐個一年半載。」

「懷疑主義者!你不相信人性中天生的善良嗎?」

「感情主義者!盧梭的讀者!」

「無政府主義者,你是無政府主義者!」

「相信塔瓦里思假定的,可能的,未來的大度!」

「我相信……世界上最荒誕不經的事情。這種事情……」

「有時候會發生的！哈，哈，哈！」

全體哄笑：

「哈，哈，哈！」

一條陡削，彎曲，窄狹的陋巷裏，慢慢的踱着一位先生。他穿得並不講究；他的衣服陳舊，破敝。不像富有的，這位先生。他的闊邊呢帽也有點軟癱。帽檐微微的映了一點陰影在他的面上。陰影裏閃耀着，真的，閃耀着——真怪——一對眼睛。我說怪是因為這種光亮，鋒利，堅忍，捉摸不定，與衣服的可憐相，這個人的全貌，成一對照。這個老頭兒慢慢的走着。我說過他是老頭兒嗎？他的足步搬動得很慢。凡是這樣悠徐的走在城市裏的人，尤其是老一點的人，總把兩手叉在背後。我們這位先生也——也不能成例外——把兩手叉在背後。他不時的停一下，抬一下頭；因為把兩手擱在背後，走路一定的低着頭。這位老先生在沈思嗎？思索什麼呢？或者，他根本不想什麼吧？

街道很局促。坐落在市外。一步一步的，老頭兒一路走上去；那一頭高處矗立着一所房子，又窄狹又高，宛然一座醜樓；門道也很窄狹，陰沉沉的，扶梯也如此；石級被多少窮人，多少代窮人，上上下下，踩爛了。我們這位先生走到了門口，慢慢的上扶梯。巷裏碰見他的人親切的招呼他；這裏，每一層樓梯口開着一個門——一個窮住戶的門；每逢下樓梯的人，或走出房間來的鄰人，老頭兒同他們攀談一兩句親善的話。眼睛亮晶晶——像一個耽于逸樂，耽于極精微的逸樂的人——他停一下，輕輕的摸一下白鬍子，似乎以寬容，以虔誠，以愛，視這所房子的鄙陋，那些住戶的貧窮。

住戶尊敬他，愛好他。就這樣嗎？他們尊敬他，愛好他；可是認為他有點古怪。他搬到五層樓，最高一層樓，來住了兩三天……我說兩三天嗎？……就在當天，四鄰就議論紛紛了。五層樓上的新住戶是誰呀？他從那兒來的？他幹什麼的？他是一個離奇的人！有人猜他是一個退任的海軍官長；有人——那些排字工人——料他是一個戲劇作家，厭倦了文場的爭逐的；他們舉許多例子。也有人說他是教皇保護團的老團員，還有一個鄰人，亞羅約基督會社（Confradia del Cristo Arroyo）中人，以為這位先生一定是蘇俄派來的秘密工作人員。

可是事實上從他的衣著，從他接到的信件，從走來看他的人，一點，一點，一點也看不出他從前是什麼身份。可以是這樣，也可以是那樣。信件每禮拜不過接到一兩封；來客沒有什麼陌生人；都是些他搬來住以後才認識的街坊。

顯然誰都知道他的怪誕處。到底那

是一個不失爲天眞的狂妄。房子是簡陋，可憐，局促；可是從露台——只有兩個的露台——可以一望無餘的憑眺大海——藍，綠，白，淺灰，深灰的大海。露台俯瞰海港。來船老遠就可以望見，只要一出現——像一小點出現在天邊。

這個老頭兒坐在一個露台上；身邊還有一個老頭兒，一個孩子，一個老太婆，都是住在這所房子裏的人。海在底下展出遼闊的光華。天邊突然出現了一艘輪船；烟囱吐出一縷黑烟，沾汚了天空——如果是澄清的天空。輪船航近來了；船身和船桅都看得見了。于是老頭兒的眼睛比平常更亮了，閃耀如星。他說：

「這艘輪船是我的。」

第一次聽到他說：「這艘輪船是我的，」坐在他旁邊的都哈哈大笑。這位先生當然是說笑話。虧他說這艘進港的輪船是他的！多麽好笑！可是老頭兒很認眞呢；他的話是斷然的，嚴重的。聽過他這樣說的隣人都看準了這不是笑話，是痴想。每禮拜這位好好先生總要發兩三次同樣的痴病。天邊出現了一個小黑點；黑點大起來了；輪船形體都清晰了；老頭兒的眼睛發光了。立刻，這個可憐的老頭兒嘴裏又吐出了這句爛熟的話：「這艘輪船是我的。」他是一位和藹，客氣的好好先生；可是。他有這個怪念：認進港的每艘輪船，差不多每艘輪船，都是他的。哼，他的，這個老頭兒過這麽窮，這麽苦的日子！許多鄰人當眞可憐他哩。「我們這位先生今天怕沒有東西吃了吧？」他們往往在背後談論。謹慎的，委婉的，以平常窮人對困迫的人，對他們所料定原先富有，如今潦倒的人，所用的那種出奇的圓到，體貼，殷懃，他們打算帮助他，解救他的困窘。可是老頭兒很客氣的謝絕了一切援助。這些輪船都是他的！他們在背後，偷偷的開始叫他作「輪船先生。」

「你們講什麽？那是眞的嗎？」

「別嚷，別嚷！給人家聽了去很不好！」

「可是，那是不可能的！裝兩個月窮！」

「什麽『裝』！我對你說他已經改心了；那是一定的，無可懷疑的！他要過窮日子，嘗窮人的愁苦……」

「他已經改了本性了！」

「當然！他是另一個人了；經過這一番可怕的實驗，他到底再生了。」

「怪事！一個人什麽病都治得好。除了貪婪，愛錢——那是最可怕的病！」

「對了，貪錢是深重的孽障；可是……有那麽一番可怕的試驗呢。他是另一個人了！」

「你相信嗎？哈，哈！」

「懷疑主義者！」

「夢想家！」

「喂，彼理呵！」

「喂，比桑德！」

「怎麼？什麼都很好吧？」

「什麼都糟了；我失業了。」

「怎麼？你不是在新伊伯利亞做事嗎？」

「我原先是；現在可不是了。」

「你在那裏有二十年了哪！」

「可不是；可是他們反正把我擠出來了。」

「怎麼一回事？」

「沒有什麼了不得；常有的事。」

「你說吧。」

「唔，克利思多巴爾·塔瓦里思先生出去了一次……很神秘的一次：一走兩月；誰也不知道他的去向……那天回來了，發見輪船局的賬目上有幾十塊錢開支不明。我無法解釋這個事實……這個弊端……自然我並沒有拿這筆錢……可是我得負責。所以他們把我革職了。克利思多巴爾先生親自來辭退我。我生平難得見到那麼兇的大發雷霆。」

「奇怪！」

「真奇怪！」

## 看雲樓小品

江寄萍

（五）新蟬

陸放翁的詞云：「紈扇嬋娟素月，紗巾縹緲輕烟；高槐葉長陰初合，清潤雨餘天。弄筆斜行小草，鉤簾淺醉閒眠；更無一點塵埃到，枕上聽新蟬。」這詞很可以表現出夏天樂趣。在夕陽西下之後，幾聲斷續的蟬聲，確能教清醒不少。蟬，雖然長的醜惡，可是非常的富有詩意，尤其是新蟬，鳴聲特別好聽，在初聽見蟬聲的時候，往往心裏有這種感慨：「夏天又很到了這時候了，蟬都叫了。」心頭上浮起很輕微的一種歎息光陰易逝的情緒，及至到了蟬聲已老，晚間躺在床上，聽著蟬兒「知了，知了」的，叫着老不停止的時候，這種感慨反而沒有了，豈不是很奇怪的事！新蟬的鳴聲分外好聽，細而悠揚，這是一種天然的音樂，日日聽，年年聽，都不感覺厭煩；人造的音樂就不行，不要說日日聽年年聽，多麼動人的音樂聽幾回也厭了，蟬聲却永遠是那麼好聽，尤其是夏日晚間吃過飯之後在林間散步的時候，那些蟬東一聲，西一聲的叫着，的確能給你不少詩的材料。文人頗有喜歡聽蟬鳴的，宋高九萬的詩云：「城中無處聽蟬鳴，短策輕鞵晚出城，行到柳陰松影下，恰才聞得兩三聲。」倘若他真是去覓蟬聲的，那才有趣呢！楊萬里亦有詩云：「荔支葉底暑陰清，已有新蟬一兩聲，荷露柳風餐未飽，怪來學語不分明。」只在學語不分明的時候才好聽，蟬已老，聲音便有點淒厲了。人又何嘗不然，幼童的時候，說話天真爛漫，使人覺得可愛；及至年已老，飽經世故，說話圓滑周到，滿口油腔爛調，反而令人討厭了！

# 時人彙誌

## 曹經沅

曹經沅，字纕蘅，四川綿竹人，年四十五歲。已酉科拔貢，四川紳班法政學校及北京中華大學畢業。歷任內務部科長秘書參事，執政府簡任秘書，安徽省長公署政務廳長，安徽省政府秘書長，第一二屆高等文官考試典試委員，行政院簡任秘書參事。現任貴州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廳長。

## 編輯後記

▼近年來統制論盛極一時，但是一般多忽略了在能有統制力以前，所應具備的條件。佛泉先生一文的用意，就在糾正這種一般的誤解。

▼奧國復辟問題，近又引起國際的注意。本期所載胡道維先生一文對奧局有很詳明的分析。

▼昌平走山記不是平常的游記，是一篇含着科學精神的旅行寫照。讀此文，對於中國產業衰頹的現況，可見一斑，不禁感慨繫之。

▼從下期起，我們在文欄藝後，另闢一欄文藝新聞，由大公報小公園編者蕭乾先生主編，將選錄精粹的材料，以盡文壇報道之責，兼資保存。

編者